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　　言

孙玉蓉

一

俞平伯是“五四”以来的著名诗人、散文家、红学家，也是研究古典诗词曲的专家。1900年出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取名铭衡，字平伯，乳名僧宝，以字行。他出身于旧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高祖父俞鸿渐是清朝举人，诗人，著有《印雪轩诗钞》。曾祖父俞樾是清代的经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五百余卷。他的童年就是跟着曾祖父在苏州度过的。父亲俞陛云是晚清探花，官翰林院编修，能诗文，著有《绚华室诗忆》、《蜀辅诗记》、《小竹里馆吟草》、《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等。母亲许之仙是杭州名门之女，也工诗文。

俞平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古文化的熏陶，奠定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辛亥革命以后，他开始接受新学教育，曾到上海学习英文和算学。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部，并举家迁居北京，与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睦邻。

1920年初，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俞平伯与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因经费不足，数月即归。尔后，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22年夏，他赴美国考察教育，在纽约仅住一个月，即因病回国。翌年，他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1924年，他又回到北京，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建国后，他任北京大学教授，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

俞平伯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作为散文家，有散文集《剑鞘》（与叶圣陶合集）、《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行世；做为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有诗集《冬夜》、《西还》、《忆》以及与朱自清等八人的新诗合集《雪朝》；做为红学家，他的论著有七十余万字，包括他早年的《红楼梦辨》和后来改版的《红楼梦研究》，均收在《俞平伯论〈红楼梦〉》中；做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先后出版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他的五十余万字的《论诗词曲杂著》，则是集大成者。他还出版了《古槐书屋词》和《俞平伯旧体诗钞》等。

二

俞平伯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曾经历一个曲折发展的心路历程。在蓬勃昂扬的“五四”时期，俞平

伯有过一段“浮躁凌厉”、思想激进的光辉历史。

1918年初，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凭着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热情，开始试作白话诗。随后，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筹备工作，并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记。1919年4月，他加入了“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为民众的觉醒奔走呼号。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刚好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憧憬着光明，向往着民主，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之中。1921年初，他以自己新文学创作的实绩，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并成为骨干成员。1922年1月，他和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创办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刊新诗的《诗》月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提出诗是平民的，而且应该回到平民的主张。

1922年7月，他赴美国考察教育时，在海行船上思考救治中国的方法，他认为政治、工商业人才是中国的中坚，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现在最要紧的是联合（人才集中），更要紧的，是有主义的联合，不是私人的联合。”他说：“我们不当忠于一个人，应当忠于一个主义。近来国内发生新的政治运动，我很欣喜，希望他们能真实地做出一点事，不要随波逐流，蹈前车底覆撤，反为他人造机会。”（《东游杂志》）真诚地寄希望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他的红学专著《红楼梦辨》问世。这是一本以考证为主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对《红楼梦》的研究是有开拓性意义和卓越贡献的。由于红学资料的欠缺，

书中个别观点的不成熟和论证的不全面也是难免的。然而他没有居功，却是严以自责。当他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后，即写了《〈红楼梦辨〉的修正》和《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等文章，提出首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观点。他检讨自己在书中"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希望"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他敢于坚持正确的观点，也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这种治学态度，贯穿他学术研究的始终。

但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俞平伯的思想一度陷入消沉和混乱之中，创作也日益脱离现实。他写了《雪耻与御侮》一文，认为"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年来国耻大于外辱，所以，主张必先自强，然后能御侮。文章发表后，郑振铎曾代表叶圣陶、沈雁冰、王伯祥等人，连续写文，给予批评。对此，俞平伯并不讳言。1928年，他仍将《雪耻与御侮》收入《杂拌儿》文集，意在"存此以见吾拙"。三十年后，他在《哀念郑振铎同志》和《忆振铎兄》中，均忆及此事，并肯定郑振铎所主张的"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是对的，说"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

尽管如此，俞平伯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写信给胡适，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

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

1932年元旦，他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献词中，告诫青年们要自信，要有救国之心，要手造救国的因缘，"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表现出一个"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的知识分子的气节。

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后，他写信给叶圣陶，谈对战争的看法，认为"政府既不守三省于前，又不战淞沪于后，其意无非欲和平。"财阀营私，"军阀拥兵，而洋奴媚外，此三者苟合以误国，不和焉可得哉！"政府既然"忍辱苟合"，"淞沪之牺牲未免冤之又冤"。"弟虽现不居闸北，得幸免于无代价之牺牲，然如此苟全，亦何聊赖。"观点极其鲜明。

抗战期间，他因照顾年迈的双亲，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迁。在北平沦陷区，日伪办的北京大学多次邀请他去任教，他都断然拒绝，宁肯过着清苦的生活。四十年代初，他曾作咏荷律句："野塘十顷几荷田，一水含清出玉泉。菱蒂无端牵昨梦，萍根难值况今年。红妆飘粉谁怜藕，翠袖分珠不是圆。莫怯荒园归去早，西山娟碧晚来鲜。"其中"一水含清出玉泉"，"西山娟碧晚来鲜"，都是双关语，他借此表明索居荒城、一片清白的心迹。对于周作人的附逆，他感到可惜，也为自己与周作人"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而深自愧咎。

抗战胜利后，经许德珩介绍，他加入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九三学社；他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他和同仁们先后发

表了《保障人权宣言》、《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和《告学生与政府书》等，支持青年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1948年，他和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轰炸开封古城，严正斥责国民党大打内战的罪行。同年7月，他在关于《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上，谈道：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1949年1月，北平围城期间，他与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人发表了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八项主张。同年7月1日，他冒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集会，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佩服不已，对“群众的庄严的秩序和那高度的觉醒”深为震惊，情不自禁地作了充满激情的六十一行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抒发自己的欣喜之情，并在7月10日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八天的会上，朗诵了这首诗。他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喜悦和虔诚的心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9年，他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五四忆往》中，谈到四十年前，自己还坚信古人之言：“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却想不到‘河清’真被咱们等着了。”欣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作为一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他对新中国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的。他没有想到建国仅仅五年，他

就因为《红楼梦》研究观点上的分歧，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十年动乱中吃尽了苦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整顿提高，国家建设走上了正轨，人民在充满希望中前进。八十岁的俞平伯有感于此，又作了《近闻书感》诗："襟怀奋发感人人，言路宏开才路新，整顿提高三载绩，同看前景是青春。"在他的心中，对祖国的未来始终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他就是这样"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真诚地追求着进步与光明。

三

俞平伯的散文创作经历了由繁缛到素朴的发展过程。他有描写的才力，二十年代，他用漂亮缜密的写法，创作了不少十分精彩的抒情散文，如融情景于一气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湖楼小撷》、《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撷取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正是这些散文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湖楼小撷》堪称景物描写的佳作，充满了诗情画意，充分体现了俞平伯散文繁缛雅致的特色。其中第二则《绯桃花下的轻阴》中，作者写道："正在春阴里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你们自珍重，你们自爱惜！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这既是寓情于景的描写，又是含有哲理的告诫。他在《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中，描写桃花，"山桃妖娆，杏花娇怯，海棠柔媚，樱花韶秀，千叶桃秾丽，这些

深深浅浅都是红的，千叶桃独近于绛。来时船过断桥，已见宝石山腰，万紫千红映以一绿，再近，则见云锦的花萼簇拥出一座玲珑纤巧的楼阁。及循苔侵的石磴宛宛而登，露台对岀，更伫立徘徊于碧桃树下，漫天匝地，堆绮翦琼，委地盈枝，上下一赤。其时天色微阴，于乳色的面纱里饱看搽浓脂抹艳粉的春天姑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由远及近，由浑然到清晰，一步步逼近，有色有光有声有动，描绘得维妙维肖。光是花的红色，就有“深深浅浅”的红，“近于绛”的红，“万紫千红映以一绿”的红和“上下一赤”的红，颜色上的差别依稀可见，而更可见的是他在描景中所含的情。他描写枫叶，“冷峭的西风，把透明如红宝石，三尖形的大叶子响得萧萧瑟瑟，也就是响得希里而花拉。一抹的斜日，半明半昧地躺在丹枫身上，真真寂寞杀人。”仅三言两语，就把听觉、视觉、感觉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他所表现的外界景物与感觉心象，匀融无间。其辞若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他的作品言情写景能够沁人心脾，豁人耳目，皆源于丰富、充实的生活底蕴，皆“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所以苏雪林以为他的散文具有注意细致绵密的描写的特点。和他的议论文相比，他的抒情散文是不很多的，但影响却远远超出议论文。

几年后，作者对繁缛的描写感到厌倦，开始追求自然素朴的趣味。注重于“传神”，讲究“略尽笔墨而神情毕肖”，追求一种“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的简洁风格。这是他的散文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他说：“刻画大苦，抒写甚乐，舍乐而就苦”，岂不自讨苦吃。他在《城

站》、《清河坊》、《出卖信纸》一类散文里，记叙在杭州时琐屑的日常生活，抒写自己对往事的依恋，对亲人的情爱，写得如行云流水，自然平淡。这种艺术境界，没有渊博的学识，自身的人格修养和笔底的功力，是很难达到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种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他在《清河坊》中声明道："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燕知草》的后半部分作品，就愈益接近那种"韶秀以外竟似无物"的境界。《城站》写的是作者由上海北站乘夜快车回杭州探家的情形。杭州城站，在作者看来，似乎处处比上海北站好得多，他说："其实西子湖的妩媚，城站原也未必有分。只因为我省得已到家了，这不同岂非当然。"一种"不怨桥长，行近伊家土亦香"的欣然感，使他所见到的一切都蒙上了情感的色彩。清河坊巷本是杭州一条典型的逼窄的铺石板而不修马路的长街，在作者眼中也是那么可爱，因为它曾留下作者一家"多少的踪迹"。正是"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这里作者已经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对杭州的街市感到亲切，是因为有比街市更亲切的人在。他说："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

圆缺，又何为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清河坊》）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作者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与人间趣味的关系。这段哲理性的表述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起了很好的导读作用。

俞平伯散文重趣味，崇自然，尚简洁风格的形成，与他多方面地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营养是很有关系的。他更多地继承了明清名士派散文的艺术风格。他推崇沈复的《浮生六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种评价从某方面来说，也代表了俞平伯散文艺术的追求。以他《燕知草》中的作品而论，颇有一点晚明作家的余绪。晚明作家张岱、王思任一派作品的特征是力矫做作，独抒性灵。俞平伯的创作主张刚好与之暗合。由于性情行径的相似，特别是思想方法和艺术爱好的相通，使他的作品随处可见晚明作家的影子。周作人对此推崇备至，称俞平伯“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认为《燕知草》“是最有文学意味的”新散文的代表作。他在《〈燕知草〉跋》中，为这一派新散文下了定义，并指出俞平伯近似明朝人之处在于，在“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

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是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其中周作人尤其欣赏的那种“涩味”与“简单味”，显然是艰深含蓄与活泼顺畅两种语言风格的共存。周作人指出这种相近是“由于趋势之偶合，并不由于模拟或影响。”因此，俞平伯的文章虽有与明朝人相似之处，而文章的实质仍是他自己真情实感的流露。1931年，俞平伯对自己的文学处境感到苦闷，他说：“我对于一切并不见得缺乏真诚，只因在文字上喜欢胡说，似颇以‘趣味’‘幽默’……为人所知。这是很悲哀的。”他想在《读词偶得》一类文章中力矫前失。从此，他的文章开始向学术性靠拢。1948年，他在《随笔二则》中，又说：写文章应有“我们对于先民，对于来者”所感有的“一种沉沉的负荷，类似所谓责任心者”，“不仅为着兴趣”。由此可见他已在自觉地调整和改变着自己的创作情趣和创作动机。

俞平伯的散文艺术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他虽可隶属于周作人、林语堂的言志派体系，但有许多相异之处。由于作家二、三十年代思想的变化并随之出现的文风的改变，致使有些散文家对他的艺术评价也有差异。周作人以为他散文风神雅致，语言清涩；钟敬文以为他的散文才思瀹美，思致委婉，词意深入曲折，情词深秀；阿英以为他散文语言繁缛晦涩；苏雪林则以为他的散文以细致的描写取胜。尽管所见略有异同，我们对俞平伯散文的总体艺术还是不难把握的。这就是：

（一）渲染朦胧虚幻的意境，抒写玄妙感伤的心情。

俞平伯有散文创作的天才，他的感情极为纤细、沉郁，想象力分外丰富。二十年代，他以创作抒情散文著名。在他的抒情散文中，他不是局外观察者，而是局中的一分子，是亲身感受和体验者。写景，他喜爱写夜，写月，写水，写梦，极力渲染的是一种朦胧的意境，以此作为艺术美来追求。抒情，他则比较多地抒写自己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的不同心境。他的写景是为他的抒情作背景。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他散文中最享盛誉的代表作。文章充满了灵气和朦胧的美感。作者通过描写自己的感觉、视觉、听觉和嗅觉，写出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情景和迷眩的神情，也真实细腻地写出了作者夜泛秦淮河时的“浅浅的醉”和写作时的“空空的惆怅”的心情。在他的笔下，感觉：“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视觉：“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初上的灯儿们一点点掠剪柔腻的波心，梭织地往来，把河水都皴得微明了。”听觉：“凄厉而繁的弦索，颤岔而涩的歌喉，杂着吓哈的笑语声，劈拍的竹牌响，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火样的鲜明，火样的温煦了。”嗅觉：“茉莉的香，白兰花的香，脂粉的香，纱衣裳的香……微波泛滥出甜的暗香，”在这种氛围下，作者的心醉了，“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样的朦胧。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叙述者本身似醉非醉的心态外化于整篇文章之中，自始至终的描写都是“模糊的”，“朦胧的”，“轻晕着的”，它并不让你的视线拘泥于一景一物，而力图使你去感受当时的气

氛，借此传达作者的情感。这与朱自清同名散文中朴实而工细的素描，和超脱于秦淮河之上的观察与欣赏，显然意蕴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它传达给读者的是朦胧浑然之感和不离不着的况味。

如果说《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描写的是"醉"眼朦胧中的景象，那么，《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描写的便是倦眼朦胧中的景色了。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写的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前夜，作者在西湖夜泛的情景。景物的描写是随着夜深人倦而自然进入朦胧的。作者描写西湖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西湖的画舫不如秦淮河的美丽；只今宵一律妆点以温明的灯饰，嘹喨的声歌，在群山互拥，孤月中天，上下莹澈，四顾空灵的湖上，这样的穿梭走动，也觉别具丰致，决不弱于她的姊妹们。"这种光景是十分清晰的。待到月挂中宵，"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动着的歌声人语。灯火的微芒，合拢来却晕成一个繁热的光圈儿围裹着它。"此时作者的心尚未落于全寂，"只是伴着少一半的兴奋，多一半的怅惘，软软地跳动着。灯影的历乱，波痕的皴皱，云气的奔驰，船身的动荡……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梦的惟一象征，故在当时已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作者已经有些摇摇欲睡了。不多久，"我们的眼渐渐饧涩得抬不起来了，终于摇了回去。""梦中行走般的上了岸"，作者已经疲惫不堪。由于抱着"不论如何的疲惫无聊，总得拼到东方发白才返高楼寻梦去"的意念，作者夫妇不得不支撑着倦眼，站在"满载着月色"的楼廊，"凭着疏朗的水泥栏"，观看着在"西倾的圆月下响着"，向

湖心划动的灯船。渐渐地，"一切都和我疏阔，连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来也朦胧得甚于烟雾。才想转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踌躇了一步，于是箭逝的残梦俄然一顿，虽然马上又脱镞般飞驶了。"很清楚，作者在倦眼朦胧中，打了一个小瞌睡，又猛然地惊醒了。至此，他所要渲染的似梦非梦的朦胧也就完成了。

俞平伯喜欢抒写微妙的心境，他认为"有了一种心境，就应当有一种相当的文字去表现它"（《"标语"》）。在他的散文中，他用细腻绵密的语言，表达出许多微妙的心绪。如《冬晚的别》，写的是作者夫妇一次短暂的离别，即离情别恨的苦况。这种别情让人"莫名其妙的纳闷"，因为既非"远别"、"惨别"，也非"没奈何别"，而是一次"极小的小别，也几乎不能算是别"，本不必如此伤感，而在作者夫妇心上，却是不能忍受的。他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不是"怅惘酸辛以及其他的"某种心境，而是一种"有点儿名其妙有点儿莫名，有点儿纳闷又有点儿不"的心境。又如《打橘子》，写得极平淡自然，表达的也是一种心境：一种"青春的渐热和儿童味的错综，一面儿时的心境隐约地回旋，却又杂以无可奈何的凄清之感。"作者回忆儿时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后面所写凄清、凄寂、凄苦的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凄清是战火和炮声带来的。1924年9月初爆发的江浙军阀战争，使"几年苟且安居的江浙老百姓在黄渡、浏河间开始听见炮声了。"不久，又"听得杭州城内纷纷搬家到上海"，人心惶惶，可以说是凄清的。作者一家于1924年春移住湖楼，半年后，作者偶入有橘子树的旧居，

已经有点陌生了："亭台池馆荒落"，住过的房屋"窗户紧闭"，通天井的"门儿深锁"，"满树离离的红橘子"，也已无人问津。往日的安适已不复存在，儿时的情趣也早烟消云散。这种景况，可以说是凄寂的。当时，已没有人来听作者"那《寻梦》的曲儿"，四年后的1928年，"打橘子的人""各人奔着各人的道儿，都忙忙碌碌地赶着中年的生活去"，哪里还想得起这些往事。这种况味是凄苦的。作者由橘子的始而抢不上，继而被冷落；家人的先聚后散，写出了年光的迅速，世事的变化，隐隐地流露出他的忧国之心。

俞平伯散文创作的天地比较狭窄，从上面引述的作品来看，反映的多是知识分子的情趣，"细腻而含点涩味，闲适而不免感伤"（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1928年，他在《出卖信纸》中，说："旧梦可笑的很多，却不知怎的，总喜欢挑有感伤味的去写，真是不很长进的习气。……无非是感伤的材料，在忆中较突兀而已。"后来，他的创作由抒情散文转向随笔，情趣也发生了变化。1933年，他在《赋得早春》中，曾说："寻行数墨地检查自己，与昨日之我又有什么不同呢？往好里说，感伤的调子似乎已在那边减退了——不，不曾加多起来，这大概就是中年以来第二件成绩了。"

（二）以梦名篇，隐晦表达玄妙古朴的意蕴。

俞平伯在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比较喜欢写梦或以梦名篇，如《古槐梦遇》、《槐屋梦寻》、《芝田留梦记》、《芝田留梦行》、《梦游》、《梦记》等。而在作品中谈到梦的，则不计其数。这种对梦的偏爱，与禅宗哲学对作者创作的

影响是紧密相关的。文人学禅，既有作者本身的爱好，也有社会动荡不安定的因素，不能不说是作者在"五四"时期激情幻灭之后作为逃避现实的渊薮。正如他自己所说："以我的意思，生命不但是向着毁灭，而且也是应当向着毁灭去的。生命力愈伟大的人便离毁灭愈近。"（《杂拌儿》）他在《燕知草·自序》中也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是梦又说什么呢？"所以他的散文留给人这样的印象，"除去初期还微微的表现了反抗以外，是无往而不表现着他的完全逃避。"（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其实，从另一方面说，俞平伯对禅宗哲学的接受，也是他不愿与当时的黑暗统治同流合污的结果，他那种对无可奈何的人生遭遇所抱的超脱旷达和嘲弄的心境，亦包含着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和鱼肉百姓的军阀们藐视的人生态度。貌似朦胧，实很清醒，看似超脱，中实炽热。如《古槐梦遇》第一则，"革命党日少，侦缉队日多，后来所有的革命党都变为侦缉队了。可是革命党的文件呢，队中人语，'于我们大有用处。'"它作于1931年9月28日，刚好是"九·一八"事变十天之后，作者提醒我们应该记取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识别所谓"革命党"的真伪。并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中作者的意旨是不难理解的。俞平伯或以梦入文，或以梦抒怀，或将现实人生当梦来写，使他的散文不是一览无余，而是隐晦曲折，古朴艰深，那些玄思哲理往往令读者扑朔迷离。然而细细咀嚼之后，却能感受其中神思邈远的意味。

《三槐》随笔多是思绪所至，信手拈来；有时是一闪

而过的意念，记下来的只有三言两语，象意识流，又象索太奇；文字古朴含蓄，突出的特点是意在言外，这就使读者常常感到难以把捉。如果能够联系文章写作时的背景，细加玩味，即可发现这些费解的随笔都是作者思想和心绪的真实写照，平淡中包藏着深刻的意味，只是用了暗示烘托的方法，增加了它的晦涩。如《古槐梦遇》第十九则，“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扒（P6，通爬。——引者注）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表现了作者的民族气节。第二十一则，“春分大雪后，寒严，终夜昏沉，窝中瑟缩，忽耳傍有铄釜声，怪之，醒而闻啼鸟。寒冷遮不住春的路。”字面上在讲季节的更替，言外尚有更深的含意。第二十七则，“写‘醉生梦死’四字，立刻将三字圈之，留一‘生’字，其在上画一‘×’，亦圈去，一起擦之。此在黑板上。”作者告诉我们：与其醉生梦死的活着，不如不生。其它有讲求知和治学方法的，有阐述文学观点的，有讽刺眼高手低、光想不做的，有讲知难行也不易的道理的，有反对封建迷信的，也有讽刺社会时弊的。文章虽没有说教，而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自白，是内心思想的一种自然流露。

随着他思想的日益成熟，继“三槐”之后，他又写了一些专讲玄思哲理的作品，如《独语》十三则，“语言更趋简净，意境也益深厚”（黄裳《俞平伯散文·小引》），但读起来使人感到深奥，更不容易理解。如其中的第三则，谈对情与理的认识，“情不知所起而文人多喜言情，理不知所终而腐儒偏欲穷理，如抽刀断水而水更流也，以蠡测海而海有桑也。不言之情所以为情之至者，以情不可言

也；不穷乎理而有信焉者，以理之不可终穷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世情的精深思考和独到见解。又如第四则，“若苦与乐等，则啼笑何分，若苦而不乐，则啼笑不作。是以不喜不惧，陶渊明之空言，子哭之恸，孔夫子之实事。托之空言，似难而亦易，见诸行事，似易而终难。”这是用历史故事说明苦乐终有别，言行终有异，“见诸行事”比“托之空言”要难得多的道理。

俞平伯还曾作《演连珠》三十四章。《演连珠》是与赋体相近的一种文体，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它是“借物陈义以通讽喻之词”，大多骈偶而有韵。“辞丽而言约”，“历历如贯珠”。在现当代作家中，尝试作此文体者，所见无几。俞平伯的《演连珠》也同样不指说事情，只借譬喻委婉表达其意，写得很有情致，所以，读起来很耐人寻味。

然而，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是没有的。文章中说理的成分多了，抒情的雅致便少了，自此以后，他竟再没写过象《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陶然亭的雪》一样历久传诵的优美的抒情散文，这是很大的遗憾。顾颉刚认为俞平伯有文学天才，曾劝他“只要率性而行，做文学家的生活，不必做学问工夫。”深怕他“因为弄学问而思想受了学问的限制，不能一任天机”去发展他的文学天才。这善意的忠告，似乎未被俞平伯所接受。自《红楼梦辨》问世后，他即开始从事古典文学考证、研究和教学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正象顾颉刚所预料的，他的弄学问限制了他的文学天才的发展，他一步步向着学者型作家迈进，他的文章严谨、深邃，说理的成分极浓，然而率性而作的抒情

散文从此再不可见。顾颉刚为之感到可惜，我们何尝不呢！

俞平伯散文中所写的梦，有的并非是梦，而是指他昔年居住杭州的往事。近年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明确指出：《燕知草》书中所写，“皆回忆浙杭踪迹，以珍惜这段年青时生活。”他对杭州有着与众不同的情致，萦着系着不能割舍，于是，“一而再，再而三，而四五，而七八，絮絮叨叨”地讲述杭州的往事，“犹说梦者强人从彼于梦中也。”（《燕知草·自序》）这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心境。

他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的开篇，便写道：“我写我的‘中夏夜梦’罢。有些踪迹是事后追寻，恍如梦寐，这是习见不鲜的；有些，简直当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那更不用提什么忆了。这儿所写的正是佳例之一。”从前面我们对此文的分析，可知这里所说的“不多不少的一个梦”，是指感觉心象似梦。

从以上之例可见，他说梦、写梦，多是以梦作喻，委曲含蓄表达其意。当然，也有写真梦的，然而数量甚微。如印证弗洛依德的“压迫为梦因”的《〈读诗札记〉自序》中，作者谈了自己梦中“卖札记稿一节”。《读诗札记》是他1923年在上海大学的讲义，只做了九篇，他说：“在我文稿中运气最劣，而我之于它也如父母之庇护其不肖子。”因为三次卖稿均未谈成，挫伤了作者的自尊心，忽有学生问此书“何以还不出版”，这使他感到难为情。不想此事全“现于梦中”。他说：“这是被迫之意念见于梦中之一例”。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又如解释生理梦因的《槐屋诗寻》第二十八则，写他梦见自己给长辈磕头，爬不起来，一着急，醒了，“盖其时正曲腿而睡也。”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总之，俞平伯并非浑浑噩噩，以说梦为消遣者。他在《重刊〈陶庵梦忆〉跋》中说：“有梦而以真视之者，有真而以梦视之者。夫梦中之荣悴悲欢犹吾生平也，梦将非真欤？”他这是欲从梦中看人生。他说他的“《古槐梦遇》百之九十九出于伪造也，非遇亦非梦”，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是写实，是针砭时弊，文中颇多愤世嫉俗之语、与现实和人生联系是紧密的。不否认他也有一些描写梦境而显得有些晦涩的作品。有些是借梦中语抒发其难以平白诉说的内心深处的思索和情绪，发泄内心的郁闷。况且在当时的情形下，文章里边多有梦在，更容易被“放免”。阿英曾经说过：“九·一八”之后的小品文，“是没有以前的坦白，在文字上，总是弯弯曲曲，越弄越晦涩。这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不是由于作家个人的原因。”（《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他的分析不无道理。

（三）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

语言风格是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俞平伯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绚丽多采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俞平伯的艺文修养极深，他的笔底功力十分深厚，操纵文字、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在文坛上散文兴起之时，他是最早使用白话文创作抒情散文者之一。几年以后，他感到了写文言文的简洁，于是，作品中文言分子有明显的增加。他惯于用极简省的笔墨，描绘出错落有致、有声有色的景物画面，表达出自己的心境和理趣。如《山阴五日记游》，全文不足

三千字，却记下了五天中所游览的四个地方的十余处名胜古迹和旖旎风光，文中多用短句，起伏跌宕，显得活泼。

多方面地吸收古典文学优秀的艺术营养，恰当地运用典故，也是他的散文精美、凝炼的原因之一。他说："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他认为"典故每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

古典诗词的造诣也体现在他的散文里，几乎每一篇都有所引用。有时，他用自己的感受去印证古典诗词的精当，有时，又用古诗词来印证自己感受的不错。所引诗词在作品中，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城站》，"不怨桥长，行近伊家土亦香。"一句诗词概括了他的全文，理解了诗，也便把捉了全文的旨趣。

他的散文语言的考究，在众多散文作家中，是很突出的。

他的散文语言具有音乐美。首先是他自己懂音乐，如：他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中，写道："我们甫下船时，远远听得那边船上正缓歌《南吕懒画眉》。"中夜，当他们从三潭印月打桨回湖楼时，"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们的归船。"他自己知音，也善于用形象的语言在文章中表现出音乐美来。如：描写夜深时，卖凉饮的灯船向湖心划动，"叮叮当，叮叮冬，那船在西倾的圆月下响着。远了，渐渐听不真，一阵夜风过来，又是叮……当，叮……冬。"

他的散文语言具有诗意美。他的诗的才分也成就了他的散文，字里行间诗意盎然，读来节奏和谐，味道醇厚而

浓郁。如："心头，宛转的凄怀；口内，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这诗一样的语言在作品中不胜枚举。

他的散文语言灵活而且多变化，主要表现在他对修辞手法的全面运用上。设譬取喻，是表述作家思想的一种形象化的特殊手法。这种手法在他的散文中运用颇多。排比句的运用随处可见。拟人手法运用自然，如《眠月》中的"静夜与明湖悄然并卧于圆月下"，透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使所描述的景物形神兼备，增加了文章的妩媚。

复辞、叠字的运用，谐进了语感的繁复，语调的和谐。如《陶然亭的雪》中，描写北京南郊的旷莽积雪，"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丫丫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在多变化的文词中，宛如一幅"妙绝的素雪装成的册页"分明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都增加了他散文的美感。

俞平伯的散文属于周作人这一流派：周作人的散文冲淡，废名的散文比较苦涩，俞平伯的散文则介于两者之间，比较雅致。他早期的散文反映的多是知识分子的情趣，很少触及重大现实问题。三十年代写作的随笔和杂感，语言更简净，意境也益深厚，对社会现实问题有所触及，表达得却很隐晦。他的年事愈高，文笔愈简古，绚烂之极，自归平淡，至今看来仍有一定的艺术生命力，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

9 89.12.25

《冬 夜》自 序

《冬夜》出版了。三年来的诗，除掉几首被删以外，大致都汇在这本小书里。

我所以要印行这本诗集：一则因为诗坛空气太岑寂了，想借《冬夜》在实际上，做“秋蝉底辨解”；（这是我答周作人先生的一篇小文，去年在北京《晨报》上登载。）二则愿意把我三年来在诗田里的收获，公开于民众之前。至于收获的是稻和麦，或者只是些野草，我却不便问了，只敬盼着读者底严正评判罢。

如果是个小小的成功，我不消说是喜悦的；即使是失败，也可以在消极方面留下一些暗示。只要《冬夜》在世间，不引着人们向着老衰的途路，就可以慰安我底心。至于成功与否，成功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却非我所介意的事。

关于诗底我见，不便在这篇小序里赘说，现在只把我所经验到的，且真切相信的略叙一点，作为本集底引论。

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做诗原是件具体的事情，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来说明他。但若不如此，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只要不十分

拘执着，我想也或无碍的。

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出的，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即至于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底本意无关，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可根本上无意于做诗，且亦无所谓诗了。即使社会上公认是不朽的诗；但依我底愚见，或者竟是谬见，总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情。我们不妨先问一下：“人为什么要做诗？”

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一个却占有了内心啊。什么是诗？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若说非谨守老师、太老师底格律，非装点出夸张眩耀的空气，便不算是诗；那么，我严正声明我做的不是诗，我们做的不是诗，并且愿意将来的人们，都不会，亦不屑去做诗。

诗是为诗而存在的，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这话我一向怀疑。我们不去讨论、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反而哓哓争辩怎样做诗的问题，真是再傻不过的事。因为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

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或者竟没有做诗，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因为他占领了诗人底心。我反对诗人底僭号，什么人间底天使，先知先觉者……；我只承认他是小孩子的成人。

在《冬夜》所有的诗，说起来是很惭愧啊。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本没有留稿的价值；只因可以存我最初学做诗底真相，所以过存而不删。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这一辑里长诗最多。三四两辑都是去年做的。三辑底前半尚存二辑底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象《凄然》、《小劫》等篇，都和二辑所有的不同。四辑从《打铁》起，这正当我做《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这个时候，所以有几首诗，如《打铁》、《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稍有平民的风格，但是亦不能纯粹如此，这是我最遗憾的！

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见《诗》第一期），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只有一个牵强辨解，或者可以如此说的，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所以在《冬夜》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但我却把他们一齐收了进去。自我不是整个儿的，也不是绝对调和的。有多方面的我，就得有多方面的诗，这是平常而正当的。“在不相识不相妨的路上，自然涌现出香色遍满的花儿底都！”

小小的集子，充满了平庸芜杂的作品，将占据了读者们底可贵的光阴，真是我底罪过了！但我以为我底尝试底

失败，在于我根性上底无力，而不专在于诗底不佳。我始终以为这种做诗底态度极为正当。我总想很自由的，把真的我在作品中间充分表现出来。虽说未能如意，但心总常向着这条路上去。这或者可以请求读者们底宽恕，减少我冒昧出版《冬夜》底罪过了。

在付印以前，承他底敦促；在付印之中，帮了我许多的忙，且为《冬夜》做了一篇序。这使我借现在这个机会，谨致最诚挚的感谢于朱佩弦先生。我又承蒙长环君为我抄集原稿至于两次，这也是我应该致谢的。

一九二二，一、二十五，于杭州城头巷。

（选自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版《冬夜》）

《忆》自序[①]

云海底浮沤，风来时散了。云底纤柔，风底流荡，自己是无心的，而在下面的每每代它们惋惜着，这真有点儿傻。但不于此稍留我们的恋恋，更将何所托呢？我们且以此自珍罢，且以此自慰罢。

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体玩的，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忆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哩。啊！即使是薄影罢——只要它们在依黯的情怀里，不知怎地历历而可画，我由不得摇动这没奈何的眷念。

而这一本小书便是《忆》。

一九二二年原稿，二八年改稿。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

① 该文原载1923年5月15日《诗》月刊第2卷第2期，后收入北京朴社1925年12月版《忆》，1928年修改后，又编入《杂拌儿》。

东游杂志

一

昨日临发上海时，与众友人作别，顿感人生底空虚。佩弦、振铎送我登舟后，在夕阳明灭中，乘小轮返沪。渐行渐远，颜色已不可辨识，似犹见两君挥帽送我。此等怅惘，似觉比去国离乡更深一层：因对于国家乡土尚是暧昧的依恋，惟友情之爱为情感知识安慰底源泉，是光明底结晶体，是人间底一根剪不断的带子。振铎送我时说："你须对中国致个敬礼。"但我现在想，于其对故国致敬，不如对友人致敬更为妥切。严密讲来，真能当我底敬爱的，不是全中国，乃是中国底几个人而已。这自然是我底狭小，但真的感受是如此的，使我不能为自己深讳。我不愿意夸饰，因为要比狭隘更为可耻。我登舟别二君以后，心境幽昧而麻木；幸伟大渺茫的海天，足使心灵底急流返于平静。所感到的，也并不是明活的悲哀，只是朦胧的凄奇之影。自然真是慈母，只她能拥抱这于沙漠中失去甘泉的游子。海在那边怒吼，天在那边低沉；他们虽没有说什么，但我确能听到安慰底声音。

二

圣陶临别的时候说："将要离开一个地方，似乎那一个地方底一切都来压迫我，彷佛都说'快走罢，不要你了'！因压力愈迫愈紧，我们终于上了旅路。"这真是极切当的话，我觉得不但环境是压迫我们的健将，即我们底自由意志，到那时也成为一种压迫之力。昨日底意志，今日底运命；那里有什么真的自由？在我旁的一切只构成了一个笼子，人底一生只在笼子里面蒲伏呻吟。他们最喜欢说的是自由，但他们永不知道自由是什么。

三

海洋中的生活，人都说是单调，确是不错。但我以为有两种好处不可埋没：（一）在海上最静，最适于疲劳于活动的人。在山林中虽是幽寂，然尚须治生计。若在海船上，则饮食坐卧均已安置得十分妥贴，可以毫不费心力。（二）在海上容易养成一种忍耐和平的心境。这对于天才虽或是一种变形的桎梏；但对于我们常人却很有益处。我数次海行，虽均心境恶劣，但平心论之，非海行之苦，乃离别之愁思所致。惟数十日间，与世界隔绝，孟真曾比之以"宫禁生活"，确是海行最苦之事。至于晕船与起居底不习惯，都只是表面的痛苦。我个人底经验如此，曾作长途海行的读者以为如何？

四

中国号船上，有欧美底贵族气息，金钱风味，却又加

上东方底乱七八糟的空气，真使我十分不愉快。中西合璧，大约都是这样的一回事。我愈觉得调和妥协是欺人之谈，是腐败底根原。即现今有人说，我们要图东西两方文化底沟通；但东西文化究竟有无沟通底可能，却真也是一个疑问。以我个人底判断，似乎东西底根本人生观很难得有沟通之路。即其余零碎的小节，也是每一发须牵动全身。要说调和又谈何容易？我原不是以为调和是绝对的不可能，不过以为不能如此简单，容易，象一般人所想象的。他们所以喜欢这样说，也并不是有真心的崇仰，只为自己出风头，造机会，做个大滑头而已！岂有他哉！

五

船中生活虽称单调，但东西人士每每群糅，故人生颜色亦颇具复杂之致。西洋妇女，最喜欢向人弄姿作态，寻欢索笑，殊觉可厌。有许多中国妇女尤而效之，借以表明其曾经欧化，可谓无意义之至！世上只有小孩是真活泼的，如西洋妇女之活泼，是由矫揉造作而成。冷眼旁观，愈使吾辈增许多感叹，知人类距觉悟之期，殆将永如海上之三神山，托之空言而已。人生底活动，表面上似乎千变万化．而分析以观，便只有极简单极原始的几种冲动在那边串把戏。人底一生只做了一个猴子，哀哉！

六

船上每吃饭，必狂鸣大锣；鸣锣之后，男男女女均整其衣履，鱼贯而入餐室。此等光景更活象要猴子了！我从前欧游，颇崇拜欧西之生活；此次美游，则心境迥异。觉

得有许多地方，西方人正和我们有同样的盲目可怜，又何必多所叹羡哉！

七

海上看落照最美，一抹胭脂痕在青苍底上面，渐渐的玫瑰色了，渐渐的紫了，终于暮色与海天相拥抱了。这又是一天！我凭阑西眺，心悠悠随着落日而西。借你底光辉，去照临黄海以西的，我底故土，在我底爱人面前，在我底朋友面前，致我今朝底感念哟！

八

十一夜，舟发长崎，月正团圆，海天一碧，四岸翠帏森环，雄峭幽穆。长崎市灯火满山，明灭于中流。此等良辰美景，惜心中无有赏心乐事；故凭阑凝眺，愁思茫茫。视前月与振铎、佩弦等泛月西湖上，吹弹未毕、继以高歌，以中夜时分，到三潭印月，步行曲桥上时闻犬吠声；其苦乐迥不相侔。是知境无哀乐，缘情而生；情化后的景物，方是人间之趣。形之歌咏，惟此而已。是夜长崎之月，以我所经历者而论，有西湖之秀美，有绍兴东湖之森肃，而遍山灯火，更酷似香港之夜景。我虽不乐登眺，但美景不可孤负，故略记之。

九

十一日船泊长崎上煤，不用起重机，却用无数人工。自早十时至夜八时营营不止。作工者有男有女，在烈日之下，流汗不息。煤屑飞扬，鼻为之窒，肤为之黑。作工者

状如鬼魅，筋力疲惫，仍复力作；而船上员司及旅客，则凭阑闲眺，既恶其扰，又嫌其迟缓，似金钱之力远胜于人生矣。西方妇女，处处保持其骄奢、傲慢、柔媚的空气，向人作种种怪态。吾辈诸客亦复徐步甲板上，观他人工作，以取闲适。此等情景，真是万恶底象征，不信人间应当可以如此。我后即返舱中，颓然就卧。始信现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恶而已，掠夺而已。吾辈身列头等舱，尚复嗟怨行役之苦，可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亦可谓毫无心肝。苟稍有人心者，睹近代罪恶底源泉在于掠夺，则应当以全心力去从事社会运动。即懦怯的人，至少亦须去从事民间运动。高谭学术，安富尊荣，此等学者（？）人间何贵？换言之，不从制度上着手，不把根本上的罪孽铲除了，一切光明皆等于昙花一现。“九泉之下尚有天衢”，世间之酷虐岂有穷极耶？兴思及此，一己之烦闷可平，而人世之悲哀愈烈，觉前路幽暗，如入修夜，永无破晓之新希矣。海天无际，与愁思同其广漠。太平洋底波涛，能洗净这灰色的人间世么？恐怕也是灰色化了！

十

谁能将全生命葬于微笑之中？依我说，是有勇气的人，即使有沉沦的勇气，也就足够了。象我这样的懦怯，只是东西南北，长此飘流，永无宁晷，人谓无可无不可者，我却视为无一而可。此等痴愚，不但人笑，且将自笑。颉刚曾写信给我，愿我永在歧路之前，现在果然应他底话了。啊！

十一

前从英伦返国，远远望见吴淞新绿一桁，横列天际，顿欣欣然有归来之感。此次舟进长崎，翠屿星罗，左右挹盼，而我不但木然无动于中，反添了一种茫昧的乡思，古人所谓“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良非欺人之谈。美感只是一种趣味，至于为苦为乐则随情境而异，非美之本身所具有也。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固是人间之至乐；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便是悲怆胜于欢情矣。此理俯拾即是，兹举其一例而已。

十二

客中最患作梦，恶梦固不佳，即好梦亦无非添醒后之怅惘。此次远行，屡作梦；醒后辄半日不快，欲排遣而不可得。欲写之以诗，又不易下笔，每觉情感之深，非言文所能宣达。故近来不愿作诗，其实非不愿，乃是不能也。模糊影响之作品，阅之更令人不乐，反不如干干净净，一字不提，尚不失为知难而退，善于藏拙的人。我作此杂记，本视为一种不署名的信札，不得以文艺论，故与藏拙的主张无碍。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长崎横滨道中。

十三

十四日船泊日本横滨。我们因有半日耽阁，故作东京之游，京滨高架电车，往返不及两小时，三等车中甚整

洁，绝无涕唾随处发现，京滨间平野一绿，村落甚多，偶有小山，亦无高峻之态。经数驿，如鹤见川崎等等，始抵东京驿。我们以青年会之导引，赴上野公园参观东京博览会。此会分第一第二两会场，规模甚广大，我等走马看花，如入五都之市，可谓莫名其妙。以同游人多，故于美术馆本思多浏览一点，亦未能如愿，深为憾惜。匆匆涉躐所及，觉雕刻似不甚佳，图画则颇有一种日本独具之风格。因未得纵览，故亦不能详细申说。其余各馆，我尤不能有所批评。惟东京自治会馆对于东京市政，有一种系统的计划，比我国北京底市政高明得多多。最令人注意者，是把满蒙和朝鲜、□□、台湾、北海道等并列，殊令人不豫。满蒙出品陈列馆，原名满蒙馆，因我国人士抗议之后，临时改为聚芳园（名字不通之至），而印刷品上均列为满蒙馆。他们以匆促不及更正为托词，而其实无非是掩耳盗铃，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且尤可怪者，惟满蒙馆有特别赠品，《满蒙之现况》书一本专说明满蒙天产之如何丰富，日本现在势力之如何广大，我国行政之如何腐败，促醒彼国一般人士底注意。此书以外，又有《满铁事业概况》一本，《满蒙馆出品物解说书》一本，又另赠彩画明信片（绘叶书）两张，一张是满蒙馆之外景，一张是大连舟车联络图，画了许多有辫子的人。此等侮辱固可恨，但其心思更可畏惧。日本之窥伺中国，已可谓无微不至。而我国人士除有一种盲目的排日气息以外，便不见有何等实际调查。此等光景，较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尤为奇险。我原不要鼓吹一种狭隘的国家思想，但邻邦既把那种侵略的态度，我们也不得不作自卫底准备。

抵抗强暴，正是一种正义。在现今的状况下，我不相信消极的无抵抗，有实现底可能。起来哟！我们反对一切的侵略，所以也反对人家来侵略我们！

十四

在长崎发舟，见送行者与登舟之客各执五彩纸条之一端，万缕千条，随风飘荡，依依可怜。船将发时，船上奏乐，岸上挥帽，一种怅惘之情，使我辈异方作客者亦为之黯然无语。古今别恨，无处无之，岂必销魂桥，阳关柳乎？古人所谓“万里乾坤，百年身世，惟有此情苦”，信是至当之论。抒写离愁之文艺已车载斗量，但令人仍不生厌倦者，正因此等愁恨，人人所同具，至多只有深浅之不同，故读其文词，有左右逢源之乐，忘其为老生常谈矣。天下只有最简单、普遍的事情，是能永久。譬如古诗十九首，写的无非是男女之爱（性欲），富贵之羡慕（虚荣心及物质上的欲望），贪生怕死的心思（生存欲）。但千载以下尤有生气，不因时代之迁移而损其价值，正因此等欲望，为人人所同具，无间于古今中外也。至于写一种特殊的事实，心境的作品，从本身上看，或者声价是很高的。但时过境迁，此等文艺也成为陈迹，不足以摇荡人心。如《儒林外史》一书，现代人读之，有些已不感到兴趣。因书中人物，与现代人底生活相去太远，不容易得一种深切的了解。《红楼梦》便不然，因它是一部情场失意的书。《水浒》也不然，因它有浪漫的色彩。李逵、宋江等人，虽世间不必真有其人，但似乎不可无其事。因为这些“英雄好汉”的生涯，很可以满足我们底好奇心。我并不是在

这里批评这三部书本身底优劣，不过举例以明之。“信手拈来自成妙谛”，这真是句聪明不过的话。天下俯拾皆是之东西，往往便是妙谛。一切不可以深求，深求反失之。象罔得玄珠于赤水，言无心触机之可贵也。我们不得以难易而判优劣。天下自有许多难能的事，但却并非即是可贵的。

十五

西洋底音乐，比较上是很繁复的。但感人之处，却并不深远。这在一方面想，自然因我们底没有相当训练，所以不能了解。但另一方面说，也许简单的音调，自有它底价值。我于音乐无所知，当然只有盲摭。但我想，鸟底歌声，海底涛音，都是极简单的，何以也能感人深远？可见判断音乐底标准，不能以繁简难易为衡，仍当以感染性为主。这自然不可拘执着，西方人喜欢的，未必东方人便喜欢。反之亦然。美底感染，确与民族区分有些关系。西方人所爱尚的，往往偏于机械的；东方人底好尚，则比较偏于自然的。西方人喜听繁音促节的音乐，东方人则以低度曼声为美。我们不能了解他们，犹他们之不能了解我们。这里边只有好恶，并没有是非可言。我们固然不可“夜郎自大”，但也不必处处“舍己从人”。多歧才是美底光景，我们何不执一以相绳呢？

十六

性质刚柔，原由禀赋，亦即地方风土有别。什么是优，什么是劣，本不容易说。但比较起来，就中国而论，

是北部和中部的人，品性略优良些。这自然是从大体上说，不是拿各个人来相比的。浑沌的粗坯犹可加以雕琢，使成良材。至于脆薄的东西，虽莹澈如晶玉，亦始终无有用处。这可以见厚重之可贵。我看见中国人在海外建些事业的，都是南部的人。但他们做的事，都充满了一种市侩气息，不足以代表东方人底特质。中国号是大洋中我国第一只邮船；但看他中间的布置，简直是一很蹩脚的美国式船。这实在使我深切地感到不安，觉得东方人底特质，似乎已消沉了。日本人做事还不失为很好的摹仿，中国人做事便是"画虎类狗"了。连摹仿都还不会，更说什么创造！

十七

游东京市上，见两旁店中陈列，尽是些日本土产。若返观上海天津，又不知增多少恐惧、感慨。我每作国外之游，必觉得国际间物质上压迫之烈，而空谈文化，仿佛又是"远水不济近火"。我国近年政治底纷乱，实在根本上受害不浅。我们第一要求的，是较有秩序的社会。因为社会如无秩序，一切事业均无从着手。若不作物质精神双方并进的救济，便无从挽救中国底沉疴。我们应认定现存的事实，具体地想一个急救的方策，黄金色的理论，且让它去悬着罢。我也知道，这些是不彻底的思想。但世间果有彻底的思想么？彻底的思想是什么？依我说来，便是包医百病的仙方。我们不当迷信万能，我们也不能迷信彻底。我们住在世界上，便被迫着去承认世界上现有的事实。说的话是否高明，我们无从分辨；但无论如何，闭着眼睛说

话，总是不可信的。中国底病根，本宜标本兼治。若就目前论，治标尤急于治本，人已以我为鱼肉，我们不想赶紧关门，反在那边画图样，造新屋。墙破了，强盗进来了，看你有翻造新屋的可能么？我们第一要塞住这个长流的漏洞，使它不至于马上就呜呼哀哉，然后方能谈到后事。我以为政治上、工商业上的人才，实是现时代中国底中坚人物。

十八

历年来作政治经济上活动的，亦已不少。但何以一点效果没有，反添了无数的扰乱？这有两个原因：（一）他们不联合起来。（二）他们以个人为目标，不是为自己，就是为一个首领、一个党的私利。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联合（人才集中），更要紧的，是有主义的联合，不是私人的联合。我们不当忠于一个人，应当忠于一个主义。近来国内发生新的政治运动，我很欣喜，希望他们能真实地做出一点事。不要随波逐流，蹈前车底覆辙，反为他人造机会。中国社会原是个万恶的陷阱。走路的人，小心些啊，不要掉了下去。但自然，不能为有陷阱，就根本不去走路了。我们应当提着个灯儿去，这就是我们底ideal了。

十九

横渡太平洋的海程中，并不能十分领略自然底伟大；因为我们底眼光真太狭小了。虽有广漠无垠的宇宙，但在我底心头，却是个狭狭的笼子。这纯然是无可奈何的事。幸而从横滨到火奴鲁鲁道中，有三尺的大风浪，尚略可窥

见太平洋底颜色。涛头小山似的，银白的沫痕上面，再倾洒出雾縠般的珠子，高浪一来的时候，船舷上都泛滥着花花的海水。在当时虽不免稍感恐怖，但美感却也同时存在着。我不能不感谢太平洋底风涛啊，在安抵火奴鲁鲁的时候。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火奴鲁鲁寄。

二十

二十四日在火奴鲁鲁，作三小时之游，同行者五人，以摩托车登Poli Cliff，高千二百尺。道中林木森苍。峰回路转。绝似杭州西湖之南山佳处。而驰道坦平，荆榛薾剪，尤觉少跋涉之劳，有登临之美。岩系百余年前战迹，有碑记之。节录如下。

Erected by the daughters of Hawau 1907 to Commemorate The Battle of Nunaau fought in This Valley 1795……

开导者言，有多数战士即被投掷于岩下而死。岩上天风浩然，不易驻足。左侧可眺一峰之顶，峭然高拥。对面平野莽然，一碧无际。我们循原路下山，瞬许即到。又循一土路，登一已死的火山，名Punchbourl。土作赤黄色，可以纵观火奴鲁鲁全市景物，鱼鳞栉比，尽是人家，尽处一抹青苍，知是太平洋矣，是时落日西匿，晚霞犹媚，驱车入市，则灯火如繁星，如置身欧美都市之间。火奴鲁鲁华名檀香山，以从前岛中檀香木颇多之故，今则檀

香木已甚少，名不称实，似以译音名之为宜。岛中一般住屋，不甚高大，惟茂荫芳香，杂以红紫，则无处不是乐园，谓为海上明珠，殆非虚誉。以我批评，此岛有两特异之优点：（一）地在温热两带之间，故风物能兼两带之美。（二）秩序谨严，颇有自治之力，（警察大街上不易看见）非香港、上海、新加坡之比。至于何以能保持秩序，则非三小时之游客所能知。但此岛非大商埠，想亦是其间原因之一。美人管理此岛，不及三十年，而全境荒榛几尽辟除。真令我们愧而且惧，觉得西方人真是自然底肖子。东方人底颓废气息如此浓厚，想距沉沦之日不远矣。沉沦老实说一句也是无可怕的；但我们却总不自觉地发为叹息之音。这就是我们底赞颂了。

凡海船上例有一种演习，名Boat drill是以备不虞之用。此次中国号船上，却因此发生意外的惨剧。我缕述当日情形于下。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正在吃茶时候，（四点以后，）船操已完了。船上职员均已离去甲板，只有一两个水手在那边整理救生舢板。那里知有一救生船，铁钩断了，一水手在船上，立时堕入海中。当时丢下两个救生圈，但因船正启动，漩涡甚急，他亦没有抓住。后来即停船，放下一艘救生艇，四面寻觅，了无踪迹。有几个水手说曾看见有人首在海面浮着，也是影响之谈，并靠不住。船停了一小时，因寻觅不到，只得开行，那人就算白死了。后来听说那一人是香港人，年二十五岁，来船上不久，家中有母妻及小孩两个。奔走异乡，备尝辛苦，无非为博养赡之资，一旦遭逢此变，人生至此，又何可言，况且此事发生底原因，并非由于自己底粗忽，实在中国邮船公司

太腐败了。救生艇是极重要的，怎么可以不加检查，使铁钩不能胜一二人之重。一艇必须安置四十二人，如果真四十二客登此小艇，则恐怕大船未沉，小船先覆矣。此等life Boat不如叫他为lifeless boat，较为切合些。这是船公司应负责者一。当时水手落海，船仍在开行，俟船完全停止，距失事之地点，相去已远。（因汽机虽停船尚在缓行）要想作万之一挽救，则救生艇至少亦须派三艘，分头找寻，方有效力。现在只放下一艘，茫茫大海，何殊捞针。是明系以人命为儿戏，好在死的是不关痛痒的黄种苦力，有什么要紧呢。有了许多救生艇，何所吝惜，而不肯多放几艘下去？这是船公司应负责者二。到船开了底时候，还有一水手在桅顶眺望，想是死者之友人！他是怅望着了，徒然地怅望着了。言念及此，始信人生如弱蒂轻尘，了无归宿，只有飘泊，只有彷徨，是他底可能的路。死者诚可悯惜，然亦只是悲哀之海洋中，一点的泡沫而已。二十八日船客集资，抚恤死者之家属。这自然是正当的办法，但金钱又何足以偿生命之损失！我底根本上的考虑只有两途：（一）破坏资本主义下的物质文明，（二）倾向于颓废的人生观。这虽色彩有些不同，但都不失较深切的思想。至于中国邮船公司，自然是混帐之至。但天下老鸦一般黑的，何独他该受责？对于资本家谈人道主义是对牛弹琴。我们有反抗无妥协。我们应得顺从我们的情感之流去努力。我们应得行心之所安。我们不必以暴徒自豪，但我却深恶痛疾虚伪的和平。因为人间本未尝有和平，我们又将何所顾忌呢？

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旧金山。

（原载1922年8月2日、3日、19日、20日和9月2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我们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灯影，当圆月犹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里吃了一盘豆腐干丝，两个烧饼之后，以歪歪的脚步踅上夫子庙前停泊着的画舫，就懒洋洋躺到藤椅上去了。好郁蒸的江南，傍晚也还是热的。"快开船罢！"桨声响了。

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窗洞启，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干，顿然省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释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

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那里论到哀嘶。心头，宛转的凄怀；口内，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桥边买了一匣烟，荡过东关头，渐荡出大中桥

了。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青溪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哦！凄厉而繁的弦索，颤岔而涩的歌喉，杂着吓哈的笑语声，劈拍的竹牌响，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火样的鲜明，火样的温煦了。小船儿载着我们，在大船缝里挤着，挨着，抹着走。它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灯火。

既踏进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谁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说，且舒了恻恻的情怀，暂且学着，姑且学着我们平时认为在醉里梦里的他们的憨痴笑语。看！初上的灯儿们一点点掠剪柔腻的波心，梭织地往来，把河水都皴得微明了。纸薄的心旌，我的，尽无休息地跟着它们飘荡，以致于怦怦而内热。这还好说什么的！如此说，诱惑是诚然有的，且于我已留下不易磨灭的印记。至于对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认曾经一度摆脱了纠缠的他，其辨解又在何处，这实在非我所知。

我们，醉不以涩味的酒，以微漾着，轻晕着的夜的风华。不是什么欣悦，不是什么慰藉，只感到一种怪陌生，怪异样的朦胧。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这么淡，那么淡的倩笑。淡到已不可说，已不可拟，且已不可想；但我们终久是眩晕在它离合的神光之下的。我们没法使人信它是有，我们不信它是没有。勉强哲学地说，这或近于佛家的所谓"空"，既不当鲁莽说它是"无"，也不能径直说它是"有"，或者说"有"是有的，只因无可比拟形容那"有"的幻景；故从表面看，与"没有"似不生分别。若定要我再说得具体些：譬如东风初劲时，直上高翔的纸鸢，牵线的那人儿自然远得很了，知她是那一家

呢？但凭那鸢尾一缕飘绵的彩线，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必有微红的一双素手，卷起轻绡的广袖，牢担荷小纸鸢儿的命根的。飘翔岂不是东风的力，又岂不是纸鸢的含德，但其根株却将另有所寄。请问，这和纸鸢的省悟与否有何关系？故我们不能认笑是非有，也不能认朦胧即是笑。我们定应当如此说，朦胧里胎孕着一个如花的幻笑。和朦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它本来是淡极了，淡极了这么一个。

漫题那些纷烦的话，船儿已将泊在灯火的丛中去了。对岸有盏跳动的汽油灯，佩弦便硬说它远不如微黄的灯火。我简直没法和他分证那是非。

时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桨，向灯影的密流里横冲直撞。冷静孤独的油灯映见黯淡久的画船（？）头上，秦淮河姑娘们的靓妆。茉莉的香，白兰花的香，脂粉的香，纱衣裳的香……微波泛滥出甜的暗香，随着她们那些船儿荡，随着我们这船儿荡，随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儿荡。有的互相笑语，有的默然不响，有的衬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个，三两个，五六七个，比肩坐在船头的两旁，也无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儿葬在我们的心上——太过火了，不至于罢，早消失在我们的眼皮上。谁都是这样急忙忙的打着桨，谁都是这样向灯影的密流里冲着撞；又何况久沈沦的她们，又何况飘泊惯的我们俩。当时浅浅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怅；老实说，咱们萍泛的绮思不过如此而已，至多也不过如此而已。你且别讲，你且别想！这无非是梦中的电光，这无非是无明的幻相，这无非是以零星的火种微炎在大欲的根苗上。扮戏的咱们，散了场一个样，然而，上场

锣，下场锣，天天忙，人人忙。看！听！载送女郎的艇子才过去，货郎旦的小船不是又来了？一盏小煤油灯，一舱的什物，他也忙得来象手里的摇铃，这样丁冬而郎当。

杨枝绿影下有条华灯璀璨的彩舫在那边停泊。我们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肢，欹侧地歇了。游客们的大船，歌女们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听的歪着头，斜着眼，有的甚至于跳过她们的船头。如那时有严重些的声音，必然说："这那里是什么旖旎风光！"咱们真是不知道，只模糊地觉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方正的脸是怪不好意思的。咱们本是在旅馆里，为什么不早早入睡，拥着牙儿，领略那"卧后清宵细细长"；而偏这样急急忙忙跑到河上来无聊浪荡？

还说那时的话，从杨柳枝的乱鬓里所得的境界，照规矩，外带三分风华的。况且今宵此地，动荡着有灯火的明姿。况且今宵此地，又是圆月欲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黄昏时候。叮当的小锣，伊轧的胡琴，沈填的大鼓……弦吹声腾沸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喧喧嚷嚷的一片，分不出谁是谁，分不出那儿是那儿，只有整个的繁喧来把我们包填。仿佛都抢着说笑，这儿夜夜尽是如此的，不过初上城的乡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乡下人，真是第一次。

穿花蝴蝶样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们相干。货郎旦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拢近来，这是真的。至于她们呢，即使偶然灯影相偎而切掠过去，也无非瞧见我们微红的脸罢了，不见得有什么别的。可是夸口早哩！——来了，竟向我们来了！不但是近，且拢着了。船头傍着，船尾也傍着；这不但是拢着，且并着了。厮并着倒还不很要紧，且

有人扑冬地跨上我们的船头了。这岂不大吃一惊！幸而来的不是姑娘们，还好。（她们正冷冰冰地在那船头上。）来人年纪并不大，神气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烂的手折，摊在我们眼前，让细瞧那些戏目，好好儿点个唱。他说："先生，这是小意思。"诸君，读者，怎么办？

好，自命为超然派的来看榜样！两船挨着，灯光愈皎，见佩弦的脸又红起来了。那时的我是否也这样？这当转问他。（我希望我的镜子不要过于给我下不去。）老是红着脸终久不能打发人家走路的，所以想个法子在当时是很必要。说来也好笑，我的老调是一味的默，或干脆说个"不"，或者摇摇头，摆摆手表示"决不"。如今都已使尽了。佩弦便进了一步，他嫌我的方术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摆脱纠缠的正当道路惟有辨解。好吗！听他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是诸辨解中最简洁，最漂亮的一个。可惜他所说的"不知道？"来人倒算有些"不知道！"辜负了这二十分聪明的反语。他想得有理由，你们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因这"为什么？"佩弦又有进一层的曲解。那知道更坏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哂而去。他们平常虽不以聪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聪明，如洞彻我们的肺肝一样的。这故事即我情愿讲给诸君听，怕有人未必愿意哩。"算了吧，就是这样算了罢！"恕我不再写下了，以外的让他自己说。

叙述只是如此，其实那时连翩而来的，我记得至少也有三五次。我们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打发走路。但走的是走了，来的还正来。我们可以使它们走，我们不能禁止它们来。我们虽不轻被摇撼，但已有一点机陧了。况且小艇上

总载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轻蔑，在桨声里仿佛狠狠地说，“都是呆子，都是吝啬鬼！”还有我们的船家（姑娘们卖个唱，他可以赚几个子的佣金。）眼看她们一个一个的去远了，呆呆的踌躇着，怪无聊赖似的。碰着了这种外缘，无怒亦无哀，惟有一种情意的紧张，使我们从颓弛中体会出挣扎来。这味道倒许很真切的，只恐怕不易为倦鸦似的人们所喜。

曾游过秦淮河的到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们多给你酒钱，把船摇开，别让他们来啰嗦。”自此以后，桨声复响，还我以平静了，我们俩又渐渐无拘无束舒服起来，又滔滔不断地来谈谈方才的经过。今儿是算怎么一回事？我们齐声说，欲的胎动无可疑的。正如水见波痕轻婉已极，与未波时究不相类。微醉的我们，洪醉的他们，深浅虽不同，却同为一醉。接着来了第二问，既自认有欲的微炎，为什么艇子来时又羞涩地躲了呢？在这儿，答语参差着。佩弦说他的是一种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说是一种似较深沈的眷爱。我只背诵岂君的几句诗给佩弦听，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发钝，反而追着问我。

前面已是复成桥。青溪之东，暗碧的树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们的船就缚在枯柳桩边待月。其时河心里晃荡着的，河岸头歇泊着的各式灯船，望去，少说点也有十廿来只。惟不觉繁喧，只添我们以幽甜。虽同是灯船，虽同是秦淮，虽同是我们，却是灯影淡了，河水静了，我们倦了，——况且月儿将上了。灯影里的昏黄，和月下灯影里的昏黄原是不相似的，又何况入倦的眼中所见的昏黄呢。灯光所以映她的秾姿，月华所以洗她的秀骨，以蓬腾

的心焰跳舞她的盛年，以惕涩的眼波供养她的迟暮。必如此，才会有圆足的醉，圆足的恋，圆足的颓弛，成熟了我们的心田。

犹未下弦，一丸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碧的遥天。冉冉地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一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萦互染，其繁密殊超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就论这一次秦淮夜泛罢，从来处来，从去处去，分析其间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过求得圆满足尽的解析，使片段的因子们合拢来代替刹那间所体验的实有，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能，至少于现在的我们是如此的。凡上所叙，请读者们只看作我归来后，回忆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二，微薄的残影。若所谓"当时之感"，我决不敢望诸君能在此中窥得。即我自己虽正在这儿执笔构思，实在也无从重新体验出那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所有的只是忆，我告诸君的只是忆中的秦淮夜泛。至于说到那"当时之感"，这应当去请教当时的我。而他久飞升了，无所存在。

…………

凉月凉风之下，我们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当然的事了。如回头，河中的繁灯想定是依然。我们却早已走得远，"灯火未阑人散"，佩弦，诸君，我记得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酣嬉，将分手时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二，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陶然亭的雪

小 引

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滨草草营巢，暂止飘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学黄叶们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响了。老实说，近来时序的迁流，无非逼我换了几回衣裳；把夹衣叠起，把棉衣抖开，这就是秋尽冬来的惟一大事。至于秋之为秋，冬之为冬，我之为我，一切之为一切，固依然自若，并非可叹可悲可怜可喜的意味，而且连那些意味的残痕也觉无从觅哩。千条万派活跃的流泉似全然消释于无何有之乡土，剩下"漠然"这么一味来相伴了。看看窗外酿雪的同云，倒活画出我那潦倒的影儿一个。象这样暗哑无声的蠢然一物，除血脉呼吸的轻颤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真再好没有了。有人说，这不是静止——静止是没有的——是均衡的动，如两匹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异于比肩站着的石马。但这些问题虽另有人耐烦去想，而我则岂其人呢。所以于我顶顶合式，莫如学那冬晚的停云。（你听见它说过话吗？）无如编辑《星海》的朋友们

逼我饶舌。我将怎样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风，黯然的同云，炉火不温了，灯还没有上呢”这个光景下，令我追忆昔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虽生长于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冬晚，有银花纸糊裱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綷縩的纸窗，一半已烬一半还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炉火，还有墙外边三两声的担子吆喝。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同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独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当我听见廓落的院子里有脚步声，一会儿必要跟着“砰”关风门了，或者“砉搭”下帘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紧的风在走道的人颈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的走。如此，类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忆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姝丽了，至少也可以使惯住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名说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念的冬之黄昏啊。有人说，“这岂不将钩惹我们的迟暮之感？”真的！——可是，咱们谁又是专喝蜜水的人呢。

总是冬天罢（谁要你说？）年月日是忘怀了。读者们想决不屑介意于此琐琐的，所以忘怀倒也没要紧，那天是雪后的下午。我其时住在东华门侧一条曲折的小胡同里，而G君所居更偏东些。我们雇了两辆“胶皮”，向着陶然亭去，但车只雇到前门外大外郎营。（从东城至陶然亭路很远，冒雪雇车很不便。）车轮咯咯吱吱的切碾着白雪，

留下凹纹的平行线，我们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门东，渐逼近车马纷填，兀然在目的前门了。街衢上已是一半儿泥泞，一半儿雪了。幸而北风还时时吹下一阵雪珠，蒙络那一切，正如疏朗冥蒙的银雾。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面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时，人家庭院里还堆着与土同色的雪，结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檐漏的滴搭，不终朝而消尽了。

言归正传。我们下了车，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炫眼的雪光愈白，栉比的人家渐寥落了。不久就远远望见清旷莹明的原野，这正是在城圈里耽腻了的我们所期待的。累累的荒冢，白着头的，地名叫做窑台。我不禁连想那"会向瑶台月下逢"①的所谓瑶台。这本是比拟不伦，但我总不住的那么想。

那时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们踯躅于白蓑衣广覆着的田野之间，望望这里，望望那里，都很象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为什么不见一个亭子呢？藏在里边罢？

到拾级而登时，已确信所测不误了。然踏穿了内外竟不见有什么亭子。幸而上面挂着的一方匾；否则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还是疑问，岂非是个笑话。江亭无亭，这样的名实乖违，总使我们怅然若失。我来时是这样预期的，一座四望极目的危亭，无碍无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宛如回旋的灯塔在银涛万沸之中，浅礁之上，亭亭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为城圈之中所习见而

① 唐李白《清平调》中语。

不一见的，则已往的名流觞咏，想起来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时雪又纷纷扬扬而下来，跳舞在灰空里的雪羽，任意地飞集到我们的粗呢氅衣上。趁它们未及融为明珠的时候，我即用手那么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渗进衣襟去。“下马先寻题壁字，”① 来来回回的循墙而走，咱们也大有古人之风呢。看看咱们能拾得什么？至少也当有如“白丁香折玉亭亭”② 一样的句子被传诵着罢。然而竟终于不见！可证“一蟹不如一蟹”这句老话真是有一点意思的。后来幸而觅得略可解嘲的断句，所谓“卅年戎马尽秋尘”者，从此就在咱们嘴里咕噜着了。

在曲折廓落的游廊间，当北风卷雪渺无片响的时分，忽近处递来琅琅的书声。谛听，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的。它对于我们十分亲密，因为和从前我们在书房里所唱出的正是一个样子的。这尽可以使我重温热久未曾尝的儿时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声里的温馨梦痕；并可以减轻北风的尖冷，抚慰素雪的飘零。换一句干脆点的话，就是在清冷双绝的况味中，它恰好给喝了一点热热酽酽的东西，使一切已凝的，一切凝着的，一切将凝的，都软洋洋弹着腰肢不自支持了。

书声还正琅琅然呢。我们寻诗的闲趣被窥人的热念给岔开了。从回廊下踅过去，两明一暗的三间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时尚未近黄昏；惟云天密吻，酿雪意的浓酣，阡陌明胸，积雪痕的寒皎，似乎全与迟暮合

① 宋周邦彦《清真集》中《浣溪沙》句。

② 我父亲从前在陶然亭见的雪珊女史的题壁诗：“柳色随山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字，只怕流莺不解听。”

缘，催着黄昏快些来罢。至屋内的陈设，人物的须眉，已尽随年月日时的迁移，送进茫茫昧昧的乡土，在此也只好从缺。几个较鲜明的印象，尚可片片掇拾以告诸君的，是厚的棉门帘一个；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黄色的《孟子》一册，上有银朱圈点，正翻到《离娄》篇首；照例还有白灰泥炉一个，高高的火苗窜着；以外……"算了罢，你不要在这儿写账哟！"

游览必终之以大嚼，是我们的惯例，这里边好象有鬼催着似的。我曾和我姊姊说过，"咱们以后不用说逛什么地方，老实说吃什么地方好了。"她虽付之一笑，却不斥我为胡闹，可见中非无故了。我且曾以之问过吾师，吾师说得尤妙，"好吃是文人的天性，"这更令我不便追问下去。因为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还要求它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学家说到电子，心理学家说到本能，生机哲学者说到什么"隐得而希"……

闲言少表。天性既不许有例外，谈到白雪，自然会归到一条条的白面上去。不过这种说法是很辱没胜地的，且有点文不对题。所以在江亭中吃的素面，只好割爱不谈。我只记得青汪汪的一炉火，温煦最先散在人的双颊上。那户外的尖风呜呜的独自去响。倚着北窗，恰好鸟瞰那南郊的旷莽积雪。玻璃上偶沾了几片鹅毛碎雪，更显得它的莹明不滓。雪固白得可爱，但它干净得尤好。酿雪的云，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总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飘着的雪花，上上下下，迷眩难分的尤为美满。脚步声听不到，门帘也不动，屋里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手都插在衣袋里，俏对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几方妙绝的素雪装成的

册页。累累的坟，弯弯的路，枝枝丫丫的树，高高低低的屋顶，都秃着白头，耸着白肩膀，危立在卷雪的北风之中。上边不见一只鸟儿展着翅，下边不见一条虫儿蠢然的动（或者要归功于我的近视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马足车尘了。惟有背后已热的瓶笙吱吱的响，是为静之独一异品；然依昔人所谓“蝉噪林逾静”①的静这种诠释，它虽努力思与岑寂绝缘终久是失败的哟。死样的寂每每促生胎动的潜能，惟万寂之中留下一分两分的喧哗，使就熄的赤灰不致以内炎而重生烟焰；故未全枯寂的外缘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这也无烦高谈妙谛，只当咱们清眠不熟的时光便可以稍稍体验这番悬谈了。闲闲的意想，乍生乍灭，如行云流水一般的不关痛痒，比强制吾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这想必有人能辨别的。

炉火使我们的颊热，素面使我们的胃饱，飘零的暮雪使我们的心越过越黯淡。我们到底不得不出去一走，到底不得不面迎着雪，脚踹着雪，齐向北快快的走。离亭数十步外有一土坡，上开着一家油厂；厂右有小小的断坟并立。从坟头的小碣，知道一个葬的是鹦鹉，一个名为香冢，想又是美人黄土那类把戏了。只是一件，油厂有狗，喜拦门乱吠。G君是怕狗的；因怕它咬，并怕那未必就咬的吠，并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是怯登土坡的，雪覆着的坡子滑滑的难走，更有点望之生畏。故我们商量商量，还是别去为妙。

① 北齐《颜氏家训》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又宋辛弃疾《稼轩词》中《祝英台近》序中也有这一段故事。

我们绕坡北去时，G君抬头而望（我记得其时狗没有吠）对我说，来年春归时，种些红杜鹃花在上面。我点点头。路上还商量着买杜鹃花的价钱。……现在呢，然而现在呢？我惆怅着夙愿的虚设。区区的愿原不妨孤负；然区区的愿亦未免孤负，则以外的岂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间早又见了三两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黯然的同云。说是酿雪，说是酿雪，而终于不来。这令我由不得追忆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一九二四，一，十二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重刊《浮生六记》序[1]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谈起此书，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确也有眩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

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两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

---

① 本文初载1924年8月18日《文学周报》第135期，题目为《〈浮生六记〉新序》，写作时间为“1924年2月27日”。收入北京霜枫社1924年5月版《浮生六记》时，题目为《重印〈浮生六记〉序》（二），写作时间署为“1923年2月27日”。后收入《杂拌儿》时，改题目为《重刊〈浮生六记〉序》，写作时间仍署“1923年”。又，《重印〈浮生六记〉序》（一）作于“1923年10月20日”，发表在1923年10月29日《文学》周报第94期。一般说第二篇序总不会作在第一篇序的前面，因此，推断本文的写作时间应为“1924年2月27日”。

《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固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

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

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顽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一九二三，二，二七，杭州城头巷。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湖楼小撷

一 春 晨

这是我们初入居湖楼后的第一个春晨。昨儿乍来，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湲的雨。今儿醒后，从疏疏朗朗的白罗帐里，窥见山上绛桃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艳欲流。因她尽迷离于醒睡之间，我只得独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时光，耳际再不闻沉厉的厂笛和慌忙的校钟，惟有聒碎妙闲的鸟声一片，密接着恋枕依衾的甜梦。人说“鸟啼惊梦”；其实这样说，梦未免太不坚牢，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始则耳有所闻，继则目有所见。这倒是较真确的呢。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犹满缀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绯赤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集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它的去时，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怅惜绯红的妖冶尽成虚掷了呢。谁都得感怅惘与珍重之两无是处。只是山后桃花似乎没有

觉得，冒着肥雨欣然半开了。我独瞅着这一树绯桃，在方棂内彷徨着。即如此，度过湖楼小住的第一个春晨。

一九二四，四，一。

二　绯桃花下的轻阴

轻阴和绯桃直是湖上春来时的双美。桃花仿佛茜红色的嫁衣裳，轻阴仿佛碾珠作尘的柔幂。它们固各有可独立之美，但是合拢来却另见一种新生的韶秀。桃花的粉霞妆被薄阴梳拢上了，无论浓也罢，淡也罢，总象无有不恰好的。姿媚横溢全在离合之间，这不但耐看而已，简直是腻人去想。但亦自知这种迷眩的神情，终久不会在我笔下舌端留余其万一的。反正今天，桃花犹开着，春阴也未消散，不妨自去领略它们悄默中的言说。再说一句，即使今年春尽，还有来年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湖上春光来时的双美，将永永和“孩子们”追嬉觅笑。尊贵的先生们，请千万不要厌弃这个称呼哟！虽说有限的酣恣，亦是有限的酸辛；但酸辛滋味毕竟要长哩。正在春阴里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你们自珍重，你们自爱惜！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你们如真不信，你们且觑着罢。春归一度，已少了一度。明年春阴挽着桃花姊妹们的赪红的手重来湖上，你们可不是今年的你们了，它们自然也不是今年的它们了。一切全都是新的。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了。

四，七。

三　楼头一瞬

在杭州近五年了，与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象哑子。即在那时，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曾被号为"销金锅"，又是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岂希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象我这样开头就抱了一阵狂歉，未免夸诞得好笑。湖山有灵，能勿齿冷？所以我的装哑，倒不消辩解得，一辩解可是真糟。说是由于才尽，已算谦退到十二分；但我本未尝有才，又何尽之有？岂非仍是变相的浮夸？一匹锦，一支彩笔，在我梦中吗也没有见，只是昏沉地睡。睡醒了起来，到晚上还依旧这么睡啊。

迁入湖楼的第一个早晨，心想今儿应当早早的起来，不要再学往常那么傻睡了。我住楼上，其上之重楼旁有小台。我就登临一望啊！这一望呀…………

我们的湖山，姿容变幻：
春之花，秋之月，
朝生晖，暮留霭；
水上拖一件惨绿的年少裙衫，
山前横一抹浓青的婵娟秀黛。
游人们齐说："去来，去来。"
我也道："去来，去来。"
双桨打呀打的，

打不破这弱浅漪澜；
划儿动啊动的，
支不住这销魂重载，

仪态万方的春光晨光，
备具于一瞬眼的楼头望。
只有和谐，
只有变换，
只有饱满。
创世者精灵的团凝，
又何用咱们的赞叹。

赞颂不当，继之以描摹；描摹不出，又回头赞颂一番；这正是鼯鼠技穷的实况。强自解嘲地说，以湖山别无超感觉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见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它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异而幻现其色相，至于亿万千千无穷的蕃变。它可又不象《西游记》上孙猴子的金箍棒，“以一化千千化万”的叫声“变”，回头还是一根。如捏着本体这意念，则它非一非多，将无所在；如解释得圆融些，它即一即多，无所不在。佛陀的经典上每每说，“作如是观”，实在是句顶聪明的话语。你不当问我及他，“我将看见什么？”你应当问你自己，“我要怎样看法？”你一得了这个方便，从污泥中可以挺莲花，从猪圈里可以见净土；（自然，我没有劝你闭着眼去否认事实，千万不可缠夹了。）何况以西湖为清嘉，时留稠叠的娇藕影子在你我他的心眼里的呢？

从右看去，葛岭兀然南向。点翠的底子渲染上丹紫黑黄的异彩，俨如一块织锦屏风。楼阁数重停峙山半。绝顶上停停当当立着一座怪俏皮，怪玲珑，怪端正的初阳台，仿佛是件小摆设，只消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挑得起来的。岭麓西迄于西泠。迤西及北，门巷人家繁密整齐。桥上卧着黄绛色的坦平驰道。道傍有几丛芳草，芊绵地绿。走着的，蹀着的，徘徊着的，笑语着的，成群搭淘的烧香客人。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莲毛蓝的布衫，项下挂的大半是深红老黄的布袋。桥堍以外，见苏堤六桥之第六名曰跨虹，作双曲线的弧拱。第五桥亦可望见。这儿更偏南了，上也有行人，只是远了，只见成为一桁，蚁似的往来。桑芽未生呢，所以望去也还了了。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条桥，总伤于过朴过黯。但借着堤旁的绿的草黄的菜花，看它横陈在碧波心窝里，真是不多不少，一条一头宽一头窄，黄绿蒙茸的腰带。新绿片段地搀接着，以堤尽而亦尽，已极我目了。草色入目，越远便越清新，越娇俏，越耐看的。从前人曾说什么“芳草天涯”，到身历此境，方信这绝非浪饰浮词，恰好能写出他在当年所感。“更行更远还生”。满眼的春光尽数寄在凭阑人的一望了。

从粗疏的轮廓固可窥见美人的容姿，但美人的美毕竟还全在丰神，丰神自无离容姿而独在之理，但包皮外相毕竟算不得骨子。泥胎，木刻，石琢的像即使完全无缺，超越世上一切所有的美，却总归不是肉的，人间的，我们的。它美极了，却和我有什么相干呢？故论西湖的美，单说湖山，不如说湖光山色，更不如说寒暄阴晴中的湖光山色，尤不如说你我他在寒暄阴晴中所感的湖光山色。湖的

深广，山的远近，堤的宽窄，屋的多少，……快则百十年，迟则千万年而一变。变迁之后，尚有记载可以稽考，有图画可以追寻。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谓“大同”。或早或晚，或阴或晴，或春夏，或秋冬，或见欢愉，或映酸辛；因是光的明晦，色的浓淡，情感的紧弛，形成亿万重叠的差别相，竟没有同时同地同感这么一回事。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谓“小异”。“同”究竟是不是大，“异”究竟是不是小，我也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同中求异是描摹一切形相者的本等。真实如果指的是不重现而言，那么，作者一日逼近了片段的真实的时候，（即使程度极其些微）自能够使他的作品光景常新，自能够使光景常新的作品确成为他的而非你我所能劫夺。

景光在一瞬中是何等的饱满，何等的谐整。现在却畸零地东岔一言，西凑一句，以追挽它已去的影。这不知有多傻！若说新生一境绝非重现，岂不将与造化同功？此可行于天才，万不可施之我辈的。只是文章通例，未完待续。我只得大着胆再往下写。

曹魏时的子建写“洛灵感焉”的姿致，用了“神光离合乍阴乍阳”这样八个字。即此一端，才思恐决不止八斗。但我若一字不易的以移赠西湖，则连一厘一毫的才思也未必有人相许的。同是一句话，初说是新闻，再说是赘语了。（从前报登科的，二报三报，不嫌其多，这何等的有趣；可惜鬼子们进来以后，此法久已失传了。）我之所以拿定主见，非硬抄他不可，实因西湖那种神情，除此以外实难于形容。你先记住，我遇它时是在春晨，是在雨后的春晨，是在宿云未散，朝雾犹浓，微阳耀着的春晨。阴

阳晴雨的异态在某一瞬间弥漫地动，在某一点上断续地变；因此湖上所具诸形相的光辉黯淡，明画朦胧，也是一息一息在全心目中跳荡无休。在这种对象之下，你逼我作静物描写，这不是要我作文，简直是要我的命。敝帚尚且有千金之享，我也不致如此的轻生。

但是一刹那，一地方的写生，我不好意思说不会。就是我好意思说，您也未必肯信的。只望你老别顶真，对付瞧着就得。湖光眩媚极了，绝非一味平铺的绿。（一见钩勒着的水，便拿大绿往上一抹，这总是不很高明的书法。）西湖的绿已被云收去了，已被雾笼住了，已被朝阳蒸散了。近处的水，暗蓝杂黄，如有片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缬射云日的银光；远处乱皱着老紫的条纹。山色恰与湖相称，近山带紫，杂染黄红，远则渐青，太远则现俏蓝了。处处更萦拂以银乳的朝云，为山灵添妆。面前连山作障，腰间共同搭着一绺素练的云光，下披及水面，蒙蒙与朝雾相融。顶上亦有云气盘旋，时开时合，峰尖随之而隐显。南峰独高，坳里横一团鱼状的白云。峰顶庙墙，（前年曾登过的）豁然不遮。远山亭亭，在近山缺处，孤峭而小，俏蓝中杂粉，想远在钱唐江边了。

云雾正密搂着，朝阳忽然在其间半露它娇黄的脸，自然要被它们狠狠的瞪着眼。这个情急已欲出，它两个死赖还不走，而轻清的风便是拨乱其间的小丑。阴晴本是风的意思，但今儿它老人家一点主意也没有，一点力气也没有，好象它特地为着送给我以庭院中的鸡啼，树林中的鸟语，大路上的邪许担子声音而来的；又好象故意爱惜船夫的血汗，使大船儿小划子在湖心里，只见挪移而不见动荡。

它毫不着力的自吹。春风的心力已软媚到入骨三分，无怪云雾朝阳都是这般妖娆弄姿，亦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

四，九。

四　日本樱花

记得往年到东京，挥汗游上野公园，只见樱树的嫩绿，不见樱花的娇绯。这追想起来，自有来迟之恨。但当时在樱树林下，亦未尝留一撮的徘徊，如往昔诗人的样子。于此见回忆竟是冤人的，又见因袭的癖趣必与外缘和会方才猖獗的。每当曼吟低叹时，我咒诅以往诗娼文丐的潮热潜沸在我待冷的血脉中。

回忆每有很鹘突的，而这次却是例外。今天，很早的早晨，在孤山的顶上，西泠印社中，文泉的南侧，朝阳的明辉里，清切拜见一树少壮的，正开着的樱花；遂涉想到昔年海外相逢，已伤迟暮的它的成年眷属来。我在湖上看樱花，此非初次，但独独这一次心上留痕。想是它的靓妆，我的慈醉，都已有"十分光"了。

柔条之与老干，含苞之与落英，未始不姿态万千，各成馨逸；可是如日方中的，如月方圆的，如春水方漪沦着的所谓"盛年"，毕竟最可贵哩！毕竟最可爱哩！婴儿和迟暮，在人间所钩惹的情怀无非第一味是珍惜，第二味是惆怅罢了，终究算不得抵不得真正的爱和贵。恕我譬喻得这样俗陋，浅绯深绛即妖冶极了，堂皇富丽总归要让还大红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我又何敢。只是今晨所见，春山之顶，清泉之旁，朝阳光影中这一株日本绯樱，树正

在盛年，花正在盛年；我虽不知所以赞叹，我亦惟有赞叹了。我于此体验到完全的美，爱和贵重是个什么样子的；顿然全身俯仰都不自如起来，一心瑟瑟的颤着，微微的敬着，轻轻的踯躅着，在洞彻圆明，娇繁盛满的绯赤光气之中央。

其时文泉之侧，除一树樱花一个我以外，只见有园丁在花下扫着疏落的残红，既不低眉凝注，也不昂首痴瞻，俯仰自如，心眼手足无不闲适；可证他才真是伴花爱花的人，象我这般竟无殊于强暴了。我蓦地如有所惊觉，在低徊中怅然自去。

也还有一桩要供诉的事。同在泉旁，距樱花西五七尺许，有一株倚水的野桃，已零落了；褪红的小瓣，紫色的繁须，前几天曾卖弄过一番的，今朝竟遮不住老丑了。我瞟了它一眼，绝不爱惜它。盛年之可贵如此！至少在强暴者的世界中心目中，盛年之可贵有如此！

四，十三。

五　西泠桥上卖甘蔗

《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每令我悠然神往于负着历史重载的石头城。虽然，南京也去过三两次，所谓烟花金粉的本地风光已大半销沉于无何有了。幸而后湖的新荷，台城的芜绿，秦淮的桨声灯影以及其余的，尚可仿佛惝恍地仰寻六代的流风遗韵。繁华虽随着年光云散烟消了，但它的薄痕倩影和与它曾相映发的湖山之美，毕竟留得几分，以新来游屐的因缘而隐跃跃悄沉沉地一页一页的重现了。至于说到人物的风

流，我敢明证杜十七先生的话真是冤我们的——至少，今非昔比。他们的狡诈贪庸差不多和其他都市里的人合用过一个模子的，一点看不出什么叫做“六朝烟水气”。从煤渣里掏换出钻石，世间即有人会干，但决不是我。我失望了！

倒是这一次西泠桥上所见虽说不上什么“六代风流”，但总使人觉得身在江南。这天是四月三日的午前，天气很晴朗，我们携着姑苏，从我们那座小楼向岳坟走去。紫沙铺平的路上，鞋底擦擦的碎响着。略行几十步便转了一个弯，身上微觉燥热起来。坦坦平平的桥陂迤逦向北偏西，这是西泠了。桥顶，西石栏旁放着一担甘蔗，有刨了皮切成段的，也有未去青皮留整枝的。还有一只水碗，一把帚是备洒水用的。最惹目的，担子旁不见挑担的人，仅有一条小板凳，一个稚嫩的小女孩坐着。——卖甘蔗？

看她光景不过五六岁，脸皮黄黄儿的，脸盘圆圆儿的，蓬松细发结垂着小辫。春深了，但她穿得“厚裹罗哆”的，一点没有衣架子，倒活象个老员外。淡蓝条子的布袄，青莲条子的坎肩，半新旧且很有些儿脏。下边还系着开裆裤呢。她端端正正的坐着。右手捏一节蔗根放在嘴边使劲的咬，咬下了一块仍然捏着——淋漓的蔗汁在手上想是怪粘的。左手执一枝尺许高，醉杨妃色的野桃，花开得有十分了。因为左手没得空，右手更不得劲，而蔗根的咀嚼把持愈觉其费力了。

你曾见野桃花吗？（想你没有不看见过的。）它虽不是群芳中的华贵，但当芳年，也是一时之秀。花瓣如晕脂的靥，绿叶如插鬓的翠钗，绛须又如钗上的流苏坠子。可笑它一到小小的小女孩手中，便规规矩矩的，倒学会一种

娇憨了。

至她并执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何处相逢?何时抛弃?……这些是我们所能揣知的吗？你只看她那翦水双瞳，不离不着，乍注即释，痴慧躁静了无所见，即证此感邻于浑然，断断容不得多少回旋奔放的。你我且安分些罢。

我们想走过去买根甘蔗，看她怎样做买卖。后一转念，这是心理学者在试验室中对付猴鼠的态度，岂是我们应当对她的吗？我们也分明携抱着个小孩呢。所以尽管姑苏的眼睛，巴巴地直盯着这一担甘蔗，我们到底哄了他，走下了桥。

在岳坟溜达了一荡，有半点来钟。时已近午，我们循原路回走，从西埯上桥，只见道旁有被抛掷的桃枝和一些零零星星的蔗屑。那个小女孩已过西泠南埯，傍孤山之阴，蹒跚地独自摸回家去。背影越远越小，我痴望着。……

走过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她的哥？——轻轻把被掷的桃花又检起来，耍了一回，带笑地喊："要不要？要不要？"其时作障的群青，成罗的一绿，都不言语了。他见没有应声，便随手一扬。一枝轻盈婀娜刚开到十分的桃花顿然飞堕于石阑干外。

我似醒了。正午骄阳下，悄峙着葱碧的孤山。妻和小孩早都已回家了，我也懒懒的自走回去。一路闲闲的听自己鞋底擦沙的声响，又闲闲的想："卖甘蔗的老吃甘蔗，一定要折本！孩子……孩子……"

四，十四。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与白采书[1]

白采先生：

我在此得有机缘评读尊作，不得不引为真的荣幸。初读此篇，即已讶其琼枝照眼，宝气辉然，愈读则愈爱。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于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我们在驿亭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读之。佩弦说，这作品的意境音节俱臻独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

现在述我的读后所得印象。我敢说，这诗是近来诗坛中杰作之一。必内蕴既深，方能奔放得这般浩瀚，这般苍莽。去年在沪时，某君告我，他不赞成把诗故意的拉长截短，他喜欢不长不短恰当好处的诗。这固然不错，无论长也罢，短也罢，若非自然，出于做作，便觉讨厌了。此作虽有六千言而绝不病冗长，正缘一气舒卷之故。我认此为真的长诗，绝非拉长的充数伪品。

在风格方面大略有几点特色：（1）不雕而朴，直写不描，故气象雄大。（2）有现代语言的自然音节，顿挫抑扬并妙。（3）诗中主人个性明活，显然自述其襟怀。思路之

---

① 本文初载1925年8月23日《文学周报》第187期，题目为《批评〈羸疾者的爱〉的一封信》，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时，改为现在的题目。

深刻，语意之沈痛，语气之坚决，正可作现代青年颓弛的药石。“高张生绝弦，声急由调起，”于此见之。以外更有一点，我所深佩的，是全诗四节章法重叠，而娓娓言之遂令人忘其复。这因为气机流利畅遂，而思想径路又本是回旋往复的，所以写来恰好。若中无所有，支支节节，描头画面，一字一句的堆垛起来，以成长篇，则颠仆殆事理之当然。总之，对于此诗之技术我无间言；但可贵的毕竟还是内容。灵感之深美既如此，则技术之佳妙反似不足论矣。前来书云，“愿痛删改”。我以“删改”犹可，“痛删改”则决不可。当时实感之遗痕，必须尊重爱惜之。以事后畸零地追摹之迹易其本来面目，私意以为未然。仅就字句间略饰即可矣。

真的文艺是一个完整，故不能枝节地多说什么，述其概要之感念如此耳。得睹名篇，如逢佳丽，钦迟之情，迥绝言喻。让我以一昧沈默，颂歌《羸疾者的爱》和它的尊贵的作者罢。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自西湖俞楼寄。

跋　语

这是与采君早期的通信——虽然算不得最初。那时我们尚互以“先生”相呼着，“甲子端午前一日”采来书曰：“平伯，我喜欢恰在夏历端午，你能接着我这张信，以后彼此把先生两个字取消，好么？”以后便兄啊君啊乱叫起来。

杭沪犹咫尺，我曾一度访他，而始终未见。就在下载

五月五日那信上说："前示有'虽未见面'之语，当然我们的见不见不算事，久不见逾妙！因不见反正仍想见也。"此虽妙语，亦无聊语也。何以见之？于我北去以后，他来信说：

"途远讯脯，所怀不易一一；何日把晤，尤驰系！若能作名山五岳之游，则当与足下携榼叩石，白眼青天而已矣！梦思千里，慨叹以之！

相见之愿渐切，岂谓竟成虚愿！

他最后寄我一书，是"自梧州草，至韶州寄，"用蓝铅笔写在明信片上，潦草之至，有"或乘兴一至京视见也。"方盼贸贸然而来，乃遽以病殁吴淞江上闻，吁！异哉！

尚无一见之欢，而已有人天之隔。以出世法言之，采君呢，应无所恨；惟在我，则决不能无所眷眷与怅怅的。年来所怀百端，安得逢人而道，更安得起采君于九原而诉之！追念畴昔，肆谈文艺，两心暗同，此乐固难常，特不料其竟如飘风也。

"南云凄断鸟飞迟。"幸寄语采君，"梦思千里"此恨宜偿也。

〔邮局注意〕无法投递，退还原处。

一九二八年三月末日。

附 采君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复书（节录）

承你带我的劣诗上火车与友同阅，此情趣可描画，不过仅为劣诗，二君太失身分耳。

…………

朱君说我诗中“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甚感知己之言，前沫若亦正有此语，因弟受尼采影响较多之故也。

尊札中“得睹名篇，如逢佳丽，钦迟之情，迥绝言喻。”妙语！该打！可惜尘姿陋质，不足当君宠爱耳。……谬承佳贶，魂梦渐恨！思我同心，在水一方。……（此删节号原有的）

五日鸡唱后天亮。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风化的伤痕等于零

自从读了佩弦君的《航船中的文明》（见他的集子《踪迹》，亚东出版）以后，觉得在我们这种礼义之邦，嘉范懿行，俯拾即是——尤其在一阴一阳，一男一女之间，风化所关之地。我们即使谦退到了万分，不以此傲彼鬼子，然而总可以掀髯自喜了。别人不敢知，至少当目今贞下起元的甲子年头，我是决不敢立异的。原来敝国在向来的列祖列宗的统治之下，男皆正人，女皆洁妇，既言语之不通，又授受之不亲；（鬼子诬为tabu，恨恨！）所以轩辕氏四万万的子孙，个个都含有正统的气息的。现在自然是江河日下了！幸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如佩弦君在航船中所见所闻只不过是沧海的一粟罢。——然而毕竟有可以令人肃然的地方。

一 什刹海

我别北京有一年了。重来之日，忙忙如丧家之犬，想寻觅些什么。忽忽过了半个多月，竟毫无所得。偶然有一晚，当满街荷花灯点着的时候，我和K。P。W。C。四君在什刹海闲步。这里有垂垂拂地的杨枝，有出水田田的荷

叶，在风尘匝地的京城里，到此总未免令人有江南之思。每于夏日，由警厅特许，辟为临时营业场。于是夹道的柳阴下，鳞次栉比的茶棚，森然植立，如行军的帐幕一般了。水面枝头的自然音乐，当然敌不过嘤郁的市声了。是不是杀风景？因我非雅兴的诗人，无意作此解答。我觉得坐在茶棚底下喝喝茶，未必不比呆呆的立着，悄对着杨柳荷花好个一点。“俗不可医哉！”

茶棚的第一特色，自然是男女分座了。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有了这种大防，真是恰当好处。我第一次到京，入国问禁，就知道有这醇美之俗，惊喜不能自休。无奈其他游玩场所——如中央公园城南游艺园等等——陆续都被那些狗男女给弄坏了。只剩城北一畸角的干净土，来慰怀古者的渴想。这固然寂寞极了。只聊胜于无耳。

今天，惊诧极了！W君告我，茶棚也开放了；居然也可以男女合座了。他是和他夫人同来的，所以正以得逢开禁为乐。但我呢，多少有点顽固癖——尤其当这甲子年头——不免愕然，继而怅然了。询其根由，原来只是一部分的开放，茶棚之禁令仍是依然，我听了这个，心头些微一松。

“茶”之一字似乎本身就含有维持风化的属性，我敢说地道的解释确是如此的。譬如在茶园中听戏，多少规则上要和到真光看电影不同；这是人人都有的经验。茶棚呢，亦复如此，毫无例外。喝茶总应当喝得规规矩矩，清清白白，若喝得浑淘淘哩，还象什么话！有人说：“八大胡同的茶室呢，岂非例外？”我正色道：“不然！不然！这正是风流事，自古已有之，与风化何干？”做文章总得

看清了题目，若一味东扯西拉，还成什么“逻辑”呢！

伤害风化的第一刀，实在不和茶相干呀。茶就是风化，如何许有反风化？这是至平常的道理。所以这一次什刹海的茶棚开禁，严格说来，简直是没有这么一回事。——您知道吗？风化等于茶了，反风化又等于什么呢？您说不出吗？笨啊！自然是咖啡呀！咖啡馆虽是茶棚的变相，但既名曰咖啡馆，则却也不能再以茶例相绳了。譬如蝴蝶是蛹变的，但到蝴蝶飞过粉墙时，还算是蛹的本领吗？自然不算数！以此推彼，名曰类推。

然而毕竟可恶啊！轻轻用了咖啡馆三个大字，便把数千年的国粹砍了一刀。鬼子何其可恶呢！象W君的夫妇同品咖啡，虽然已经不大高明，却也还情有可原。若另有什么X．Y．非夫妇也者而男女杂坐着，这真是“尚复成何事体”了。我不懂，禁止发行《爱的成年》《爱美的戏剧》的北京政府，竟坐视不救，未免有溺职之诮罢。

有人说，饮了咖啡，心就迷糊了，已是大中华民国化外之民了，（依泰戈尔喝英国人的牛肉茶之例推得）敝政府只好不管。这话却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照这说法，这种咖啡馆如长久存在着，便是一个绝好的中华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所在。社会学者固然不必杞忧了，而节制生育者的妄论，除了出乖露丑以外，更将无其他的依据了。——但我替W君夫妇着想，如他们万一都是爱国主义者，这一趟什刹海之游，却得不偿失哩。

二 津浦道中

过了两个礼拜，我搭乘津浦车南归，又发现了一桩似

乎有伤风化的事。向来津浦车中，只有头二等睡车。头等车的风纪如何，我不能悬揣，不敢论列，至二等车中，除非一家子包一房间，则向来取男女分列法的。本来，这是至情至理，同座喝茶且不能，何况同房睡觉。这本是天经地义，绝无考量之余地的。无奈近两年来，睡觉的需要竟扩充到了三等客人身上。（从前三等没有睡车，似乎是暗示三等客人原不必睡觉——或者是不配睡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怪事。可是，在这里就发生问题了。就是男女们还分不分呢？依我看，本来不成问题。二等客人要顾廉耻，难道做了三等客，便是贱骨头，应当寡廉鲜耻的吗？但是铁路人员，大概都是阶级主义的信徒，所以别有会心，毅然主张"不分"。于是——三等客人的脸皮就"岌岌乎其殆哉"了。

我自正阳门站登车后，房间差不多已占满了。只有一间，仅有男女两客——大约是夫妇——我便被茶房排入了。我无力抵抗这运命。因为我已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张绿色的睡票，自然不甘心牺牲。而且，从前有客车时，是不许睡；现在有睡车了，就非睡不可。（例如有一客从浦口到徐州，只要一下午便到，兀然的坐着；但他明明执着一张睡票，上写着"享用床位一夜"。我觉得有点异样。）加之我腹疾才好，本有求酣睡的需要。所以礼义廉耻且靠后一点。我便毅然入室，准备对着绿色的票子，高卧一宵了。

那两位同路的客人，骤见生客的来临，自然有点讨厌。但是，应当有六客的房间，他们俩便想占住，觉得力量本不够，所以也就退让了。双方些微的交谈了两句，（自

然是对着那男人说话，千万不可误会！）他们脸上憎厌的气息渐渐消散了。接着，又来了一个男客，也得受同一的待遇。依我默察，他们心理中似乎以四客一室为极大限度，决不再容第五客人进来。于是实行闭关主义。

到了天津东站，客又拥上了。其中有一个客人找不到铺位，非进来不可。门虽关着，但他硬把它拉开。茶房伴着他，把他塞进来。（依《春秋》笔法，当用纳字。）那两位客人有点愤怒了。（我和那一位，既非易损品，又非易损品之保护者，固然也很希望室内人少些，但却不开口。）男的开口拒绝他。理由是这样的：一房六客固然不错。但我们四人已买了四张睡票，把高低两层都占住了。如若再有第五客来，高低两层都没有他的地位，只有请到最高坐着的一法。在事实上，最高可是太高，巍巍然高哉，晚上高卧则可；若白天坐着，则头动辄要碰着天花板，发生蓬蓬的巨响；而脚又得悬着，荡来荡去，如檐前铁马，风里秋千，想起来决不得味。

这个诡辩足以战胜茶房而有余。（其实是错误的，票上明写着享床位一夜，则未及夜当然不能占有一个全床位。）无奈这位福建客人，热心于睡觉，热心于最高，和某三爷不相上下，竟把行李，连人一起搬进来了。其时那位有妇之夫，不免喃喃口出怨言，总是说，我有家眷！我有家眷！于是茶房不得不给他一点教训，说三等车中向不分男女的。自从抹了这一鼻子灰，他们脸上方有些怃然若失的样子，而安心做一双寡廉鲜耻的人。我其时深深的长叹，欲凄然泪下了。（居最高的那一位先生，后来始终挨着我们坐了，并未尝低头摔脚如上边所说的样子。）

这一桩事情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说礼教是中国人所独有，洋鬼子不能分享。但坐三等车的却未必都是“二毛子”。若以坐航船骡车的为中国人，坐火车轮船的为洋鬼子，则二三等的津浦车客同列于洋奴，何分彼此？若说有钱的人多思淫欲，所以要加防闲；则岂非穷人爬到富人头上去了。通乎不通？说来说去，还是上边的解释最为妥当。就是富人要脸，穷人不要脸；即使他偶然想要，也不许！从前三等客人都不要睡觉的，现在却已要睡了（从有睡车推知之），可见是一大进步。将来礼教昌明，一旦三等客人骤然发明了“脸”，并且急迫地需要它。那时津浦路局自然会因情制礼，给他们一个脸面，而定出一个男女的大防来。古人说：“衣食足而知礼义”。现在当改说，“睡觉足而知廉耻”了。三等客人发明睡觉，拢共不过两年多，就望他们并知廉耻，这本来太嫌早计了。反正，只要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睡得甜甜的，脸皮之为物即使终朝彻夜在那边摇撼着，又何妨乎？又何妨乎！至少鄙人不大介意这个的。若如我同车的一双佳偶，一个默默的说：“我是女人！我是女人！”一个喃喃的念：“我有家眷！我有家眷！”这种大傻瓜即吃个眼前亏，也算不了什么。总之，千句并一句，有钱始有脸，无钱则无脸。若没有钱而想要脸面，则是全然不可能的事情。或可在未来的乌托邦中去找，而我们大中华民国决非其地，一九二四年决非其时，断断乎是无可疑的。

从上记的两件琐事，读者们可以放下一百二十四个心，风化绝无受伤的危险。佩弦君所记的航船中的文明诚

哉十分卓越。而我所言却也并不推扳[①]。因为第一个例，是洋奴不知有风化；第二个例，是穷人不配有风化。以我所下的界说“风化是中华民国嫡系贵人的私有品”而言，则伤痕之为物殆等于零，而国粹的完整优越，全然没有例外了。记得同游什刹海的那一晚，P君发明了一种Zero Theory，这或者也可备一个例证吗？P君以为如何？

一九二四，七，二八，西湖。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① 推扳。南言“不及”之意。

芝田留梦记

湖上的华时显然消减了。“洞庭波兮木叶下。”何必洞庭，即清浅如西子湖也不免被渐劲的北风唤起那一种雄厉悲凉的气魄。这亦复不恶，但游人们毕竟只爱的是“华年”，大半望望然去了。我们呢，家于湖上的，非强作解人不可。即使有几个黄昏，遥见新市场的繁灯明灭，动了“归欤”之念，也只在堤头凝望而已。

在杭州小住，便忽忽六年矣。城市的喧阗，湖山的清丽，或可以说尽情领略过了。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了。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至于朝晖暮霭，日日相逢，却不可数计。这种清趣自然也有值得羡慕之处。——然而，啖甘蔗的越吃到根便越甜，我们却越吃下去越不是味儿了。这种倒啖甘蔗的生活法，说起来令人悒悒，却不是此地所要说的。

湖居的一年中，前半段是清闲极了，后半段是凄恻极了。凉秋九月转瞬去尽，冬又来了。白天看见太阳，只是这么淡淡的。脚尖蹴着堤上的碎沙，眼睛钉着树下成堆的黄叶。偶然有三三两两乡下人走过去，再不然便是邻居，

过后又寂然了。回去，家中人也惨怛无欢，谈话不出感伤的范围，相对神气索然。到图书馆去，无非查检些关于雷峰塔故事的书，出来一望，则青黛的南屏前，平添了块然的黄垄，千岁的醉翁颓然尽矣！

这还是碰着晴天呢，若下雨那更加了不得。江南的寒雨说有特具的丰神，如您久住江南的必将许我为知言。它的好处，一言蔽之，是能彻心彻骨的洗涤您。不但使你感着冷，且使它的冷从你骨髓里透泄出来。所剩下几微的烦冤热痛都一丝一缕地蒸腾尽了。惟有一味是清，二味是冷，与你同在。你感着悲哀了。原来我们的悲哀，名说而已，大半夹杂了许多烦恼。只有经过江南兼旬的寒雨洗濯后的心身，方才能体验得一种发浅碧色，纯净如水晶的悲哀。这是在北方睡热炕，喝白干，吃爆羊肉的人所难得了解的，他们将哂为南蛮子的癖气。

我宁耐着心情，不厌百回读似的细听江南的雨，尤其是洒落在枯叶上的寒雨，尤其是在夜分或平旦乍醒的时光，听那雨声的间歇的突发。

也是阴沉沉的天色，仿佛在吴苑西桥旁的旧居里。积雨初收，万象是十分的恬静，只浓酣的白云凝滞不飞，催着新雨来哩。萧寥而明瑟，明瑟而兼荒寒的一片场圃中，有菜畦，晚菘是怎样漂亮的；又有花径，秋菊是怎样憔悴的。环圃曲墙上的蛎粉大半剥落了。离墙四五尺多，离离地植着黄褐的梧桐，紫的柏，丹的枫，及其他的杂树。有几株已光光的打着颤，其余的也摇摇欲坠了。简截说，那旧家的荒圃，被笼络在秋风秋雨间了。

江南之子哟，你应当认识，并 应当appreciate那 江南。秋风来时，苍凉悲劲中，终含蓄着一种入骨的袅娜。你侧着耳，听落叶的嘶叫确是这般的微婉而凄抑，就领会到西风渡江后的情致了。一样的摇落，在北方是干脆，在我们那里是缠绵呢。这区别是何等的有趣，又是何等的重要。北方的朋友们如以此斥我们为软媚，则我是当仁不让的。

说起雨来，江南入夏的雨，每叫人起腻。所谓"梅子黄时雨"，若被所谓解人也者领略了去，或者又是诱惑之一。但我们这些住家人，却十中有九是讨厌它的。冬日的寒雨，趣味也是特殊的，如上所说。 惟 当 春秋佳日，微妙的尖风携着清莹的酥雨，洒洒剌剌的悠然来时，不论名花野草，紫蝶黄蜂同被着轻松松的沐浴，以后或得微云一罨，或得迟日一烘，氤氲出一种酣醉的杂薰；这种眩媚真是仪态万方，名言不尽的。想来想去，"照眼欲流"，倒是一种恰当的写法。若还不恍然，再三去审度它的神趣，那就嫌其唐突了。

今天，满城风雨的清秋节，似乎荒圃中有什么盛会，所以"冠裳云集"了。来的总是某先生某太太小姐之徒，谁耐烦替他们去唱名——虽然有当日的号簿可证。我只记一桩值得记的romance。

我将怎样告诉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 直 言 拜上，还是兜个圈子，跑荡野马呢？真令我两为难，说得老实了，恐怕你用更老实的耳朵去听，以致缠夹；目下老实人既这般众多，我不能无戒心。说得俏皮一点，固然不错，万一你又胡思乱想，横生误会，又怎样办呢？目今的"误会"两字又这样的时髦！这便如何是好？不说不行，只有

乱说，所谓“说到那里是那里”，“船到弯头自会直”，这种行文的秘诀，你的修辞学讲义上怕还未必有。

在圆朗的明月中，碧玉的天上漾着几缕银云，有横空一鹤，素翅盘旋，依依欲下；忽然风转雪移，斗发一声长唳，冲天去了。那时的我们凭阑凝望，见它行踪的飘泊，揣它心绪的迟徊，是何等的痛惜，是何等的渴想呢。你如有过这种感触，那么，下边的话于你是多余的——虽然也不妨再往下看。

遥遥的望见后，便深深的疑讶了。这不是C君吗？七八年前，在北京时，她曾颠倒过我的梦魂。只是那种闲情，以经历年时之久而渐归黯淡。这七八年中，我不知干了些什么生，把前尘前梦都付渺茫了。无奈此日重逢，一切往事都活跃起来，历历又在心头作奇热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不过是两个老头儿对唱个肥喏罢了，尚且肉麻到如此。何况所逢的是佳丽，更当冷清清的时节呢。

昔日的靓妆，今朝偏换了缟素衣裳；昔日的憨笑丰肌，今朝又何其掩抑消瘦，若有所思呢？可见年光是不曾饶过谁的，可见芳华水逝是终究没有例外的，可见“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这种哀感是万古不易磨灭的。幸而凭着翦翦秋水的一双眸子，乍迎乍送，欲敛未回，如珠走盘，如星丽天，以证她的芳年虽已在路上，尚然逡巡着呢。这是当年她留给我的惟一的眩惑哟！

她来在我先，搀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婢坐在前列。我远远的在后排椅上坐了。不知她看见我没有，我只引领凝视着。

当乐声的乍歇，她已翩然而举，宛转而歌了。一时笑语的喧哗顿归于全寂，惟闻沉着悲凉的调子，迸落自丹唇皓齿间，屡掷屡起，百折千回的绵延着。我屏息而听，觉得胸膈里的泥土气，渐渐跟着缥缈的音声袅荡为薄烟，为轻云了。心中既洞然无物，几忘了自己坐在那里，更不知坐得有多们久。不知怎的瞿然一惊，早已到了曲终人杳的时分，看见她扶着雏婢，傍着圃的西墙缓缓归去。

我也惘惘然走了罢！信步行去，出圃的东门，到了轿厅前，其时暂歇的秋雨，由萧疏而紧密，渐潺湲地倾注于承檐外，且泛滥于厅和门道间的院落里。雨丝穿落石隙，花花的作小圆的漩涡，那积潦之深可见了。

在此还邀得一瞬的逢迎，真是临歧的惠思啊。我看她似乎不便径跨过这积水的大院，问她要借油屐去吗。她点点头，笑了笑。我返身东行，向桐阴书舍里，匆匆的取了一双屐，一把油纸伞。再回到厅前，她已远在大门外。（想已等得不耐烦。）我想追及她。

惟见三五乘已下油碧帷的车子，素衣玄鬓的背影依依地隐没了。轮毂们老是溜溜的想打磨陀，又何其匆忙而讨厌呢。——我毕竟追及她。

左手搴着车帷，右手紧握她的手，幽抑地并坚决地说："又要再见啦！"以下的话语被暗滋的泪给哽咽住了。泪何以不浪浪然流呢？想它又被什么给挡回去了。只有一味的凄黯，迎着秋风，冒着秋雨，十分的健在。

冰雪聪明的，每以苦笑掩她的悲恻。她垂着眼，嗫嚅着："何必如此呢，以后还可以相见的。"我明知道她当我小孩子般看，调哄我呢；但是我不禁要重重的吻她的素手。

车骨碌，格辚辚的转动了，我目送她的渐远。

才过了几家门面，有一辆车打回头，其余的也都站住。又发生什么意外呢？我等着。

“您要的蜜渍木瓜，明儿我们那边人不得空，您派人来取罢。”一个从者扳着车帷这样说。

“这样办也好。你们门牌几号？”

他掏出一张黯旧的名片，我瞟了一眼，是“□街五十一号康□□铺”。以外忘了，且全忘了。

无厌无疲的夜雨在窗外梧桐的枝叶上又潇潇了。高楼的枕上有人乍反侧着，重衾薄如一张纸。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杭州湖上成梦，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在北京记此。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怪异的印象

当我儿时，只要一想起所谓“皇帝”，马上浮现出一个怪印象；就是一个穿黄的，而且是穿纯黄的人直挺挺的坐着，另外有几个人蒲伏着，战栗着。不管是夜半还是黎明，他总是这般坐着。至于所谓“皇帝”也者何以永不站起，永不躺倒，那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今日亦无由自白了。

这个印象是颇怪异，却怪异得合于情理；是十分荒唐，但又怎样的真实啊。生长于江南，未尝“瞻云就日”的我何以能有此？真是奇迹！最近溥仪（所谓皇帝）在日本馆时，尚有遗老之流天天去碰响头，足证我的儿时梦绝非虚幻了。

然这类贵大清国的往事原可不必提起了，——实在也应当注意的。至于敝中华民国的元首，所谓“我们的执政”也者又留给我辈细民怎样一个印象呢？自然是大不同了。——是吗？！

我在北池子某校有点功课，上星期五那一天是初次到校。我素性懒散极了，必挨到时间到了方走，而敝寓距校又不甚远，一出大街，就看见五步一兵，十步一警，森严夹卫着。我愕然，我又恍然：我的高邻快出门了，我竟躬

逢其盛！

如阅兵似的走过了东四牌楼，怎样的骄傲呢！可是终于被吆喝了。往前，不许；往后，不许；站住，还是不许。这可难办了。（我倒想得一个"善后"的办法；以后"我们执政"将出巡的那一天，预先在《政府公报》上用头号字登一通告——或者竟下一明令，禁止百姓们在街市上行走。如此，在"上头"想，庶乎可以肃静回避，无所遗憾；在"下头"想，也可以见机而作，不致于走了半截路，弄得进退维谷了；岂不两便？不知善后会议的诸公曾想到吗？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我既非《封神榜》中的土行孙，又非《西游记》中的孙大圣，如何能迎风销化了呢。——还是请教老总罢。"你说那儿去？"他们毕竟聪明，而且又讲人道，指给我们一个煤厂，叫把车拉进去。车把有一半露在门外，还是不依，必要全部进去了方好。内外之别如此谨严，古圣先贤之遗泽何其长耶？

听喇叭呜呜然，快来了罢？没有！听警笛溜溜的，这次来了罢？没有！煤厂里的人和车子，以被驱逐而越聚越多，都肃恭地伺候着。我们的执政姗姗而不来。

恭候已良久，我终没听见他们一句两句的闲言闲语，可见北京市民恭顺性绝对不容怀疑了，无论《京报副刊》上的讨论如何的热闹。

不知道为什么，大驾并未先行，而我们居然"有僭"了。这究竟太失体统，所以出厂才几步，又被吆喝而止于道左了。车夫是恭恭敬敬的站住，我也只得正襟危坐——下来反正走不了，鹄立何如安坐呢？

好容易对付了一阵，过街往北，绕道而行；耳后骤闻

军乐大振。赶快回头，一辆汽车两个（？）武士夹着，疾驰去了。这其中或有我们的执政在，但我终于无缘“识荆”。他是和活佛谈天去了。

我深深的吁了一口气，匆匆的到了校，上课的时间已过了一半，我迷迷胡胡的向学生们道歉。一转念，不禁哑然自笑。我有做执政代表的荣耀吗？

我以后想起“执政”来，永久是坐着大汽车，在许多兵士夹卫中狂奔着，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北京市民们——我也在内——老是这般恭恭敬敬的伺候着；无论是在黑夜还是在白天。十四年的民国建国史竟抵不住区区小孩子的癖气，您说我这人多们有出息！

（原载1925年8月23日《语丝》周刊
第19期，署名一公）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我写我的“中夏夜梦”罢。有些踪迹是事后追寻，恍如梦寐，这是习见不鲜的；有些，简直当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那更不用提什么忆了。这儿所写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该记得阴历六月十八这一个节日罢。它比什么寒食，上巳，重九……都强，在西湖上可以看见。

杭州人士向来是那么寒乞相的；（不要见气，我不算例外。）惟有当六月十八的晚上，他们的发狂倒很象有点彻底的。（这是鲁迅君赞美蚊子的说法。）这真是佛力庇护——虽然那时班禅还没有去。

说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话，我不否认它配有这称号。即此地所说的六月十八，其实也是个佛节日。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听说在六月十九，这句话从来远矣，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十八正是它的前夜。

三天竺和灵隐本来是江南的圣地，何况又恭逢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芳诞，——又用靓丽的字样了，死罪，死罪！——自然在进香者的心中，香烧

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这所谓“烧头香”。他们默认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烧香的早晚为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烧香不怕早。一来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说这多们费解。）于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不知是谁的诗我忘怀了，只记得一句，可以想象从前西子湖的光景，这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现在打桨于湖上的，却永无缘拜识了。云山是依然，但濒湖女墙的影子那里去了？我们凝视东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黄昏只是星星的灯火，虽亦不见得丑劣；但没出息的我总会时常去默想曾有这么一带森严曲折颓败的雉堞，倒印于湖水的纹寝里。

从前既有城，即不能没有城门。滨湖之门自南而北凡三：曰清波，曰涌金，曰钱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锁的。烧香客人们既要赶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则不得不设法飞跨这三座门。他们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学鸡叫，（这多们下作而且险！）只是隔夜赶出城。那时城外荒荒凉凉的，没有湖滨聚英，更别提西湖饭店新新旅馆之流了，于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强颜与湖山结伴了。好在天气既大热，又是好月亮，不会得受罪的。至于放放荷灯这种把戏，都因为惯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来的花头，未必真有什么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里，必要被官府（关城门）佛菩萨（做生日）两重逼迫着方始出来晃荡这一夜；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旧如此，我看还是惰性难除罢，不见得是彻底发泄狂气呢。

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只过了一个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北京。记得有一年上，正当

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动身北去的，莹环他们却在那晚上讨了一支疲惫的划子，在湖中飘泛了半晌。据说那晚的船很破烂，游得也不畅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毕竟使我愕然。

去年住在俞楼，真是躬逢其盛。是时和H君一家还同住着。H君平日兴致是极好的，他的儿女们更渴望着这佳节。年年住居城中，与湖山究不免隔膜，现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坟去定船。在平时泛月一度，约费杖头资四五角，现在非三元不办了。到十八下午，我们商量着去到城市买些零食，备嬉游时的咬嚼。我俩 和Y．L两小姐，背着夕阳，打桨悠悠然去。

归途车上白沙堤，则流水般的车儿马儿或先或后和我们同走。其时已黄昏了。呀，湖楼附近竟成一小小 的 市集。楼外楼高悬着炫目的石油灯，酒人已如蚁聚。小楼上下及楼前路畔，填溢着喧哗和繁热。夹道树下的小 摊 儿们，啾啾唧唧在那边做买卖。如是直接于公园，行 人 来往，曾无闲歇。偏西一望，从岳坟的灯火，瞥见人气的浮涌，与此地一般无二。这和平素萧萧的绿杨，寂寂的明湖大相径庭了。我不自觉的动了孩子的兴奋。

饭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来了一群女客，须得尽先让她们耍子儿；我们惟有落后了。H君是好静的，主张在西泠桥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荡桨。我们只得答应着；而且我们也没有船，大家感着轻微的失意。

西泠桥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们坐了一会儿，听远处的箫鼓声，人的语笑都迷蒙疏阔得很，顿遭逢一种凄寂，迥异我们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两三盏浮漾在湖面的荷

灯飘近我们，弟弟妹妹们便说灯来了。我瞅着那伶俜摇摆的神气，也实在可怜得很呢。后来有日本仁丹的广告船，一队一队，带着成列的红灯笼，沉填的空大鼓，火龙般的在里湖外湖间穿走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红意越宕越远越淡，我们以没有船赶它们不上，更添许多无聊。——淡黄月已在东方涌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们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儿渐高了，大家终于坐不住，一个一个的陆续溜回俞楼去。H君因此不高兴，也走回家。那边倒还是热闹的。看见许多灯，许多人影子，竟有归来之感，我一身尽是俗骨罢？嚼着方才亲自买来的火腿，咸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们不久散尽了，船儿重系于柳下，时候虽不早，我们还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兴致来："我们去。我们快去罢！"

红明的莲花飘流于银碧的夜波上，我们的划子追随着它们去。其实那时的荷灯已零零落落，无复方才的盛。放的灯真不少，无奈抢灯的更多。他们把灯都从波心里攫起来，摆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踌躇满志而去。到烛烬灯昏时，依然是条怪蹩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却非常寥落；这真是杀风景。"摇摆，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画舫不如秦淮河的美丽；只今宵一律妆点以温明的灯饰，嘹亮的声歌，在群山互拥，孤月中天，上下莹澈，四顾空灵的湖上，这样的穿梭走动，也觉别具丰致，决不弱于她的姊妹们。用老旧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风"，秦淮河的是"闺房之秀"。何况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风雨来时还不免虚

度了。

公园码头上大船小船挨挤着。岸上石油灯的苍白芒角，把其他的灯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们不如别处去。我们甫下船时，远远听得那边船上正缓歌《南吕懒画眉》，等到我们船拢近来，早已歌阑人静了，这也很觉怅然。我们不如别处去。船渐渐的向三潭印月划动了。

中宵月华的皎洁，是难于言说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动着的歌声人语，灯火的微芒，合拢来却晕成一个繁热的光圈儿围裹着它。我们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时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兴奋，多一半的怅惘，软软地跳动着。灯影的历乱，波痕的皴皱，云气的奔驰，船身的动荡……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梦的惟一象征，故在当时已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灯歌又烂漫起来，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绕这小洲而游，渐入荒寒境界；上面欹侧的树根，旁边披离的宿草，三个圆尖石潭，一支秃笔样的雷峰塔，尚同立于月明中。湖南没有什么灯，愈显出波寒月白；我们的眼渐渐饧涩得抬不起来了，终于摇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们的归船。记得从前H君有一断句是"遥灯出树明如柿"，我对了一句"倦桨投波密过饧"；虽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却也正好。我们转船，望灯火的丛中归去。

梦中行走般的上了岸，H君夫妇回湖楼去，我们还恋恋于白沙堤上尽徘徊着。楼外楼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尚未散尽。路上行人三三五五，络绎不绝。我们回头再往公园方面走，泊着的灯船少了一些，但也还有五六条。其中有

一船挂着招帘，灯亦特别亮，是卖凉饮及吃食的，我们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舱端坐着一个华妆的女郎，虽然不见得美，我们乍见，误认她也是客人，后来不知从那儿领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论如何的疲惫无聊，总得拚到东方发白才返高楼寻梦去；我们谁都是这般期待的。奈事不从人愿，H君夫妇不放心儿女们在湖上深更浪荡，毕竟来叫他们回去。顶小的一位L君临去时只咕噜着："今儿玩得真不畅快！"但仍旧垂着头踱回去了。只剩下我们，踽踽凉凉如何是了？环又是不耐夜凉的。"我们一淘走罢！"

他们都上重楼高卧去了。我俩同凭着疏朗的水泥栏，一桁楼廊满载着月色，见方才卖凉饮的灯船复向湖心动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还支撑着倦眼端坐着呢，我俩同时作此想。叮叮当，叮叮冬，那船在西倾的圆月下响着。远了，渐渐听不真，一阵夜风过来，又是叮……当，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阔，连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来也朦胧得甚于烟雾。才想转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踌躇了一步，于是箭逝的残梦俄然一顿，虽然马上又脱镞般飞驶了。这场怪短的"中夏夜梦"，我事后至今不省得如何对它。它究竟回过头瞟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它。喜欢它吗？不，一点不！

一九二五，四，十三，作于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吴歌甲集》序

颉刚属我为这书做序，遂草草的写了。

我的意中，以为方言文学不但是已有的，而且是应有的。现在人口中所说的大都是庞杂的方言，为什么不让他写在笔下呢？譬如作一小说，写一苏州耕田的人，对他母亲“您哪”“您哪”的呼唤着，侧耳听之，宁非怪事？

作小说固有特别的情形，至其他创作，使用的工具原可以随便的，用雅正的文言，或用崭新的国语，或用土气的方言，或用外国文，或用“爱斯不难读”……都可以。但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小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们最亲切稔熟，于我们无丝毫的隔膜，能显示我们的性情面目。说这话的神气，自然离“漂亮”“流利”“简洁”等等差得远；可是，你既一不做演说者，二不做雄辩者，三不做外交官，四不做国语大家，五不做太太小姐们的情人，……为什么抛却你髫年的伴侣力趋时髦呢？你如要学学雅正的文言，以取媚于《老虎》，吾无间然。若还无意于此，我敢奉劝勿必。

苏杭谁是我的故乡呢？不知道！比较起来，住苏州十

六年不为不久，而“苏白”蹩脚得可以。吴歌虽然耳熟，但对于颉刚所结集的《吴歌甲集》，又好意思讲什么呢？隔靴搔痒的恭维，他未必爱听，还是发议论罢。

原始的诗与歌谣不分家，我却以为即到现在，它们的分界也非绝对的。即如此集所收名为山歌，却尽有好诗。没诗意的歌谣固然多，但展开“名家”的集子，没诗意的诗文又何尝少了。歌谣流行于民间，以土话写的；诗流行于士大夫间，以文言或国语写的。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我们立刻明白诗歌原始的意味来。

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若听其散漫泯灭，真万分可惜。在此不得不感谢颉刚编次之 功 了。（儆序终于恭维，这是师师相传的程式，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孔子若生于千年之后，安见十五国风之外，不另有一《吴风》呢？有厚望焉！此序。

一九二五，八，二十一。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梦　　游

月日，偕友某夜泛湖上。于时三月，越日望也。月色朦胧殊不甚好。小舟欹侧袅娜，如梦游。引而南趋，南屏黛色于乳白月芒下扑人眉宇而立。桃杏罗置岸左，不辨孰绯孰赤孰白。着枝成雾淞，委地疑积霰。花气微婉，时翩翩飞度湖水，集衣袂皆香，淡而可醉。如是数里未穷。南湖故多荷芰，举者风盖，偃者水衣。舟出其间，左萦右拂，悉飒不宁贴，如一怯书生乍傍群姝也。行不逾里，荷塘柳港转盼失之，惟柔波汩汩，拍桨有声，了无际涯，渺然一白，与天半银云相接。左顾，依约青峰数点出月雾下，疑为大力者推而远之，凝视仅可识。凉露在衣，风来逐云，月得云罅，以娇脸下窥，圆如珍珠也；旋又隐去，风寒逼人，湖水大波。回眺严城，更漏下矣。

月，山阴偏门舟次忆写。

写这篇文章的因缘，在此略叙一下。十四年八月间得一梦，梦读文两篇，其一记雕刻的佛像二，姿态变幻，穷极工巧；其二记游西湖，亦殊妍秀。醒来其文悉不可诵，然意想固犹时时浮涌着，就记下了较易省忆的一篇，即此是。篇中间亦有后来臆加的，如"南湖故多荷芰"一节

是，然大体的意境，总与梦中的文境不远。至于要写文言，因为梦中所见本是古文，遂不得不力加摹拟。这却不是想去取媚"老虎"，千万别误会。临了我还要讲一笑话：就是这文脱稿以后，不署姓名，叫朋友们去猜。他们说大约是明人作的，至迟亦在清初。可差得太多了！这三个朋友中，有两位实是我的老师，那令我更加惶恐了。谁呢？您猜猜看。还有几句附加的话，本文末一行所记，写文的地和时，亦是梦中的影子，万不可据为考据的张本。所谓"月"，乃指在月下写记，并非某月的缺文。我觉得这种记时间的方法很好顽，虽然古已有之。您不记得吗？《武家坡》中有所谓"薛平贵，在月下，修写书文"，这便是一个再好没有的先例了！

廿六日在北京东城记。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城　站

读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以后，(文载《我们的六月》)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

以下自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见《忆》的跋)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您如聪明的，必觉得我的话虽娓娓可听，却还有未尽然者；我其时家于杭州呢。在上海作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尘般的压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适的梦境悠悠然幻现于眼前了。当街灯乍黄时，身在六路圆路的电车上，安得不动"归欤"之思？于是一个手提包，一把破伞，又匆

促地搬到三等车厢里去。火车奔腾于夜的原野，喘吁吁地驮着我回家。

在烦倦交煎之下，总快入睡了。以汽笛之尖嘶，更听得茶房走着大嚷："客人！到哉；城站到哉！"始瞿然自警，把手掠掠下垂的乱发，把袍子上的煤灰抖个一抖，而车已慢慢的进了站。电灯迫射惺忪着的眼，我"不由自主"的挤下了车。夜风催我醒，过悬桥时，便格外走得快。我快回家了！

不说别的，即月台上两桁电灯，也和上海北站的不同；站外兜揽生意的车夫尽管粗笨，也总比上海的"江北人"好得多了。其实西子湖的妩媚，城站原也未必有分。只因为我省得已到家了，这不同岂非当然。

她的寓所距站只消五分钟的人力车。我上车了，左顾右盼，经过的店铺人家，有早关门的，有还亮着灯的，我必要默察它们比我去时，（那怕相距只有几天）有何不同。没有，或者竟有而被我发见了几个小小的，我都会觉得欣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欣欣然。

到了家，敲门至少五分钟。（我不预报未必正确的行期，看门的都睡了。）照例是敲得响而且急，但也有时缓缓地叩门。我也喜欢夜深时踯躅门外，闲看那严肃的黑色墙门和清净的紫泥巷陌。我知道的确已到了家，不忙在一时进去，马上进去果妙，慢慢儿进去亦佳。我已预瞩有明艳的笑，迎候我的归来。这笑靥是十分的"靠得住"。

从车安抵城站后，我就体会得一种归来的骄傲，直到昂然走入自己常住的室为止。其间虽只有几分钟，而这区区的几分钟尽容得我的徘徊。仿佛小孩闹了半天，抓得了

糖，却不就吃，偏要玩弄一下，再往嘴里放。他平常吃糖是多们性急的；但今天因为“有”得太牢靠了，故意慢慢儿吃，似乎对糖说道：“我看你还跑得了吗？”在这时小孩是何等的骄傲，替他想一想。

城站无异是一座迎候我的大门，距她的寓又这样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欢笑便在我怀中了。无论在那一条的街巷，那一家的铺户，只要我凝神注想，都可以看见她的淡淡的影儿，我的渺渺的旧踪迹。觉得前人所谓“不怨桥长，行近伊家土亦香”。这个意境也是有的。

以外更有一桩可笑的事：去年江浙战时，我们已搬到湖楼，有一天傍晚，我无端触着烦闷，就沿着湖边，直跑到城站，买了一份上海报，到站台上呆看了一会来往的人。那么一鬼混，混到上灯以后，竟脱然无累的回了家。环很惊讶，我也不明白所以然。

我最后一次去杭州，从拱宸桥走，没有再过城站。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人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萦心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骄矜吗？不呢？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味老年人的惆怅，我又希罕它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我将奈何！真的，您来！我们仔细商量一下：我究竟要不要再到杭州去，尤其是要不要乘那班夜车到杭州城站去，下车乎？不下车乎？两为难！我看，还是由着它走，到了闸口，露宿于钱塘江边的好。城闉巷陌中，自然另外有人做他们的好梦，我不犯着讨人家的厌。

“满是废话，听说江南去年唱过的旧戏，又在那边新排了，沪杭车路也不通了，您到那儿去？杭州城站吗？”

一九二五年十月六日，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清　河　坊

山水是美妙的俦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它和我们平素十二分稔熟，自从别后，竟毫不踌躇，蓦然闯进忆之域了。我们追念某地时，山水的清音，其浮涌于灵府间的数和度量每不敌城市的喧哗，我们太半是俗骨哩！（至少我是这么一个俗子。）白老头儿舍不得杭州，却说"一半勾留为此湖"，可见西湖在古代诗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儿呢？谁知道是什么！这更使我胆大，毅然于西湖以外，另写一题曰"清河坊"。读者若不疑我为火腿茶叶香粉店作新式广告，那再好没有。

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我没有那种收集零丝断线织成无缝天衣的本领，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这种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又觉得非说不可。环问我："这种窘题，你将怎么做？"我答："我不知道怎样做，我自信做得下去。"

人和"其他"外缘的关联，打开窗子说亮话，是没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所谓人间便是。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在此我想注释我在《鬼劫》中一句费解的话："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

离题已远，快回来吧！我自述鄙陋的经验，还要"象煞有介事"，不又将为留学生所笑乎？其实我早应当自认这是幻觉，一种自骗自的把戏。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这种幻觉怎样构成的。这或者虽在通人亦有所不弃罢。

这儿名说是谈清河坊，实则包括北自羊坝头，南至清河坊这一条长街。中间的段落各有专名，不烦枚举。看官如住过杭州的，看到这儿早已恍然；若没到过，多说也还是不懂。杭州的热闹市街不止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逼窄得好，竟铺石板不修马路亦好，认它为 typical 杭州街。

我们雅步街头，则砣磴砣磴地石板怪响，而大嚷"欠来！欠来！"的洋车，或前或后冲过来了。若不躲闪，竟许老实不客气被车夫推搡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肃然退避了。天晴还算好；落雨的时候，那更须激起石板注隙的积水溅上你的衣裳，这真糟心！这和被北京的汽车轮子溅

了一身泥浆是彷佛的；虽然发江南热的我觉得北京的汽车是老虎，(非彼老虎也！) 而杭州的车夫毕竟是人。你拦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两声，推你一把，不至于如北京的高轩哀嘶长唳地过去，似将要你的一条穷命。

那怕它十分喧阗，悠悠然的闲适总归消除不了。我所经历的江南内地，都有这种可爱的空气；这真有点儿古色古香。

我在伦敦纽约虽住得不久，却已嗅得欧美名都的忙空气；若以彼例此，则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闲散而何？

我们雅步街头，虽时时留意来往的车子，然终不失为雅步。走过店窗，看看杂七杂八的货色，一点没有Show Window的规范，但我不讨厌它们。我们常常去买东西，还好意思摔什么"洋腔"呢？

我俩和娴小姐同走这条街的次数最多，她们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则瞎跑而已。有几家较熟的店铺差不多没有不认识我们的。有时候她们先到，我从别处跑了去，一打听便知道，我终于会把她们追着的。大约除掉药品书报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么钱，而她们所买绝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带回了家，挨到上灯的时分。若今天买的东西少，时候又早，天气又好，往往雇车到旗下营去，从繁热的人笑里，闲看湖滨的暮霭与斜阳。"微阳已是无多恋，更苦遥青著意遮。"我时时看见这诗句自己的影子。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饺是佩弦以诗作保证的，我所以时常去买来吃。叫她们吃，她们以在路上吃为不雅而

不吃；常被我一个人吃完了。油酥饺冰冷的，您想不得味罢。然而我竟常买来吃，且一顿便吃完了。您不以为诧异吗？不知佩弦读至此如何想？他不会得说："这是我一首诗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领真太差，有些新鲜的果子，藏在怀中几年之后，不但香色无复从前，并且连这些果子的名目，形态，影儿都一起丢了。这真是所谓"抚空怀而自惋"了。譬如提到清河坊，似有层层叠叠感触的张本在那边，然细按下去，便觉洞然无物。即使不是真的洞然，也总是说它不出。在实际上，"说不出"与"洞然"的差别，真是太小了。

在这狭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可是坚且滑的石板上，使我们的肉眼怎能辨别呢？况且，江南的风虽小，雨却豪纵惯了的。暮色苍然下，飒飒的细点儿，渐转成牵丝的"长脚雨"，早把这一天走过的千千人的脚迹，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刷个干净。一日且如此，何论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论经年呢！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见吗？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云如斯；云水无心，"人"却多了一种荒唐的眷恋，非自寻烦恼吗？若依颉刚的名理推之，烦恼是应当自己寻的；这却又无以难他。

我由不得发两句照例的牢骚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贵，这是自己证明的真实。梦阑酒醒，还算个什么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梦之中央。我们的脚步踏在土泥或石上，我们的语笑颤荡在空气中，这是何等的切实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回首有凄悱的颜色，那时候的想头才最没有出

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妒羡他人的好梦。去了的谁挽得住，剩一双空空的素手；妒羡引得人人笑，我们终被拉下了。这真觉得有点犯不着，然而没出息的念头，我可是最多。

匆匆一年之后，我们先后北来了。为爱这风尘来吗？还是逃避江南的孽梦呢？娴小姐平日最爱说“窝逸”。破烂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时闻瑟缩的枯叶打抖，尖厉的担儿吆喝，沉吟的车骨碌的话语，一灯初上，四座无言；她仍然会说“窝逸”吗？或者斗然猛省，这是寂寞长征的一尖站呢？我毕竟想不出她应当怎样着想方好。

我们再同步于北京的巷陌，定会觉得异样；脚下的尘土，比棉花还软得多哩。在这样的软尘中，留下的踪迹更加靠不住了，不待言。将来万一，娴小姐重去江南，许我谈到北京的梦，还能如今日谈杭州清河坊巷这样的洒脱吗？“人到来年忆此年。”想到这里，心渐渐的低沉下去，另有一幅飘零的图画影子，烟也似的晃荡在我眼下。

话说回来，干脆了当！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十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我爱诵父亲的诗句：

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

一九二五，十，二三，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6 月版《燕知草》）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听说您的漫画要结集起来和世人相见，这是可欢喜的事。属我作序，惭愧我是门外汉，真是无从说起。只以短笺奉复，象篇序，象篇跋，谁知道？

我不曾见过您，但可以说是认识您的，我早已有缘拜识您那微妙的心灵了。子恺君，您的轮廓于我是朦胧的，而您的心影我是厮熟的。从您的画稿中，曾清清切切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儿，我如何不见呢？将心比心，则《漫画》刊行以后，它会介绍无量数新朋友给您，一面又会把您介绍给普天下的有情眷属。“乐莫乐兮新相知。”我由不得替您乐了。

除此以外，我能说什么呢？但是，你既在戎马仓皇的时节老远地寄信来，似乎要钩引我的外行话，我又何能坚拒？

中国的画与诗通，在西洋似不尽然。自元以来，重士大夫画，其蔽不浅，无可讳言。惟从另一方面看，元明的画确在宋院画以外别开生面。其特长便是融诗入画。画中有诗是否画的正轨，我不得知；在我，确喜欢这个。它们更能使我邈然意远，悠然神往。

您是学西洋画的，然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自在。看！只是疏朗朗的几笔，然物类神态毕入彀中了。这决非我一人的私见，您尽可以信得过。

一片的落花都有人间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看”画是杀风景的，当曰“读”画。您的画本就是您的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重印《人间词话》序

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此书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吾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自来诗话虽多，能兼此二妙者寥寥；此《人间词话》之真价也。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昧，不以少而忽之。

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特其耐人寻昧之力或顿减耳。明珠翠羽，俯拾即是，莫非瑰宝；装成七宝楼台，反添蛇足矣。此日记短札各体之所以为人爱重，不因世间曾有 masterpieces，而遂销声匿迹也。

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有隔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评衡论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颇思得暇引申其义，却恐“佛头著粪”，遂终于不为；今朴社同人重印此书，遂缀此短序以介绍于读者。

一九二六，二，四。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春　来

“假定冬天来了，春天还能远吗？”您也将遥遥有所忆了。——虽然，我是不该来牵惹您的情怀的。

然而春天毕竟会来的，至少不因咱们不提起它而就此不来。于是江南的莺花和北地的风尘将同邀春风的一笑了。我们还住在一个世界上哩！

果真我们生长在绝缘的两世界上，这是何等好！果真您那儿净是春天，我这儿永远是冰，是雪，是北风，这又何等好。可惜都不能！我们总得感物序之无常，怨山河之辽廓，这何苦来？

微吟是不可的，长叹也是不可的，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于您也不大合式的罢，“更加要勿来。”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把以前的噩梦渐渐笼上一重乳白的轻绡，更由朦胧而渺茫，由渺茫而竟消沉下去，那就好了！夫了者好也，语不云乎？

谁都懂得，我当以全默守新春之来。可恨我不能够如此哩。想到天涯海之角，许有凭阑凝想的时候，则区区奉献之词，即有些微的唐突，想也是无妨于您那春风的一笑的。

丁卯立春前十一日。

（选自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版《燕郊集》）

眠　　月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

一　楔　　子

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凑泊的罢。这是一种顶躲懒顶顽皮的说法，至少于我有点对胃口。回首旧尘，每疑诧于它们的无端，究竟当年是怎么一回事，固然一点都说不出，只惘惘然独自凝想而已。想也想不出什么来，只一味空空的惘惘然罢。

即如今日，住在这荒僻城墙边的胡同里，三四间方正的矮屋，一大块方正的院落，寒来暑往，也无非冰箱撤去换上泥炉子，夏布衫收起找出皮袍子来，……凡此之流不含胡是我的遭遇。若说有感，复何所感？若说无所感，岂不呜呼哀哉耶！好在区区文才的消长，不关乎世道人心，“理他呢”！

无奈昔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颇有点儿sentimental。伤春叹夏，当时几乎当作家常便饭般咬嚼。不怕“寒尘”，试从头讲起。

爱月眠迟是老牌的雅人高致。眠月呢，以名色看总不失为雅事，而事实上也有未必然的。在此先就最通行的

说，即明张岱所谓“杭州人避月如仇”，也是我所说的。“到月光遍浸长廊，我们在床上了；到月光斜切纸窗，我们早睡着了。”再素朴点，月亮起来，纳头困倒，到月亮下去，骨碌碌爬起身来。凡这般眠月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永远不用安眠药水的。我有时也这么睡，实在其味无穷，名言不得。（读者们切不可从字夹缝里看文章，致陷于不素朴之咎。）你们想，这真俗得多们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岂不很好。管它月儿是圆的是缺的，管它有没有蟾蜍和玉兔，有没有娇滴滴梅兰芳式的嫦娥呢。听说有一回庭中望月，有一老妈诧异着：“今儿晚上，月亮怎么啦！”（怎字重读）懂得看看这并不曾怎么的月亮就算得雅人吗？不将为老妈子所笑乎！

二 正 传

湖楼几个月的闲居，真真是闲居而已，绝非有意于混充隐逸。惟湖山的姝丽朝夕招邀，使我们有时颠倒得不能自休。其时新得一友曰白采，既未谋面，亦不知其家世，只从他时时邮寄来的凄丽的诗句中，发见他的性情和神态。

老桂两株高与水泥阑干齐。凭阑可近察湖的银容，远挹山的黛色。楼南向微西，不遮月色，故其升沉了无翳碍。有时被轻云护着，廊上浅映出乳白的晕华；有时碧天无际，则遍浸着冰莹的清光。我们卧室在楼廊内，短梦初歇，每从窗棂间窥见月色的多少，便起来看看，萧萧的夜风打着惺忪的脸，感到轻微的瑟缩。静夜与明湖悄然并卧于圆月下，我们亦无语倦而倚着，终久支不住饧软的眼，撇了它们重寻好梦去。

其时当十三年夏，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来附有诗词，而《渔歌子》尤绝胜，并有小语云："足下与阿环亦有此趣事否？"所谓"爱月近来心却懒，中宵起坐又思眠"，我们俩每吟讽低徊不能自已。采君真真是个南国"佳人"！今则故人黄土矣！而我们的前尘前梦亦正在北地的风沙中飘荡着沉埋着。

江南苦夏，湖上尤甚。浅浅的湖水久曝烈日下，不异一锅温汤。白天热固无对，而日落之后湖水放散其潜热，夹着凉风而摇曳，我们脸上便有乍寒乍热的异感。如此直至于子夜，凉风始多，然而东方快发白了，有酷暴的日头等着来哩。

杭州山中原不少清凉的境界，若说严格的西湖，避暑云何哉，适得其反。且不论湖也罢，山也罢，最惹厌而挥之不去的便是蚊子。好天良夜，明月清风，其病蚊也尤甚。我在以下说另一种的眠月，听来怪甜蜜，钩人好梦似的。却不要真去做梦，当心蚊子！（我知道采君也有同感的，从他的来信看出来。）

月影渐近虚廊，夜静而热终不减，着枕汗便奔涌，觉得夜热殆甚于昼，我们睡在月亮底下去，我们浸在月亮中间去。然而还是困不着，非有什么"不雅之间"也，（用台湾的典故，见《语丝》一四八）尤非怕杀风景也，乃真睡不着耳。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要玩月哩。榻下明晃晃烧着巨如儿指的蚊香，而他们的兴味依然健朗，我们其奈之何！正惟其如此，方得暂时分享西子湖的一杯羹和那不用一钱买的明月清风。

碧天银月亘古如斯。陶潜李白所曾见，想起来未必和

咱们的很不同，未来的陶潜李白们如有所见，也未必会是红玛瑙的玉皇御脸，泥金的兔儿爷面孔罢。可见“月亮怎么啦！”实具颠扑不破的胜义，岂得以老妈子之言而薄之哉！

就这一端论，千万年之久，千万人之众，其同也如此其甚。再看那一端，却千变万化，永远说不清楚。非但今天的月和昨天的月，此刹那和彼刹那的月，我所见，你所见，他所见的月……迥不相同已也；即以我一人所见的月论，亦缘心象境界的细微差别而变，站着看和坐着看，坐着看和躺着看，躺着清切地看和朦胧地看，朦胧中想看和不想看的看……皆不同，皆迥然不同。且决非故意弄笔头。名理上的推论，趣味上的体会，尽可取来互证。这些差别，于日常生活间诚然微细到难于注意，然名理和趣味假使成立，它们的一只脚必站在这渺若毫芒，分析无尽的差别相上，则断断无疑。

我还是说说自己所感罢。大凡美景良辰与赏心乐事的交并（玩月便是一例），粗粗分别不外两层：起初陌生，陌生则惊喜颠倒；继而熟脱，熟脱则从容自然。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譬如城市的人久住鸽子笼的房屋，一旦忽置身旷野或萧闲的庭院中，乍见到眼生辉的一泓满月。其时我们替他想一想，吟之哦之，咏之玩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都算不得过火的胡闹。他的心境内外迥别，蓦地相逢，俨如拘挛之书生与媚荡的名姝接手，心为境摄，失其平衡，遂没落于颠倒失据，惝況无措的状态中。《洛神赋》上说：“予情悦其淑美兮，心震荡而不怡。”夫怡者悦也，上曰悦，下曰不怡，故曹子建毕竟还是曹子建。

名姝也罢，美景也罢，若朝昏厮守着，作何意态呢！这是难于解答的，似应有一种极平淡，极自然的境界。尽许有人说这是热情的衰落，退潮的状态，说亦言之成理，我不想去驳它。若以我的意想和感觉，惟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体玩，自信也确非杜撰。不跑野马，在月言月。身处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为月华所笼络包举，虽皎洁而不睹皎洁，虽光辉而无有光辉。不必我特意赏玩它，而我的眠里梦里醉时醒时，似它无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没着在，故即使闭着眼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气实渗过，几乎洞澈我意识的表里。它时时和我交融，它处处和我同在，这境界若用哲学上的语调说，是心境的冥合，或曰俱化。——说到此，我不禁想起陶潜的诗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何谓忘言的真意，原是闷葫芦。无论是什么，总比我信口开合强得多，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玩月便玩月。睡便睡。玩月而思睡必不见月，睡而思玩月必睡不着。"这多干脆。象我这么一忽儿起来看月，一忽儿又睡了，或者竟在月下似睡非睡的躺着，这都是傻子酸丁的行径。可惜采君于来京的途中客死于吴淞江上，我还和谁讲去！

我今日虽勉强追记出这段生涯，他已不及见了。他呢，却还留给我们零残的佳句，每当低吟默玩时，疑故人未远，尚客天涯，使我们不至感全寂的寥廓，使我们以肮脏的心枯干的境，得重看昔年自己的影子，几乎不自信的影子。我，我们不能不致甚深的哀思和感谢。

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但我终于把它寄出去了！这虽明明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雪晚归船

日来北京骤冷，谈谈雪罢。怪腻人的，不知怎么总说起江南来。江南的往事可真多，短梦似的一场一场在心上跑着；日子久了，方圆的轮廓渐磨钝了，写来倒反方便些，应了岂明君的"就是要加减两笔也不要紧"这句话。我近来真懒得可以，懒得笔都拿不起，拿起来费劲，放下却很"豪燥"的。依普通说法，似应当是才尽，但我压根儿未见得有才哩。

淡淡的说，疏疏的说，不论您是否过瘾，凡懒人总该欢喜的是那一年上，您还记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它正对三台山，旁见圣湖一角。曾于这楼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当时也未留下深沉的影象，现在追想更觉茫然。——无非是面粉盐花之流罢，即使于才媛嘴里依然是柳絮。

然而H君快意于他的新居，更喜欢同着儿女们游山玩水，于是我们遂从"杭州城内"蓦湖水而西了。于雪中，于明敞的楼头凝眸暂对，却也尽多佳处。皎洁的雪，森秀的山，并不曾孤负我们来时的一团高兴。且日常见惯的峦姿，一被积雪覆着，蓦地添出多少层叠来，宛然新生的境

界，仿佛将完工的画又加上几笔皴染似的。记得那时H君就这般说。

静趣最难形容，回忆中的静趣每不自主的杂以凄清，更加难说了。而且您必不会忘记，我儿时对着雪里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从来不曾如此伟大过一回，真人面前不说谎。团雪为球，掷得一塌糊涂倒是真的，有同嬉的L为证。

以掷雪而L败，败而袜湿，等袜子烤干，天已黑下来，于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发一笑罢？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记上有这般写着的吗？没有过——惟其如此，我才敢大大方方的写，否则马上搁笔，"您另请高明！"

毕竟那晚的归舟是难忘的。因天雨雪，丢却悠然的双桨，讨了一只大船。大家伙儿上船之后，它便扭扭搭搭晃荡起来。雪早已不下，尖风却澌澌的，人躲在舱里。天又黑得真快，灰白的雪容，一转眼铁灰色了，雪后的湖浪沉沉，拍船头间歇地汩然而响。旗下营的遥灯渐映眼朦胧黄了。那时中舱的板桌上初点起一支短短的白烛来。烛焰打着颤，以船儿的欹倾，更摇摇无所主，似微薄而将向尽了。我们都拥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残烛而觅归。那时似乎没有说什么话，即有三两句零星的话，谁还记得清呢。大家这般草草的回去了。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月下老人祠下

君忆南湖荡桨时，老人祠下共寻诗。
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

闲兄最怕读拙作的小引，在此于是不写，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找着一段日记，“节抄无趣，剪而贴之。”

午偕环在素香斋吃素，湖滨闲步，西园啜茗。三四妹来，泛舟湖中，泊白云观，景物清绝。有题壁诗四章，各默记其一而归，录其较佳者：“胡蝶交飞江上春，花开缓缓唤归人。至今越国如花女，荡桨南湖学拜神。”更泛舟西泠，走苏堤上吃橘子。

更于抵京之后，十二月十一日写给环的歪诗上找着几句：

街头一醉，依然无那荒寒，北风澒鬓，京洛茫茫尘土。冷壁寻诗，长堤买橘，犹记南湖荡桨侣。

够了，再讲下去岂非引子乎？然此亦一引子也，闲其谓我

何？况彼其时以“读经”故而不曾去乎？（谨遵功令，采用文言，高山滚鼓，诸公谅之。）

“人生能几清游？”除却这个，陈迹的追怀久而不衰，殆有其他的缘由在。

从天之涯海之角，这样悄悄地慢慢地归来。发纽约城过蒙屈利而，绝落机山至温哥华，更犯太平洋之风涛而西，如此走了二十三天，飘飘然到了杭州城站。真不容易呀！但您猜一猜，我住了几天？不含糊，不多也不少，三天。

尖而怪的高楼，黑而忙的地道，更有什么bus，taxi等等，转瞬不见了。枯林寒叶的蒙屈利而，积雪下的落机山，温煦如新秋的温哥华，嘶着吼着的太平洋，青青拥髻的日本内海，绿阴门巷的长崎，疏灯明灭的吴淞江上，转瞬又不见了，只有一只小小的划子，在一杯水的西湖中，摆摇摇地。云呀，山呀，……凡伴着我的都是熟人哩。非但不用我张罗，并且不用我说话，甚而至于不用我去想。其滋味有如开笼的飞鸟，脱网的游鱼，仰知天地的广大，俯觉吾身之自在。月余凝想中的好梦，果真捏在手心里，反空空的不自信起来。我惟有惘惘然，“我回来了。”

冬天的游人真少，船到了漪园，依然清清冷冷的。从殿宇旁踅进去，便是老人的祠宇。前后两院落，中建小屋三楹，龛内老人披半旧红袍，丰颐微须，面浅赭色，神仪俊朗，佳塑也。前后四壁，匾额对联实之。照例，好的少。其中有一联，并无他好，好在切题，我还记得，“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岂是老人的宣传标语耶？妙矣。

清绝的神祠，任我们四人徘徊着。曾否吃茶，曾否求签，都有点茫然。大概签是未求，因记载无考焉。茶是吃了，因凡湖上诸别墅的茶自来来得好快，快于游人的脚步。当溜烟未能之顷，而盖碗叮当，雨前龙井之流已缓缓来矣。好快的缘故，在我辈雅人是不忍言的哟。

茶已泡了，莫如老实不走，我们渐徘徊于庭院间。说是冬天，记得也有点儿苍苔滑擦。"下马先寻题壁字"，我们少不得循墙而瞅，明知大概是有点"岂有此理"的，然而反正闲着，瞅瞅何妨。这一回却出"意表之外"，在东墙角上见一方秀整的字迹，原来竟是诗！（题者的名姓失记。既非女史，记之何为？此亦例也。）不但是诗，而且恰好四首，我们便分头去记诵，赌赛着。结果，我反正没有输给她们就是。至于"蝴蝶"云云也者是第一章，大家都记住了。

"老人祠下共寻诗"的事实，只如上记。说到感想未必全无，而在我，我们只是泛泛的闲适而已，说得那怕再露骨点，自己觉得颇高雅而已，可没有别的了。环应当说"是的呀。"若娴珣二君复何所感，愧我脑子笨，当时未曾悬揣；此刻呢，阿呀，更加不敢武断。——这当然太顽皮了。

踯躅于荒祠下，闲闲的日子去得疾啊。我们还须重打桨北去西泠。其时日渐西颓，湖风悄然，祠下频繁的语笑，登舟后顿相看以寂寞。左眺翠紫的南屏山，其上方渲晕以浅红的光霭，知湖上名姝已回眸送客，峭厉的黄昏，主人公般快回来了。而其时我们已在苏堤上买橘子吃。

弥望皆髡秃的枯桑，苏堤似有无尽的长，我们走向那

里去？还是小立于衰草摇摇的桥塊罢。恰好有卖橘子的。橘子小而酸，黄岩也罢，塘栖也罢，都好不了。但我们不买橘子更何为呢？于是遂买。买来不吃又何为呢？于是便吃。在薄晚的西北风中，吃着冷而酸的橘子，都该记得罢？诸君。

太平洋的风涛澎湃于耳边未远，而京华的尘土早浮涌于眼下来，却借半日之闲，从湖山最佳处偷得一场清睡；朦胧入梦间，斗然想起昨天匆匆的来时，迢迢的来路，更不得不想到明天将同此匆匆而迢迢的去了。这般魂惊梦怯的心情，真奈何它不得的。我惟有惘惘然，“我回来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山阴五日记游

九年四月三十日，晨九时，舆出杭州候潮门。轮渡钱塘江，潮落沙夷，浪重山远。渡江后弥望平衍，约十里许至西兴，巷陌湫隘不堪并舆。桥下登舟，凡三舱，乌篷画棂，有玻璃窗。十时行，并橹连樯，穿市屋树阴而去。小眠未成寐。正午穿萧山城过，河面甚狭。泊舟威文殿下，庙祀文昌关帝。饭罢即行，途中露荫曲港往往见之。埂陌间见一树，年久干枯，绕以翠萝，下垂如云发。八时泊柯桥，绍兴名镇。晚饭后复行。夜半泊柯岩下。

五月一日晨七时，步至柯岩。有庙，殿后有潭，石壁外覆，色纹黑白，斧凿痕宛然。有一高阁，拾级登之。殿傍又一潭，小石桥跨其上，壁间雕观音像。岩左一庙，大殿中石佛高三四丈，金饰庄严。审视，殿倚石为壁，就之凿像。庙后奇峰一朵，镌"云骨"两隶字，四面珑玲，上丰下削，峰尖有断纹，树枝出其罅，谛视欣赏不已。稍偏一潭，拨草临之，深窈澄澈，投以石块，悠悠旋转而下。

十时返棹，移泊雷宫，道中山川佳秀，左右揖盼。午后二时，以小竹兜游兰亭，约行七八里，沿路紫花繁开，而冈峦竹树杂呈翠绿。四山环合，清溪萦回。度一板桥，

则兰亭在望矣。亭建于清乾隆时，新得修葺，粉垣漆楹，有兰亭流觞亭竹里行厨鹅池等，皆后人依傚，遗址盖久湮为田垅。然以今所见，雷宫兰亭之间，所谓"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则风物故依然也。流觞亭傍有右军祠。张筵小饮，清旷甚适。归途夕阳在山，得七律一首：

缕缕霞姿间黛痕，青青向晚愈分明。
野花细作便娟色，清濑终流激荡声。
满眼千山春物老，举头三月客心惊。
苍峦翠径微阳侧，凭我低徊缓缓行。

舟移十里，夜泊偏门。村人方祭赛演剧，云系包爷爷生日，四乡皆来会。其剧跳荡嗷嘈，而延颈企足者甚夥。傍舟观之，盖别有致。枕上闻雨声，入睡甚早。

二日清晨登岸，不数武抵快阁。乃一小楼，栏杆蔚蓝，额曰"快阁"。屋主姚氏，就遗址缔构。通谒而入，阍者导游。先登小楼，供放翁像，联额满壁。屋主富藏书，殆佳士。有园圃三处，虽不广，而池石花木颇有曲折。白藤数架，微雨润之，朗朗如玉璎珞。亭畔更有紫藤，相映弄姿。挪舟会稽山下，谒大禹庙，垂旒搢笏，容像庄肃。殿上蝙蝠殆千万，栖息梁栋间，积粪遍地。据云，蝠有大如车轮者。殿侧高处有窆石亭。石高五尺如笋尖，中有断纹，上有空穴。志载石上有东汉顺帝时刻文，已漫漶不可辨。宋刻文尚可读。石旁有两碑，一曰"禹穴"，一曰"石纽"，篆势飞动。出庙门，访岣嵝碑，系乾隆时摹刻。又谒禹陵，墓而不坟，仅一碑亭楷书

曰“大禹陵”。后山林木苍蔚。

午食时天气炎热，移泊大树下。饭后以山兜入山，三里至南镇，庙宇新整，神像威武，茶罢即行。七里至香炉峰绝顶，山径盘旋直上，侧首下望，山河襟带，城镇星罗。秦望天柱诸山，宛如列黛。野花弥漫郊垌，如碎紫锦。中途稍憩小庙。又逾岭冈数重，始见香炉峰。峰形峭削，山径窄而陡，旁设木栏以卫行客。有石梁跨两崖间。逾之不数武，路忽转，两圆石对峙，舆行其间，乘者须敛足曲肱而过。绝顶仅一小庙，绝湫隘，闻值香汛，香客来者以千数。峰顶尖小，故除庙外无立足地，仅可从窗棂间下窥，绍兴城郭庐舍楚楚可辨，钱江一线远亘云表，群峰多如培塿，惟秦望独尊。天色欲雨，舆人催客，匆促下山。至南镇，见疏雨张盖。

返舟，移舟十里，见绕门山石壁。过桥，桥有闸，泊舟东湖，为陶氏私业。潭水深明浓碧。石壁则黑白绀紫，如屏如墙，有千岩万壑气象，高松生其颠，杂树出其罅。山下回廊闲馆，点缀不俗。绣球皎白，蔷薇娇红，与碧波互映。风尘俗士，乍睹名山，似置身蓬阆中矣？细雨飘洒，石肤弥润。雨乍止，挐舟行峭壁下。洞名仙桃，舟行其中，石骨棱历，高耸逼侧，幽清深窈，不类人间。湖中大鱼潜伏，云有长逾丈者，天气郁蒸方出，虽未得观，而尺许银鳞荡跃水面，光如曳练，是日数见之。晚饭后易乌篷小艇而出，篷可推开，泛月良宜，并放棹外河，约半里许方归。是夕宿东湖舟中。

三日晨五时，船开，舟人喧笑惊梦。七时起看山，晓雾未收，初阳射之，与黛色银容相映，蔚为异采。遂泊舟

攒宫，此名殆自宋已然，相沿未改。以山兜子行，道中密箐乔松，苍翠一色中，晓日侵肤都无炎气。挑柴者络绎于道。继而畦亩间黄绿杂呈，牛郎花遍山，数里不断。映山红犹未尽凋，错杂炫目。谒南陵（宋孝宗）北陵（宋理宗），树木殿宇尚修整。又访度宗陵，仅存碑碣而已。归途经郭太尉殿，乃护陵之神，不知何许人也，殆南宋遗臣耶？殿中比附灵迹，如送子降妖等，甚夥。

归后船即行，移泊吼山下，一名狗山，拾级而登。一庙正当石峰下。峰之怪诡不可状，逼视而怪愈甚。左峰笔立，上置石圆锥形。右者尤奇，峰顶两石如倚，中有罅，罅有殿宇在。闻昔有僧居之，以绳汲通饮食，坐关行满而后下。复至庙后仰观，见峰颠庙榜曰“灵霄”，峰势欹侧如欲下压。凝盼移时，神思悚荡。

午食于沈氏庄，临水石荡，荡为其私业，蓄鱼甚多。饭后以小艇遍游之。岩壁高耸，萝薜低垂。有青狮白象之目，狮肖其首，象状其鼻。幽峭微减东湖，而弘深过之。安巢舅氏即在象鼻峰下题名，词曰：

> 庚申三月长沙张显烈约游吼山，风日晴美，山川奇丽，谈宴尽欢，醉后题记。同游者德清俞陛云铭衡，钱唐许端之之引之贤之仙宝驯。钱唐许引之题记。

五时后舟歇绕门下，换舟而游。山正在开凿，皑皑似雪。一潭正方而小，其深骇人，下望懔然。投以巨石，半晌始开声轰然。又燃爆竹，回响如巨雷，亦一奇也。仍返泊东湖，晚饭后月色明洁，荡小舟至西面石壁下，形似小

姑山，尖削如笋。泛月直至西郭门外。小步岸上，见铸锅者，熔铁入范时，银彩四流，伫观移时，始返舟睡。

四日早六时，附轮开船。下午二时到西兴，二时半渡江，至长桥，晚潮方至，厉涉而过。三时半返严衙弄许宅。综计是游，东湖最惬心，以为兼擅幽奇丽之妙，吼山奇伟，柯岩幽秀，炉峰峭丽，各擅胜场。爰略记梗概，以为他日重来之券。

一九二八年二月改定。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8月版《杂拌儿》）

《燕知草》自序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是梦又说什么呢？

犹记髫年视梦为真。梦见某人醒而询之，彼大茫然我亦骇愕；以为我既见汝，汝岂不我见？我曰有，汝何独言无？此虽童心，颇得暗解。及渐长大，渐有真幻诚妄诸念纷来胸中，麾之不去，悲矣！

昔之以梦犹真者，今且以真作梦，是非孰辨之耶？惟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不同也，既如此其甚则寥寥数十寒暑，我之所以为我者亦微矣，又岂不可怪也哉。

追挽已逝的流光，珍重当前之欢乐，两无着落，以究竟将无所得也。回首生平，亦曰"洞然"而已。至其间悲欢陈迹，跳跃若轻尘而曾不得暂驻者，此何物耶？殆吾生之幻见耳。

曰幻明其非必真，曰见盖信其有所见也。如囈楚而呻，乍喜便笑，笑也呻也，故以真视之可。——夫有何不可。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在他人亦曰某人某事耳。我则逢人而语，一而再，再而三，而四五，而七八，絮絮叨

切，抑何其不达人情耳？然此亦人之情也。犹说梦者强人从彼于梦中也。若同梦之人，则茫茫今世，渺渺他生，岂可必得乎。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自愧阅世未深而童心就泯，遂曰“燕知”耳。仍一草草书也，亦曰“燕知草”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末日于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呈佩弦兄

是清明日罢，或者是寒食？我们曾在碧桃花下发了一回呆。

算来得巧吧，而已稍迟了，十分春色，一半儿枝头，一半儿尘土；亦唯其如此，才见得春色之的确有十分，决非九分九。俯仰之间我们的神气尽被花气所夺却了。

试作纯粹的描摹，与佩相约，如是如是。——这真自讨苦吃。刻画大苦，抒写甚乐，舍乐而就苦，一不堪也。前尘前梦久而渐忘，此事在忆中尤力趋黯淡，追挽无从，更如何下笔，二不堪也。在这个年头儿，说花儿红得真好看，即使大雅明达如我们佩弦老兄之流者能辨此红非彼红，此赤非彼赤，然而究竟不妥。君不见夫光赤君之尚且急改名乎？此三不堪也。况且截搭题中之枫叶也是红得不含胡的。阿呀！完结！

山桃妖娆，杏花娇怯，海棠柔媚，樱花韶秀，千叶桃秾丽，① 这些深深浅浅都是红的，千叶桃独近于绛。来时

① 千叶桃一名碧桃，见《群芳谱》。

船过断桥，已见宝石山腰，万紫千红映以一绿；再近，则见云锦的花蕚簇拥出一座玲珑纤巧的楼阁。及循苔侵的石磴宛宛而登，露台对坐，更伫立徘徊于碧桃树下，漫天匝地，堆绮翦琼，委地盈枝，上下一赤。其时天色微阴，于乳色的面纱里饱看搽浓脂抹艳粉的春天姑娘。我们一味傻看，我们亦唯有傻看，就是顽痴的念头也觉得无从设想。

就是那年的深秋，也不知又换了一年，我们还住杭州，独到那边小楼上看一回枫叶。冷峭的西风，把透明如红宝石，三尖形的大叶子响得萧萧瑟瑟，也就是响得希里而花拉。一抹的斜日，半明半昧地躺在丹枫身上，真真寂寞煞人。我擎着茶杯，在楼窗口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毕竟也看不出所以来，当然更加是想不出。——九秋虽是怀虑的节候，也还是不成。

那些全都是往事，“有闲”的往事，亦无聊的往事。去年重到上海，听见别墅的主人翁说，所谓碧桃丹枫之侧，久被武装的同志们所徘徊过了。于春秋佳日，剑佩铿锵得清脆可听，总不寂寞了罢。当日要想的，固然到今天想不出，因此也就想不再去想了。

写完一看，短得好笑，短得可怜，姑且留给佩一读罢。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出卖信纸

以L君病《燕知草》之多感触而少滑稽也，使我想起L当年卖信纸的故事。他亦后悔其失言乎？而自次排定，此文亦弦上之箭矣。

旧梦可笑的很多，却不知怎的，总喜欢挑有感伤味的去写，真是不很长进的习气。难道你感伤了他便肃然，一顽皮将使人不敬吗？我想，我是不至于，至少我也要这般说。——无非是感伤的材料，在忆中较突兀而已。

我有一种旧版新印的信笺，大家一商量，大可出卖，而且莫妙于沿门叫卖。（门当作街，叫当作兜，自注。）其时正当十一年四五月间，我们六人凑了八股，共大洋三元小洋六角，这都是有帐可考的。实行沿门叫卖的——照例小的吃亏，便是顶小的L了。

"争利者于市，"城站距我们最近。"我们城站去！"纸旗上写着出卖信纸的标语，（标语当作招牌，自注。）红笔蓝笔煊烂可观。我们便前呼后拥地包围L同志而去。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了！到了！在生疏诧异的三三五五的看客面前，简直有点儿窘呢。但一不做，二不休，缩头缩颈何为哉？赶紧卖罢！把旗子插好，歇在迎宾

茶楼下。我们都走开，远远地瞧着，且看生意如何。

虽明明有个卖者，但谁来买呢？穿短衫的L，未必象个小贩，此其一；信纸几叠单薄可怜，不容易使人为之眼红，此其二；L非但不亮着喉咙连唱带喊，"信纸卖得真正强，十个铜钿买一张"之类，反而瑟缩有溜烟之势，此其三。还有第四，一个铜板一张纸，实头勿强。（强价贱也，自注。）

没人来买，却偏有人来看，有的还用闲言闲语同L兜搭，这实在欠佳，于是乎大减价。本来一个铜板一张的，现在减了价，改为三个铜板两张！

以为又是"黄落戏哉"，孰知竟不然，大减价之成绩实斐然。（黄落戏，盖徒劳之意，自注。）有一戴眼镜少年，约二十左右，挖出三个铜板来，买了两张纸，似乎满意，扬长而去。虽继起无人，来者尚欠络绎，然本店总算开了张。"我们大家转去"。

妙哉L，一个铜板一张的，一减而为三个铜板两张，这种破天荒的大减价，如开明，如北新，如亚东的老板们其知之否耶？若登门求教，我知L殆必不吝金玉也。

生意兴隆，忙中有错，把两两三三做了换巢的鸾凤，该信纸公司的掌柜固是奇人，然细思细想殆不如彼少年顾客之尤奇也。岂彼听得减价之言，便已欣然色喜，不问青红，不管皂白，便抢着去买惟恐失之呢？还是真以为三个子儿两，比一个子儿一个便宜得多呢？夫天下之大真无奇不有！

外史氏曰："何奇之有焉！君不见于返城头巷三号时，大家笑得不可仰，而L把三个铜板笑嘻嘻地拿了出

来，则其人其事亦思过半矣。”

后来听L说，他们的贵老师，其时恰好在迎宾茶楼上吃新泡的“龙井上明前”。

L自此抛荒故业，徘徊于城站的少年大概已望眼欲穿矣，于无人处低吟曰：“悠悠便宜货，一去何时来。”

两张以外的信纸陆续写了信寄出去；据经理报告，本利均有著，关门亦大吉。（十三年夏在西湖又做生意一次，出卖甘蔗汁，其结果，游客们以为是一班雅人在那边品茗，都不敢亲近，望望然去之，自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冬晚的别

我俩有一晌沉沉的苦梦，几回想告诉你们总怕你们不信。这个沉沉只是一味异乎寻常的沉沉，决不和所谓怅惘酸辛以及其他的，有几分类似。这是梦，在当年已觉得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亦非今日追寻迷离若梦之谓。沉沉有一种别解，就是莫名其妙的纳闷；所以你们读后，正正经经地纳闷起来，那是怪我写不出；若你们名其妙而不纳闷，还该怪我写不出。——除非你们有点名其妙有点儿莫名，有点儿纳闷又有点儿不，那么，我才不至于算"的确不行"。你们想，我是不是"项子石头做戏"？

有生则不能无别，有别则不能无恨，既有别恨则不得不低眉啜泣，顿足号咷。想起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这句老话，真能摄尽南来北往无量无边的痴呆儿女的精魂，这枝五色笔总算货真价实，名下无虚，姑且不论。任我胡诌，人间苦别，括以三端：如相思万里，一去经年，此远别也；或男的要去从军，女的要去出阁，（这是"幽默"，切勿"素朴"视之！）此惨别也；人天缘尽，莫卜他生，此没奈何别也。我们的别偏偏都不是的。

当十一年一月（辛酉的十二月）五日，自沪返杭，六

日至八日入南山小住，八日至十二日间我再去上海，而环在杭州。这可谓极小的小别，也几乎不能算是别，而我们偏要大惊小怪的，以为比上述那三种"象煞有介事"的别更厉害凶险些；并且要声明，无论你们怎样的斟情酌理，想它不通，弄它不清楚，纳闷得可观，而我们总一口咬定，事情在我们心上确是如此这般经过的了。

《雪朝》上有几首《山居杂诗》就是那时候写的：

"留你也匆匆去，送你也匆匆去，然则——送你罢！""把枯树林染红了，紫了，夕阳就将不见了。""都是捡木柴的，都是扫枯叶儿的，正劈栗花喇的响哩。""山中的月夜，月夜的山中，露华这般重，微微凝了，霜华也重，有犬吠声叫破那朦胧。""相凭在暗的虚廊下，渐相忘于清冷之间；忽然——三四星的灯火对山坳里亮着，且向下山的路动着，我不禁又如有所失了。"（一九二二，一月六日至八日，杭州山中。）

诗固然蹩脚得道地，但可以看出冬日山居的空寂和我们情怀的凄紧，至少今天我自己还明白。山居仅短短的三天，却能使我默会山林长往者的襟抱，雅人高致决非得已，吟风啸月，也无非"黄连树下弹琴"罢了。这是一面了。另一面呢，空寂的美名便是清旷，于清旷的山中暂息尘劳，（我上一天刚从上海来）耳目所接，神气所感，都有一种骤然被放下的异感，仿佛俄而直沉下去。依一般的说法，也只好说是写意舒服之类罢。然而骨子里头，尽尽里头，确有一点点难过，这又是说不出的。若以北京语表之当曰"不是味儿"。

想想不久又将远行，以年光短促如斯，迅速如彼，更

经得几度长长短短的别呢。朝朝暮暮，悄悄沉沉，对着寥落苍茫的山野和那些寒露悲风，重霜淡月，我们自不能无所感，自不能无所想，不能不和古今来的怨女痴男有点沆瀣一气。明知“雅得这样俗”，也就不必再讳言了。

自然的严峭，仿佛刃似的尖风，在我们心上纵横刻划，而人事的境界又何其温温可喜。我们正随H君同住山中，H君中年意兴之佳，对我们慈爱之厚，是值得永永忆念的。我们那时的生活，除掉别恨的纠缠，其和谐其闲适似可以终身，自然人事以两极端相映发，真使人怅怅无所适从，而“情味杂酸甜”一语何足以尽之！

一清如水的生涯最容易过，到第三天上午，Y姊妹兄弟们都从“杭州城内”来，同嬉山中。午饭初罢，我便心急慌忙的走到湖边，（距山居不及半里）乃有船无夫，以轿班名唤阿东者代之。（东当作董？自注。）城里新来的人都怅怅地送我们于李庄码头。转瞬之间，我们已是行客，他们为山中主人了。桨声响后，呆看送客者的影子渐没于岚姿树色之间，举手扬巾的瞧也瞧不见了。轿班去摇船，“船容与而不进兮”，毕竟也荡得渐远。他们都该回到我们昨天住过的地方去了罢？晃荡于湖心，我们也只多了片刻的相聚。

江南冬天的阴，本来阴得可怕，而那天的阴，以我们看来尤其阴得可惨——简直低压到心上来。好容易巴到了岸，坐上洋车，经过旗下营荐桥之类，（其实毫无异样）觉得都笼罩一种呆白的颜色，热闹只是混乱，匆忙只是潦草，平昔杭州市街对我的温感都已不见了，只一味的压迫我去上路，去赶火车，而赶不着夜班火车要误事！

回到城头巷，显得屋子十分大，十分黑，空空的。（他们都不在家，天色也快晚了。）再走进我们的卧室，连卧室的陈设，桌子椅子之流也不顾情面来逼迫我，也还是这几句老话："赶火车！赶不着，要误事！"我忙忙的拾夺这个，归折那个，什么牙刷啦，笔啦，日记本啦，皮夹子啦……都来了。好的！好的妙的！这些全得带，不带齐，要误事！

环也忙忙的来帮我收拾，她其时何所感，我不知道，我也来不及去知道。我全身为没来由的凄惨所沉没，又为莫名其妙的匆忙所压迫，沉沉的天气，沉沉的房屋，沉沉的人的面目，无一不暗，无一不空，也无一不潦草枯窘。等到行李收拾完结，表上只差十来分钟就该走了，我走进靠南的套间，把秒针正在的搭的搭的表放在红漆的桌上，坚执环手而大落泪。也并不记说过什么话了，只记得确确实实的，天色已晚下来，夜班车已经快要开。

以此次的别意而言，真不象可以再相见的，然而不到一星期，也是夜班车，我平安地回了家，距美国之行还有小半年。

假使我有作自传的资格和癖好，那么这倒是顶好的话柄哩！既经不能也不想，只好拿来博同梦者的苦笑罢，反正于我也是无所损。至于读者们以为"的确行""的确不行"，这都是节外生枝不干我事的，虽然我也很抱歉。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打 橘 子

陶庵说："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其中有一种是塘栖蜜橘。（见梦忆卷四）这种橘子我小时候常常吃，我的祖母她是塘栖人。橘以蜜名却不似蜜，也不因为甜如蜜一般我才喜欢它。或者在明朝，橘子确是甜得可以的，或者今日在塘栖吃"树头鲜"，也甜得不含胡的，但是我都不曾尝着过。我所记得，只是那个样子的：

橘子小到和孩子的拳头仿佛，恰好握在小手里，皮极薄，色明黄，形微扁，有的偶带小蒂和一两瓣的绿叶，瓤嫩筋细，水分极多，到嘴有一种柔和清新的味儿。所不满意的还是"不甜"，这或者由于我太喜欢吃甜的缘故罢。

小时候吃的蜜橘都是成篓成筐的装着，瞪眼伸嘴地白吃，比较这儿所说杭州的往事已不免有点异样，若再以今日追溯从前，真好比换过一世界了。

城头巷三号的主人朱老太爷，大概也是个喜欢吃橘子的，那边便种了七八棵十来棵的橘子树。其种类却非塘栖，乃所谓黄岩也。本来杭州市上所常见的正是"黄岩蜜橘"。但据K君说，城头巷三号的橘子一种是黄岩而其他则否，是一是二我不能省忆而辨之，还该质之朱老太爷

乎？

从橘树分栽两处看来，K君的话不是全无根据的。其一在对着我们饭厅的方天井里。长方形的天井铺以石板，靠东墙橘树一行，东北两面露台绕之。树梢约齐台上的阑干，我们于此伸开臂膊正碰着它。这天井里，也曾经打棍子，踢小皮球，竹竿拔河，追黄猫……可惜自来嬉戏总不曾留下些些的痕迹，尽管在我心头每有难言的惆惘，尽管在他们几个人的心上许有若干程度相似的怀感。后之来者只看见方方正正的石板天井而已，更何尝有什么温软的梦痕也哉！

另一处在花园亭子的尽北畸角上，太湖山石边，似不如方天井的那么多，那么有一排，这儿只几株橘子而已。地方又较偏僻，不如那边的位居冲要易动垂涎，所以著名之程度略减。可是亭子边也不是稀见我们的脚迹的，曾在其间攻关，保唐僧，打水炮，还要扔白菜皮。据说晾着预备腌的菜，有一年特别好吃，尽是白菜心，所以然者何？乃其边皮都被我们当了兵器耳。

这两处的橘子诚未必都是黄岩，在今日姑以黄岩论，我只记得黄岩而已。说得老实点，何谓黄岩也有点记它不真了，只是小橘子而已。小橘子啊，小橘子啊，再是一个小橘子啊。

黄岩橘的皮麻麻札札的蛮结实，不象塘栖的那么光溜那么松软，吃在嘴里酸浸浸更加不象蜜糖了。同住的姑娘先生们都有点果子癖，不论好歹只是吃。我却不然，虽橘子在诸果实中我最喜欢吃，也还是比他们不上，也还是不行。这也有点可气，倒不如干脆写我的"打橘子"，至于

吃来啥味道，我不说！——活象我从来没吃过橘子似的。

当已凄清尚未寒冽的深秋，树头橘实渐渐黄了。这一半黄的橘子，便是在那边贴标语"快来吃"。我们拿着细竹竿去打橘子，仰着头在绿荫里希里霍六一阵，扑秃扑秃的已有两三个下来了。红的，黄的，红黄的，青的，一半青一半黄的，大的，小的，微圆的，甚扁的，带叶儿的，带把儿的，什么不带的，一跌就破的，跌而不破的，全都有，全都有，好的时候分来吃，不好的时候抢来吃，再不然夺来吃。抢，抢自地下，夺，夺自手中，故吃橘而夺，夺斯下矣。有时自己没去打，看见别人手里忽然有了橘子，走过去不问情由地说声"我吃！"分他个半只，甚而至于几瓤也是好的，这是讨来吃。

说得起劲，早已忘了那平台了。不是说过小平台阑干外，护以橘叶吗？然则谁要吃橘子伸手可矣，似乎当说抓橘子才对，夫何打之有？"然而不然"。无论如何，花园畸角的橘子总非一击不可。即以方天井而论，亦只紧靠阑干的几枝可采，稍远就够不着，愈远愈够不着了。况且近阑干的橘子总是寥落可怜，其原因不明。大概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相传如此。

打橘有道，轻则不掉，重则要破。有时候明明打下来了，却不知落在何方，或者仍在树的枝叶间，如此之类弄得我们伸伸头毛毛腰，上边寻下边找，虽觉麻烦，亦可笑乐。若只举竿一击，便永远恰好落在手底心里，岂不也有点无聊吗。

然而用竿子打，究竟太不准确。往往看去很分明地一只通红的橘子在一不高不矮的所在，但竿子打去偏偏不

是，再打依然不是，橘叶倒狼藉满地必狂捣一阵而后掉下来。掉下来的又必是破破烂烂的家伙，与我们的通通红的小橘子的期待已差得太多。不知谁想的好法子，在竿梢绕一长长的铅丝圈，只要看得准，捏得稳，兜住它往下一拉，要吃那个橘子便准有那个橘子可吃，从心之所欲，按图而索骥，不至于殃及池鱼，张冠李戴了。但是拉来吃，每每会连枝带叶地下来，对于橘子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哩。

有这么多的吃法，你们不要以为那儿的橘子尽被我们几个人吃完了。鸟雀们先吃，劳工们再吃，等我们来抓来拉，已经是残羹冷炙了。所以铺张其词来耽误读者救国的工夫，自己也觉得不很讨俏，脸上无光。但是恕我更不客气地说，这儿所记的往事只为着与它有缘的人写的，并不想会有这种好运气可夹入革命文学的队伍。若万一有人居然从这蹩脚的文词里猜着了梦呓的心一分二分，甚而至于还觉着"这也有点味儿"，这于我不消说是"意表之外"的收获。其在天之涯乎？其在海之角乎？咫尺之间乎？又谁能知道！

老实说，打橘子及其前后这一段短短的生涯，恰是我的青春的潮热和儿童味的错综，一面儿时的心境隐约地回旋，却又杂以无可奈何的凄清之感。惟其如此，不得不郑重丁宁地致我的敝帚千金之爱惜，即使世间回响寂寞已万分。

拉拉扯扯吃着橘子，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三个年头，我自己南北东西的跑来跑去，更觉过得好快，快得莫名。移住湖楼不多久，几年苟且安居的江浙老百姓在黄渡浏河间

开始听见炮声了。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们去后，房主人又不来，听它空关着。六一泉的几十局象棋，雷峰塔的几卷残经，不但轻轻容易地把残夏消磨个干净，即秋容也渐渐老大了。只听得杭州城内纷纷搬家到上海，天气渐冷，游人顿稀，湖山寂寂都困着觉。一天，我进城去偶过旧居，信步徘徊而入，看门的老儿，大家叫他"老太公"的，居然还认得我。正房一带都已封锁，只从花园里踅进去，亭台池馆荒落不必说，只隔得半年已经有点陌生了。还走上楼梯，转过平台，看对面的高楼偏南的上房都是我住过的，窗户紧闭着。眼下觉得怪熟的，满树离离的红橘子。

再打它一两个罢！但是竹竿呢，铅丝呢？况且方天井虽近在眼底，但通那边的门儿深锁，橘子即打下也没处去找。我踌躇四顾，除了跟着来的老迈龙钟的老太公，便是我自己的影子，觉得一无可说的。歇了一歇，走近阑干，勉强够着了一只橘子，捏在手中低头一看，红圆可爱，还带着小小的翠叶短短的把。我揣着它，照样慢慢的踱出来，回到俞楼，好好的摆在书桌上。

原来满抵桩带回来给大家看，给大家讲的，可是H君其时已病了，他始终没有看见这一只橘子。匆忙凄苦之间，更有谁来慢慢的听我那"寻梦"的曲儿呢。该橘子久查无下落，大概是被我一人吃了，也只当是丢了吧。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从此也没有再去过了。

到北京又是四年，江南的丹橘应该长得更大了。打橘子的人当然也是一样，各人奔着各人的道儿，都忙忙碌碌地赶着中年的生活去，不知道还想得起这回事吗？如果真想得起，又想出些什么来呢？若说我自己，于几天懒睡之

后，总算写了这一篇，自已看看实在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也只好就这样麻麻胡胡的交了卷。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这是鸟的故事。鸟儿自应有它的类名，只是我不知道。看他们翠羽红襟，其西洋之“红襟”乎？否乎？也不知道。

也不知怎的，忽然顽儿起鸟来。大约喜欢躺着的缘故罢？闭了眼听鸟声喳喳，仿佛身在大花园里，又象在山林里。于是从荐桥再往西拐弯的地方，买来小鸟一双。

并不是一起来的，先来的一只，在小小方笼里盛着，我们怕“她”寂寞，第二天又从原地方找了个“他”来，又换了一个较大的圆笼儿。先来的她我们叫稚翠，后来的他叫知恋。

他俩都是红黄的胸脯，以下呈淡青色，自头迄尾覆以暗翠的羽毛，略近墨绿，红喙黄爪，翅边亦红，长约三寸许，稚翠大约比她的情人还要苗条些。（以上是参照莹环当日所画记下的。）声音虽不及芙蓉鸟竹叶青那们好听，而小语聒碎得可怜，于风光晴美时，支起玻璃窗，把一短竹竿挑起笼儿，斜挂檐前。迟迟的春日渐上了对面的粉墙，房栊悄然虚静，或闲谈，或闲卧，或看环作画，忽然一片吉力刮辣的小声音岔断我们的话头，原来他俩正在笼

子里打架。

也有时把它挂在花园里白碧桃枝头，到傍晚方搬回房里的方桌上。黄黄的灯影里，我们最爱看他俩的睡态。脖子缩进去，嘴也揣着，羽毛微微振耸，整个儿只见毛绒绒圆丢丢的一团，分不出那儿是那儿；若他俩傍着挨着而入睡，并且也分不出谁是谁来。偶然因语笑的喧哗，小鸟儿把毛衣一抖，脖子伸伸，困斯懵懂的眼睛回个儿回，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似惊似怯，渐渐又跟着夜的清寂，蜷头曲脚地入睡了。我们很不忍屡次去搅他们，所以有人走过去看，必定连声丁宁："不要闹！轻点！"就寝以前，我们还要悄悄掩过去，偷看个两回三回。

清晨是鸟儿的佳节，枕上朦胧间，第一听得他俩的轻言细语，虽然不会把我们吓醒，却于将醒未醒时在耳边絮着："可以起来了！可以起来了！"如此很快的一天，又上灯了，又要睡了。一天又一天，大约只过了一个月，至多两个多月罢。

读者们如讲究所谓文章伏脉的，从上面早已瞥见悲哀的痕迹了。短竹竿挑起笼儿，从窗外伸出去，不会滑下来吗？是的，会滑下来，而且已经滑下来了！谁闯下的祸？据今日环说又象是我。谁知道。说我就是我罢，——又好象笼子自己滑溜下来的。也没有人能够的确知道。

惭愧我的记忆力脆薄如斯，（我从小记性就坏得不堪）笔力柔弱如彼，描不出当时他们被惊的容色和稚翠独自耽着创伤的惨况。羽毛披散，眼睛瞪直，可怜小鸟儿吓得成什么似的，而且瑟瑟的抖，大约用觳觫战栗等等一二十字也还不够形容的。从此我们的稚翠竟变成跷脚的稚翠了。

她蹲在笼底，腿弯里折成钝角，再无矫捷轻盈的希望了。我们自此只谨谨慎慎地守着她，好容易过了些时候，腿创渐平，居然重上竿头，可以小步了，虽然有点一拐一拐的。我们一天看她几回，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还会再好些罢？知恋君也会高兴罢？我们更作进一步的傻想。

——想望之在人间世，其命运的畸零又何其可叹呢！人人都凭着自己与生俱生的欲念，一蓬火焰似的氤氲地结起若干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幻见和虚愿，就拿起这个，在钢铁般无情的事实世界上去碰碰看，一个方才打破，一个又在团结，如此衔接错综地纠缠着，挨过或长或短的梦境；直到灵明磨钝，躯壳朽坏，也不知为烟云哩，也不知为粪土哩，烛烬香也残，光焰芳烈俱灭，其时氤氲中的变幻姿相即使还会有，又有谁来赏玩呢！虽明明已是觉醒的时节了，我们的人儿却在何处呢？所以“天昏地暗人痴望”尽管是句老实话，“人欲天从竟不疑”尽管把咱们给冤苦了，可是细细的再想一想，能够完全不存此痴想的，谁呢？明知这是当，还是上了当，既然无办法，也就随他去罢。——闲话少说。并非闲话。某年月日，我们几个人在北边花园里举行稚翠的葬仪和祭典。

以小小的盒儿盛着，外罩以洋铁罐，浅浅地刨个坑，我们把她埋在池边桂树之下，立一小小的短碣，砖为之，中镌“稚翠墓”三字，旁列年月日，填以丹朱。又以知恋为主人，大家来祭。我做了一篇骈四俪六的祭文，其文久佚，虽不见佳想来亦可惜，只记得在叙她的病况有“既遭折足之凶，又抱风寒之疾”；在叙葬仪里有“即日葬于浅碧池头芳桂树下，礼也。”以外祭奠的礼单，在L处有一

张，有焚香读祭文三奠爵焚遗物洒酒等等节目。①

这一半因为好顽，一半也因为惋惜。若把平日朝暮相看的，只要死了立刻扔在垃圾堆里，我们不但不忍且也不安。正经点说，这不忍和不安便是古今来种种祭葬在心理上的依据。不看见西山道上的热闹吗？——明知道是无益的，偏偏要象煞有介事去干。你说他是知识上的错误吗？但这也是感情上的不得已。我们有些日常生活，饮食言动间，只觉得它舒服不舒服，不曾问问它通不通，通不通是向来没有标准的，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到底谁的理？舒服不舒服是确有标准的，我吃我的冰激凌（!），你喝你的热开水，不但大家都已舒服，而且大家都会对的。

这才是顶闲的闲话，顶混的混鱼哩。② 这种"谬论"流弊的有无，自有吾友礼部江公在，我管不着。我们既把稚翠送了终，你们想知道她情人的结局吗？来！告诉您。

当其时，我们不但惋惜而且感慨，不但感慨而且懊悔，不但空空的懊悔而且切切实实觉得无聊。玩着笼中的鸟儿，宝宝肉肉般爱惜着，还见神见鬼的搬弄着，这种雅趣，雅趣得阿要难为情。难为情在其次，最不好受的是扫兴。看笼中的知恋孤孤零零的神气，听他啾唧的话语，真觉得怅然颓然无一而可。终于带着笼儿到稚翠墓上开笼放鸟。

---

① 礼单上的焚遗物是烧笼子，似与下文不合。我疑祭有两次，第一次先做了祭文，其时知恋尚在，文中且以他为主人；第二次的仪式如礼单所记，那时知恋早已走了。

② 有一回在西湖边闲步，碰着一鱼挑，他兜卖混鱼，（北京所谓鲩鱼？）我们说"不见得好罢？"他说"这是顶混的混鱼。"

刚刚开笼，知恋呆呆的在地面上站了一忽，走个几步，方始懒懒地飞上低的白碧桃枝上去。徘徊顾望又过半晌，方才半跳半纵，飞上高枝，看过去和其他的小鸟儿差不多大小，终于不大看得见了。我呆立于桂阴下，不由得想起地下的稚翠来。都呆着罢，都想着罢？

“知恋君珍重！任意的飞呀。可惜你的伴儿离你渐远了，假使你会想的话。——听说你是不大会想的，那么也好吧，好好的飞呀。

“知恋君，好好的飞呀！我们的园子虽小，也有小麻雀，也有大鹞鹰哩。你顶好找麻雀子做伴，却不要被鹞鹰一把拖了去。‘身无彩凤双飞翼’，我们只得如此空空地祝着哩。

“知恋君，幽秀的岩壑，明媚的溪流，你的故乡罢？但在何处呢？惭愧我们不大晓得，我们不能送你回去。既然这样了，就放你于西湖的山中，也仍然是飘泊着，仍然是鸷鸟口中之食呀。离我们太远，我们也会不放心的。倒不如放你在我们小花园里，这儿的稚翠还静静的躺着呢。你们即使谁不知道有谁，也应当不寂寞了罢？

“知恋君，你去了！几时再来呢？看惯了的蹁跹的影子，那怕再刮着一眼两眼也是好的，你到底来不来呢？万一，真真是万一，重到我们的窗前，你知道，即使困着，我们就会醒的；若还肯飞过我们的眼下，那么你也可以相信，即使在那边滴眼泪，我们就会笑的。飞去又飞来，爱这么飞就这么的飞着罢！好好的飞呀！

“眼前开着的白碧桃，到明年今日倒又要开了。知恋君，你真会重来吗？我们还在这儿吗？都是不可知的。只

是今天，我们眼瞅着你自由的款翔——过去的不提罢，将来的不想罢——我们总应当高兴的，你也应当高兴的，地下的稚翠也应当为你我高兴的。”

以后或早或晚，树间偶然有小鸟站着，或忒楞楞的一飞，我们必要大惊小怪的，“是吗？”“不是！”等日子长了，人也懒下来了。一年二年，知恋呢，终于不曾来，我们倒要离开那边，其时小池边的白碧桃，果然，正在垂垂结蕊。

要走要走，由不得想起稚翠的墓来，这总不便托给朱老太爷的。几个人商量好，把她迁葬于三台山下“安巢”里，东边梅树林太湖石畔，仍立碣为记。①

北来以后全无所知，鸟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打住罢。听说“安巢公子”近年来大兴土木，小小的土堆其有陵谷沧桑之变乎？我一点都不知道。昨天和L商量，拟托上海的娴于偕游西湖时，到那边去寻寻看，也不知道她还有这意兴或机会没有？②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写稿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6月版《燕知草》）

---

① 其时曾打开盒子看过，鸟儿的颜色约略可辨，羽毛未蜕尽。

② 娴于九月十六日自湖上寄信来：“墓上一切均如旧，惟墓碑已移开，离墓约一尺余。‘稚翠墓’三字尚清，上下两行小字已被青苔湿泥所污，但隐约可见数字而已。墓碑现放在原处。”

性(女)与不净

说是灶王爷被饧糖粘嘴以后，大家谈天，谈到北京风俗，新年破五，女人才许到人家去拜年。有人说这因女人鞋子太脏，又有人说新年里男客多，怕自己家的女人被人家瞧了去。总之，不得要领，话也就岔开了。就有人讲笑话。——我家有一亲戚，是一大官，他偶如厕，忽见有女先在，愕然是不必说，却因此传以为笑；笑笑也不要紧，他却别有所恨。恨到有点出奇，其实并不。这是一种晦气，苏州人所谓"勿识头"，要妨他将来福命的。——我姊姊便笑道："他真有福命，妨个一妨也不很要紧；禁不住一妨，则所谓福命也就有限了。"

以上又是一个梦。梦后有三个观念走到脑子里来，一是性，二是女，三是不净。如我是一位什么专家的话，把它们联起来，大概早已有数十万言的大著作出现了。幸而我不是。

我只会顶简单地想，顶简单地说：性，女在内，大概没有什么不净吧。话又说回来，自然也不曾看出所以然净来。譬如上帝他老人家，（她？）抟弄黄土的时候，（决不是在搓煤球，不可误会。）偶然把性的器官放在额角正

中，或者嘴半边，那没，我们这部历史一定会一字不剩写过了的。他可太仔细了，且太促狭了，偏偏把他之所以为他，她之所以为她者，安置在最适于藏藏躲躲，又在二便的贴隔壁。是何居心？是否阴险？至今不明。我不但是今生，前世据说也只是个和尚，并未做过上帝。人云亦云，我不但不敢信。他们也未尝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曾经在那一辈子里，做过天上的仙官。

也只是可疑而已，未必就该杀该办。然而我们这儿，野蛮成风，久矣夫百年来非一日矣，早把这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嫌疑犯，异口同声"杀之不足剐之有余"了。为什么呢？我不懂得。为什么特别对于女人如此？阿呀，我更加不懂，决不能比对于上帝的心理多懂出个一分二分来。专家或者已经在那边懂，而我非专家。

愈不懂愈要聒聒，此其所以将有"碰壁"之灾乎！说话的第一要诀，不可不为自己留余地。假使我们自己站在神坛上，岂不一句话就结了？可惜不能。我在枕上，翻来覆去的想，除掉"大概没有什么不净吧"，觉得对于性，特别对于女竟没有更得体的说法了。您想，如果不这么说，则我之为我，你之为你，——姑且不去管"他"——岂非是"不净，不净，第三个不净"呢？这不很得体。

真话也就是合于自己身分的话，所以"未必真得出奇"。这是附记。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即戊辰十二月

二十六日，草于北京东城。

（选自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版《燕郊集》）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这是一个讲演的题目，去年在师大附中讲的。曾写出一段，再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就此丢开。这次所写仍不惬意，写写耳。除掉主要的论旨以外，与当时口说完全是两件事，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写着有的，现在只删剩一句：题目上只说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亲的资格说话也。卫道君子见谅呢，虽未必，总之妥当一点。

略释本题，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的是谓聪明，是一是二，善读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个问题，亲之于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于亲，其关系是相同与否？至少有点儿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决定下文的相当能力，下文则呼应上文而已。在此沿用旧称，尽亲之道是上文，曰慈；尽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无条件的，全体的，强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负责才合式，是生理的冲动，环境的包围，是自由的意志，暂且都不管。总之，要想，你们若

不负责。那么，负责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儿女呢，作证婚介绍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条牵线的张家婶李家姆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负全责的必要与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担负不了的。决定人的一生，不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遗传固然未必尽是父母的责任，却不会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权半操诸师友，半属诸家庭，而选择师友的机会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环境，他们亦未始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三，慈是一种公德，不但须对自己，自己的子女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留下一个不尴不尬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响未必小于在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畸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会应当强迫父母们严守这不可不守，对于种族生存有重大意义的公德。

这么看来，慈是很严肃的，决非随随便便溺爱之谓，而咱们这儿自来只教孝不教慈，只说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没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说不孝而后不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后不孝，天下更无不是的儿女，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颠倒。

孝是不容易讲的，说得不巧，有被看作洪水猛兽的危险。孝与慈对照，孝是显明地不含社会的强迫性。举个老例，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会罗织，决不能证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这个老头儿，无论成才不成才，总应当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负责，舜即使圣得可以，孝得可观，也想不再来负教育瞽瞍的责任，他并没有这可能。商均倒是他该管的。依区区

之见，舜家庭间的纠纷，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捣乱，却是儿子不挣气，以致锦绣江山，丈人传给他的，被仇人儿子生生抢走了，于舜可谓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们一样。

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说，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似乎有点重要。我一向有个偏见，以为一切感情都是后天的，压根儿没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于后天论，老想做，老做不成，这儿所谈便是一例。普通所谓孝的根据，就是父母儿女之间有所谓天性，这个天性是神秘的，与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传统的信念以外，谁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与其依靠这混元一气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积铢累的后天的感情来建立亲子的关系，更切实而妥贴。详细的话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说感情生于后天，知恩报恩，我也赞成的。现在讨论恩是什么。一般人以为父亲对于子女，有所谓养育之恩，详细说，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这特别偏重母亲一点。赋与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堕地已经对母亲，推之于父亲负了若干还不清的债务，这虽不如天性之神秘，亦是一种先天的系属了。说我们生后，上帝父亲母亲然后赋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说我们感戴未生以前的恩，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作一种礼物而赋予是厚的馈赠呢，那么得考量所送礼物的价值。生命之价值与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学上的问题，要证明这个，不见得比证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无从说起。亲子的关系在此一点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为的伦理的。把道德的观念建筑在这上面无有是处。

亲子间的天性有无既难定，生命的单纯赋予是恩是怨也难说，传统的名分又正在没落，孝以什么存在呢？难怪君子人惴惴焉有世界末日之惧。他们忽略这真的核心，后天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特别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情而已。可惜咱们亲子的关系难得建筑在纯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礼教的权威贴上金字的封条，不许碰它，不许讨论它，一碰一讲，大逆不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顽皮的小子会不会想到不许碰，不许讲，就是"空者控也搜者走也"的一种暗示，否则为什么不许人碰它，不许人讨论它。俗话说得好："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

人都是情换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说过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后孝非先孝后慈，事实昭然不容驳辩。小孩初生不曾尽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它尽了孝道之后，方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抚育它，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应慈而起，儒家所谓报本反始，要能这么解释方好。父母无条件的尽其慈是施，子女有条件的尽其孝是报。这个报施实在就是情换情，与一般的人情一点没有什么区别。水之冷热饮者自知，报施相当亦是自然而然，并非锱铢计较一五一十，亲子间真算起什么清帐来，这也不可误会。

孝是慈的反应，既有种种不等的慈，自然地会有种种不等的孝，事实如此，没法划一的。一个人对于父母二人所尽的孝道有时候不尽同。这个人的与那个人的孝道亦不必尽同。真实的感情是复杂的，弹性的，千变万化，而虚伪的名分礼教却是一个冰冷铁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话又说回来，大概前人都把亲子系属看作先天的，所以定制一块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们只承认有后天的感

情，虽不“非孝”，却坚决地要打倒这二十四孝的讲法。

我的说孝实在未必巧，恐怕看到这里，有人已经在破口大骂“撕做纸条儿”了。这真觉得歉然。他们或者正在这么想：父母一不喜欢子女，子女马上就有理由来造反，这成个甚么世界！甚么东西！这种“生地蛮瓯打儿”的口气也实在可怕。可是等他们怒气稍息以后，我请他们一想，后天的关系为什么如此不结实？先天的关系何以又如此结也实？亲之于子有四个时期：结孕，怀胎，哺乳，教育，分别考察。结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罢。怀胎相因而至，也是没法子的。她或者想保养自己的身体为异日出风头以至于效力国家的地步，未必纯粹为着血胞才谨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环境的，较之以前阶段，有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离乳以后，以至长大，这时期中，种种的教养，若不杂以功利观念，的确是一种奢侈的明智之表现。这方才建设慈道的主干，而成立子女异日对他们尽孝的条件。这么掐指一算，结孕之恩不如怀胎，怀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后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没关系。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来只见有教孝的，什么缘由呢？比较说来，慈顺而易，孝逆而难，慈有母爱及庇护种族的倾向做背景——广义的生理关系——而孝没有；慈易而孝难。慈是施，对于子的爱怜有感觉的张本，孝是报，对于亲之劬劳，往往凭记忆想象推论使之重现，慈顺而孝逆。所以儒家的报本反始，慎终追远论，决非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立意虽不错，方法未必尽合。儒家的经典《论语》说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难怪数传以后就从对待

的孝变成绝对的孝。地位愈高，标准愈刻，孝子的旌表愈见其多而中间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在，这种是事实罢。他们都不明白尽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却无条件地教起孝来，其结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许多的伪君子。

慈虽为孝的张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价值。中国的伦理，只要矫揉造作地装成鞠躬尽瘁的孝子，决不想循人性的自然，养成温和明哲的慈亲，这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积弱之因，这未必不是一个。姑且用功利的计算法，社会上添了一个孝子，他自己总是君子留点仪刑于后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效用至多如此而已；若社会上添一慈亲，就可以直接充分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一方面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无穷。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原故。慈顺而易，孝逆而难，这是事实；慈较孝有更远大的影响，更重大的意义也是事实。难能未必一定可贵。

能够做梦也不想到“报”而慷慨地先“施”，能够明白尽其在我无求于人是一种趣味的享受，能够有一身做事一身当的气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谓贤明，自然实际上除掉贤明的态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离贤明差得远，小孩子将来要“现眼”，使卫道之君子拍手称快，浮一大白也难说，可是希望读者不以人废言。好话并不以说在坏人嘴里而变坏。我不拥护自己，却要彻底拥护自己的论旨。

但同时不要忘记怎样做个聪明的。儿女成立以后亲之与子，由上下文变成一副对联——平等的并立的关系。从前是负责时期，应当无所不为；现在是卸责时期应当有所不为。干的太过分反而把成绩毁却，正是所谓“蛇固无

足，子安能为之足”。

慈道既尽卸责是当然，别无所谓冷淡。儿女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已经不是赤子而是独立的人。他们做的事还要我们来负责，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压在肩头，势必至于自己摔交而担子砸碎，是谓两伤。从亲方言，儿女长大了，依然无限制无穷尽地去为他们服务，未免太对不起自己。我们虽不曾梦想享受儿孙的福，却也未必乐意受儿孙的累。就子方言，老头子动辄下谕单，发训话，老太太说长道短，也实在有点没趣，即使他们确是孝子。特别是时代转变，从亲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为难了。再退一步，亲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唠叨，也总归是无取的。

看看实际的中国家庭，其情形却特别。教育时期，旧式的委之老师，新派交给学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儿女长成以后，老子娘反而操起心来，最习见的，是为儿孙积财，干预他们的恋爱与婚姻，这都是无益于己，或者有损于人的顽意儿。二疏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真真是名言，可是老辈里能懂得而相信这个意思的有几个，至于婚姻向来是以父母之命为成立 的 条 件的，更容得闹成一团糟，这是人人所知的。他们确也有苦衷，大爷太不成，不得不护以金银钞票，大姑娘太傻不会挑选姑爷，老太爷老太太只好亲身出马了。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却决不能推翻上述的论旨，反在另一方面 去 证 明它。这完全是在当初负责时期不尽其责的原故，换言之，昨儿欠了些贤明，今儿想学聪明也不成了。教育完全成以后，岂有不能涉世，更岂有不会结婚的，所以这困难决不

成为必须干涉到底的口实。

聪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懒，一是知趣，聪明的父母亦然。躲懒就是有所不为，说见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亚于躲懒。何谓知趣？吃亏的不找帐，赌输的不捞本，施与的不望报。其理由不妨列举：第一，父母总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乐，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娱的机会，不责报别无甚要紧。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条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没有责报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难，责报是不容易的。这两项上边早已说过。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结果是感情没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间鄙薄的气象，最为失算。试申说之。

假使慈当作一般的慈爱讲，中国家族，慈亲多于孝子恐怕没有问题的。以这么多的慈亲为什么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们有的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说都是你们这班洪水猛兽干的好事啦，其实都丝毫不得要领。在洪水猛兽们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头，大概早已如此了，虽没有统计表为证。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情，比起慈来有难易顺逆之异，另外有一助因，就是功混利于感情。父母虽没有绝对不慈的，（精神异常是例外）可是有绝对不望报的吗？我很怀疑这分数的成数，直觉上觉得不会得很大。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明显地表现狭义的功利心。重男轻女也是一旁证，儿子胜于女儿之处，除掉接续香烟以外，大约就数荣宗耀祖了。若以纯粹的恋爱为立场，则对于男女为什么要歧视如此之甚呢？有了儿子，生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显扬，身后还得血食，抚养他是很合算的。所持虽不甚狭，所欲亦复甚奢，宜有淳于

跷之笑也。他们只知道明中占便宜，却不觉得暗里吃亏。一以功利为心，真的慈爱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搀杂，由搀杂而仿佛没落了。本来可以唤起相当反应的感情，现在并此不能了。父责望于子太多，只觉子之不孝；子觉得父的责望如此之多，对于慈的意义反而怀疑起来。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伤而功利亦乌有，这是最可痛心的。虽不能说怎样大错而特错，至少不是聪明的办法呢。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怨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他们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够恰好地应付一切，不见得会特别乖张地应付他们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截搭题已经完了，读者们早已觉得，贤明与聪明区别难分，是二而一的。聪明以贤明为张本，而实在是进一步的贤明。天职既尽，心安理得，在我如此，贤明即聪明也；报施两忘，浑然如一，与人如此，贤明又即聪明也，聪明人就是老实人，顶聪明的人就是顶老实的人，实际上虽不必尽如此，的确应当是如此的。

一九三〇年七月廿四日。

（选自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版《燕郊集》）

《近代散文钞》[1]跋

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对于启无却未必。夫明清诸大家的文字很会自己说话的，何用后生小子来岔嘴；其不可一也。对景挂画虽好，班门弄斧则糟；其不可二也。当这年头儿来编印此项文件，已经有点近乎自暴自弃，何况去找压根儿未尝“浮起”的人来做序跋，这简直有意自己做反宣传；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启无再思再想，真真一无所取。然而我非启无，没法叫他不来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说他既经说到找到，反正推托不了的，不如老实说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还容易，据说如此。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

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那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这都是直直落落，一无主张，二无理论，三不宣传的文字，只要喜欢看，一看至多两看总明白了。若不喜欢，看煞也不明白，解释也不会再明白，反而愈说愈胡涂哩。以下的话只为着和这书有缘法的

① 这书原题作《冰雪小品》，后改今名。

人作一种印证而已，说服谁，不曾想。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别名也，举世同病自古如此，别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说着自己的话，那么正道的再说点什么好呢？”“不知道吗？笨啊，说人家的话哟！”这儿所谓人家事实上只是要人，人而不要，咱们的正统文豪决不屑于代他们立言的，或者是圣贤，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师，是这个，是那个，是X，是Y……什么都是，总不是自己。

就文体上举些例罢，最初的“楚辞”是屈宋说自己的话，汉以后的“楚辞”是打着屈宋的腔调来说话。魏晋以前的骈文，有时还说说自己的话的，以后的四六文呢，都是官样文章了。韩柳倡为古文，本来想打倒四六文的滥调的，结果造出“桐城谬种”来，和“选学妖孽”配对。最好的例是八股，专为圣贤立言，一点不许瞎说，其实《论语》多半记载孔子的私房话。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谓圣贤皇帝开山祖师之流，他们的意思并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许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时也未便仔细揣摹。活灵活现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师来，总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圈套里，这叫做窠臼，或者叫滥调，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

头子，娘们，土豪劣绅总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戏台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脸，二花脸，颠来倒去只这几种版本而已。这是简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说不上来。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岂不是活该。在很古很古的年头早已触犯了天地君亲师这五位大人，现在更加多了，恐怕正有得来呢。正统的种子，那里会断呢。说得漂亮点，岂不可以说倒霉也是侥幸，可以少吃点冷猪肉；若说正经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运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这些不幸的支配。这些文家多半没什么自觉的。他们一方面做一种文章给自己顽，一方面做另一种文章去应世，已经是矛盾了。再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他们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所谓大的高的正的，自然还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这简直有点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暂且不问，我们一定受到相当的损失。没有确实自信的见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这果然一半为时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较观照的机会，然而自信不坚，壁垒不稳也是一个大毛病。他们自命

为正道，以我们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们自居于旁于斜则不可；即退了一步，我们自命为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进地走，怕走得离正轨太远了，要摔交，跌断脊梁骨，则断断乎不可。所以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我们虽不断断于争那道统，可是当仁不让的决心，绝对不可没有的。——莫须有先生对我盖言之矣。

准此论之，启无选集明清诸家之作以便广布，至少是在那边开步走，所以即使赔钱贴工夫，以至于挨骂都是值得的。在初编此书时他来问我，我说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连续下去，现在也还是这个意思，就当作跋尾看罢。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三日，北京。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
2月版《杂拌儿之二》）

“标　　语”

前跋殊有未尽之意，引而申之。我觉得标语总还是时髦的，咱们不妨也来个两张，区区想贴在东四牌楼的有八个大字，“说自己的话，老实地。”——排字人注意，正文至此已完，以下都是注解。

说自己的话，该跋文中曾言之矣，可不大清楚。譬如说我吃饭，我拉屎，这的确是自己的话了，是文学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再说病人的谵语，睡人的呓语，酒人的醉语，虽一字不辨，的确为某人所特有的，是文学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这都需要一些注疏。所谓自己的话用在文艺上，我以为得加一种限制只八个字，“己所独有，可通于人。”

独有自然不是绝对的，第一，日光之下无新物，第二，绝对的独有，无可通于人之理，显与下文相犯。既然不是绝对的，那没指的是什么呢？不抄袭不雷同之谓欤？然哉然哉！无论是照抄，偷抄，或者虽明明张着嘴说人家的话而看不出抄的痕迹来，都叫抄袭。至于所谓我吃饭我拉屎，的的确确是自己的需要，不是抄袭了，（“因为外国人吃鸡子所以兄弟也吃鸡子，”却是珍奇的例外。）却

又是一种雷同。人人都会说兄弟要吃饭，然而岂可以说人人都是文学家，人人都可以做文学家呢。这类供生活上需要的简单话不成为文学的原因，别的还有，雷同至少是一个。若复杂的话，除非有意抄袭，雷同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文赋》上说："虽杼柚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古人对于这一点也还是谨慎得绝不含胡。

从正面作想，怕谁都不否认文学的新和创造吧，而新和创造正是独有的另一种说法。能懂得什么叫新，则独有的意义自明；新又谈何容易呢。日光之下无新物，所谓新只是新的结合，新的解释，新的用法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新的材料只有新的关系。所以我虽指斥种种的抄袭，却同时又承认文学上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二者区别极微，决非没有区别，解人自堪意会的；理会不到，指点也是无益。

再说可通，请重读这"可"字。夫可通者可通也，既不是说尽通必通，也不是说不通。凡我说的写的一定要完全通过人人的心眼，这是一种合理的希望，不可尽通，不可必通，这是无奈的事实。不论你的作品话语何等的明白晓畅，然而谁也不担保不会发生误解。所以艺术生活的惟一报酬是寂寞。若不能宁耐这寂寞咬嚼出它的滋味来，那就无异放弃了从事艺术的最好资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万流宗仰的诗圣当时还不免有此怅恨。

反面一想，不通的话也是文学，多们古怪呢。阿毛阿狗尚且说得大通特通，（活象我有非薄他们两老的意思，这真冤枉！）岂有咱们的文豪反而不呢，决不，决不。上述的谵呓醉语，不抄袭不雷同，明明有个性的，总不算文

学上的自己话，其理由准此。——又想起自己来了！无论在那儿，不记得曾忽视艺术和言文的社会性，尽有以前的文字可证，却不知怎的，“蔷薇”上忽来了一刺，蔷薇多刺，或然。

更听见螺州翁说，读者方面颇有病鄙文之难懂的，较翁文盖尤甚焉。我虽有点玩世，对于这事却正正经经大着其急，寝食不安。此虽有辩解之处，却总不失为一种毛病。病的症结在读者，在作者呢，还没晓得，总之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使我愉快的事，读者纳闷更不待言。记得小时候，开蒙老师曾训我以作文四字诀“深入显出”，惭愧古稀之年行将及半（倚老卖老？）依然以文字难懂著称（是notorious不是famous），悲夫悲夫！

难近于不，不懂才糟呢。此难明先生之所以还在担心思也。很少有人懂，或者很不容易懂，还可以用“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等等不长进的话来遮遮羞，至于假如当真绝对没有人懂呢，那可不大成了。虽然作者自己说它是文学，可是谁知道，天知道！为什么不是梦呓？为什么不是胡说？为什么不是醉语？为什么不是！大英阿丽司姑娘抱的小孩子，等到后来变成不多不少的一只猪的时候，干脆把它放到树林里去，说道：“If it had grown up, it would have been a dreadfully ugly child; but it makes rather a handsome pig, I think.”（见《奇境记》猪与胡椒章第六）吾其为漂漂亮亮的猪乎，悲夫！说得如此的“苦脑子”，不在赞美难懂的文字，读者们或者可以相信我一点罢。

何谓老实？想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之谓。

这也需要解释，否则又缠夹。譬如以为要吃饭，就说吃饭，要拉屎就说拉屎，必如此表现才算老实；这是一种缠夹。又如简单地说月亮是老实，若说什么鹅蛋似的月儿，眉弯似的月子，甚而至于“闻佩响知腰细”的月姊却是不老实，这也是一种缠夹。因为世上固多看月亮只是并不曾怎么的月亮的老妈子（事见《燕知草·眠月》一文中），却也未必没有真把月亮比做姊姊的李义山，许老妈子说老实话，也得许李义山之徒说老实话，这才是公道；然而不幸很少有人了解承认这个道理，即最初《新青年》上所发表新文学的口号，关于这一点也着实有点缠夹了。讲到这件事，可算文学史上一段伤心，当时何等轰轰烈烈，想把旁行斜出抬举起来，化为康庄大道，曾几何时，遭逢新古典派与普罗阶级的夹击，以致壁垒沉没，队伍哗散，岂不可叹可羞！虽曰天实为之，亦人谋之不臧也。大家都知道应当老实地说自己的话，可是什么叫做自己的话，怎么样才算老实，似乎未曾细想过，以为我的事总是真的，我的话总是对的，坏就坏在这个上面了。

老实也就是忠实，忠实就是诚。《易传》曰：“修辞立其诚，”诚之一字，的确点出修辞的所以然，即如《诗大序》及《礼记》上的“言之不足”，也是一种妙解。下文都在发挥这些意思，大有策论之风哩。

想要老实地说话又说不大出，诚与不足联合之谓。何以会说不出？技巧之未驯与情思之过厚，二者必居一于此。技巧与情思之关系，只是追，只是追不着（说详《杂拌儿》《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情思愈深厚的，说不出的痛苦也愈大，所谓“仁者其言也讱”，就是这个缘

故。说不出，偏要说，只有勉力磨炼他的技巧；技巧进益以后，追原是追不着的，却总可以加增一些逼近的程度，也未始不是一种成功。他且以为这是在天下后世的面前，表现他自己一条最好的捷径，又何敢巧立名目迷误来学呢。至于有人以假货蒙混，当然另是一回事，殊无何等牵连，那一派没有流弊，那一家没有冒牌。

举两种表面上不见得老实的修辞方法为例：一是丽，词藻典故；二是曲，艰深晦涩。流弊固多，其初义也是颠扑不破的。问题不在乎这种做法可不可，而在乎它的张本（data）的有没有。有了张本，不这么做不行；没有张本，自然不必这么做，勉强要这么做也不行。这最明白，没有缠夹的余地的。若压根儿要连同张本先去经过时代的核准，否则严禁，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追压。

关于词藻，典故，曲的表现，详言之宜各为一文非此能尽，现在只举一点端倪。词藻的妙用，在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生出完整来。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非词藻不为功，这个道理自然也有人理会得。依我个人的偏嗜，词中的温飞卿是很懂得用词藻的；六朝文之所以大胜唐宋四六文者，会用词藻至少是一原因。词藻，文学的色泽，也是应付某种需要而生，并非无聊地东涂西抹，专以炫人耳目为业的。俗滥是不善用之故，不是词藻本身的毛病。说到典故，恐怕挨骂的机会更多。炫耀，敷衍，替代，有人误认这些个为它的真义，所以大声疾呼地“无条件打倒”；可是它的真义假如不在此，那就近于无的放矢。典故每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系自己想出

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象人家说过的一般；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者竟一字不易，搬了一回小家，反而会象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方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与其需要。大概可以不用词藻典故用了反坏的，宜绝对不用；用了而意思依然不见好，也不如勿用，若一用了，便大妙而特妙，则宜大用而特用，决无有意规避的必要。

《人间词话》里有这么一节："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王先生的话我常是佩服的，此节却颇可商量。说做词非用代字不可固非，说什么"忌用"也不必。如桂华之代月，在此实含有典故词藻两种意味。周词原作上片是："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这是实感与幻觉之错综。首三句，以实在景致起。桂华句为转折之关捩，不但状月光之波动，且仿佛感触月中桂子的香，情味渐近实幻之间。下文落入幻境，"素娥欲下，"才一点不觉突兀；否则月色一好，嫦娥就要思凡下界，未免太忙哩。想象中的素娥也还是陪客，再转出事实上的楚女来，而"纤腰"仍用上述玉溪诗意，双绾月姊，尤为巧合。自此以下皆记实事，妙以"飘香麝"作结，遥应上文"桂华"，给我们以嗅觉方面，实幻两种的交错。清真之词工细绵密之甚，都此类也。依此作释，则桂华二字义别于单纯之月，不可径相代，明矣。——且词调方面，美成或更有苦心，王氏也未注意。试想月华二字何等平常，清真岂不想到在此依调法似以去平为

佳，《词谱》载秦少游词用“画楼雪杪”，诸家间有用上声字者，终以用去为多。杨和词“翠檐铜瓦”，方和词“凤楼鸳瓦”，俱遵用去声，亦可参证。

文字写了一小半，得难明先生电话，嘱到某处阅卷，头昏脑倦之后，不免又来咬嚼。他举示李易安的“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为用典之一例。诗情之徘徊宜有此等境界，恰好又能用这典故把它达出。假如不用典，把原句改为“诗情如夜鸟，环绕未能安，”通也是通的，却苦平庸；若说“诗情如夜鸟，三绕未能安”呢，未免又病生硬，况且还脱不了典故的范围。总之，何必呢，不如老实用了典的干脆。她当时之感究竟如何不可知，依所留下的成绩而论，我们今日岂不可以相信，她已经竭忠尽智地挑选了一种最逼近实感的表现，这还有什么可非议的。文学，精严地说，只应该有一个解释，就是它自己。是谓独一。

词藻典故不妨说曲的表现之一种，而曲的表现却非二者所能尽。依我见大概三分之，复杂朦胧违碍是也，亦俟异日专文论之。复杂则不清，其词缴绕；朦胧则不醒，其词惝恍；违碍则不敢，其词遮掩，三者固各有所蔽，非文词之至者，而其不悖于修辞立诚之通则，则一也。有了一种心境，就应当有一种相当的文字去表现它，人家能懂最好，不懂也只好由他。这个不懂，与其说由于文字的障碍，不如说是心境的隔膜。人与人的相互了解是有限的，更有什么好法子呢！“辞达而已矣，”天下之公言也；幸而得达，作者读者所同愿也；不幸而不达，作者读者所同恨也。我辈不能尽通古人时贤之意，岂可望天下后世尽通我辈之意哉！

曲的表现每造成不可懂的文风，然而又有区别：艰深，晦涩，与没有意思是也。艰深者，作意遥深，言厄于意之谓，乍看似不通晓，细按则条理分明，虽未必就是第一流，却不失为高等的文学。晦涩者文词芜杂，意厄于言，所谓深入不能显出，一看固然不懂，再看还在渺茫，即算它是文学吧，也决不是很好的。艰深是一种没奈何，好比文学的本身病；晦涩是可以救药的，类似艰深的一种外感而已。我们没法化艰深为不艰深，应该有法化晦涩为不晦涩，二者性质有别，不是难懂程度深浅的问题。至于没有意思，那就是没有意思，更无第二个说法。左看也不懂，右看也不懂，看杀也不懂，这有什么可说的。他叫它什么，我们跟着叫它什么好了，责任当然由作者自负。

三者之外更有一种，以艰深文其浅陋是也。意思原是很浅近的，既非艰深，也非没有意思；表现方法是故意的迂曲，所以又不能算晦涩。这种冒牌，只好请主顾先生们自己小心点吧。凡开陆稿荐王麻子的招牌上都写着"真"，"老"，"真正"，"真正老"，对于主顾真麻烦哩，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因为开店的想自居于真正老牌，这是一种人情，岂有自己声明了"我冒牌"而后冒牌的。

以文字难懂著称的我们将居于何等？谁知道！将自居于何等呢？谁好意思说，——纵然"戏台里喝采"原是颇有意思的事情。匍伏于道统之下，飞奔于时代之前，我们虽有所不屑，自欺欺人，倚老卖老，我们又何敢呢；这已大有"戏台里喝采"的味儿了，还不如就此"打住"的好。

一九三〇年九月末日。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版《杂拌儿之二》）

阳台山大觉寺

夙闻阳台山大觉寺杏花之胜，以懒迄未往。今岁四月十日往游之，记其梗略云。是日星期四，连日阴，晨起天微露晴意，已约佩在燕京大学，行具亦备，于六时五十分抵南池子，七时车开，十五分出西直门，同车只一人，且不相识，兀坐而已，天容仍阴晴无主。数日未出，觉春物一新，频年奔走郊甸，均为校课，即值良辰，视同冗赘，今日以游赏而去，弥可喜也。弧形广陌，新柳两行，陇畔土房，杏花三四，昔阴未散，轻尘不飞，于三十三分抵西勾桥，佩已坐候于燕京校友门，并雇得小驴一头，携粉红彩画水持一，牛肉面包一包。其驴价一元二角，劝予亦雇之。"你不是在苏州骑过驴吗，有髀肉复生之感吧？"应之曰，"不。"雇得人力车，车夫二人，价二元五角。舍驴而车有四说焉。驴之为物虽经尝试而不欲屡试，一也；携来饮食无车则安置不便，二也；驴背上诚有诗思，却不便记载，三也；明知车价昂，无如之何耳。

于五十五分过颐和园，望见大门，循东北宫墙行，浅漪一片，白鸭数只，天渐放晴，路如香炉。八时四分逾一大石桥，安和桥也，亦作安河。转入大道，亦土道也，特

平坦，不复香灰耳。夹道稚柳青青，行行去去，渐见西山，童秃为主，望红石山口（俗呼红山口），以乘车不得过，循百望山行。其麓为天主教士所建屋。询车夫以百望山，不解，以望儿山呼之。山形较陡峭，上有磊石，有废庙，与载记合。三十分抵西百望，车夫呼以西北望，而公家则标之曰西北旺。自西勾桥至此十五里。（凡所记里数均车夫言之。）停车上捐，铜子十枚，驴则无捐。车夫购烧饼十枚，四里两家佃（晾甲店），又一车夫云六里殆误。过青龙寺门前，寺甚小。时为四十八分。五里太子务（太子府），已九时六分。以大路车辙深峻，穿村而过。此十里间，群山回合，其中原野浩莽，气象阔大。车中携得奉宽《妙峰山琐记》，有按图索骥之妙。所谓蜘蛛山顶，一松婆娑，良信。至于跌死猫盘道如何如何，驴夫之言莫能详也。至书中所谓蜘蛛如香炉，百望城子如烛台，则并不神似。出太子务抵黑龙潭不及一里，时为九时十四分。

登石坡，入龙王祠。殿在石级上，佩昔曾登之，云无可观览，徒费脚力。遂从侧门入，观潭。潭以圆廊绕之，循廊而行，从窗牖间遥看平畴，近瞩流水，即潭之一脉也。下临潭，不广而清，如绿琉璃，底有砾石。窄处为源，泡沫不盛。在此食甜面包及水，予所携也。佩云："此绿绿得老，不如仙潭嫩绿。"又云："其形如……其形如说不出。"黑龙潭固非方圆，亦非三棱也。此地予系初来，佩则重游矣。出时为三十七分。五十分白家疃，计程三里，有白家潭，白家滩异名，俗呼之。五里温泉村，有中法校附设中学在。此村颇大，亦整洁，壁上时见标

语，忆其一曰，“温泉村万岁。”十时二分过温泉疗养院，未入游。二十五分，周家巷，巷口门楼，上祀文昌。已近城子山麓，望北安河隐约可辨。城子山上亦有庙，群山一桁，山腰均点缀以杏花，惜只可入远望耳。佩云：“杏花好，可惜背景差点，”诚然。北地山鲜水草，枯而失润，雄壮有余，美秀不足，不独西山然也。

值午，天渐热，大觉寺可望，路渐高，车夫以疲而行缓。进路不甚宽，旁有梨杏颇繁，均果园也。梨花只开七八分，作嫩绿色，正当盛时。杏则凋残，半余绛萼，即有残英未谢，亦憔悴可怜。家君诗云，“燕南风景清明最，新柳鹅黄杏粉霞，”（《小竹里馆吟草》卷六）盖北方杏花以清明为候，诗纪实也。惟寺前之杏，多系新枝非老干，且短垣隔之，以半面妆向人，觉未如所期，聊作游散耳。十时四十六分抵大觉寺，自温泉村至此八里许。

入寺门，颇喧杂，有乞丐，从东侧升。引导流水，萦洄寺里，寺故辽之清水院，以泉得名。此在北土为罕见，于吾乡则“辽东豕”耳。既升，见浮屠，在大悲坛后，形似液池琼岛，色较黯淡。二巨松护之，夭矫拿攫。塔后方塘澄清，蓄泉为之。塘后小楼不高，佩登之，返告曰，“平常。”即在塔侧午食，荫松背泉，面眺平原。携有酱肉肉松鸭卵等物。佩则出英制Corned Beef，启之，肉汁流石，而盒不开。适有小童经过，自告奋勇，携至香积厨代启之，酬以二十枚，面包两片。佩甘肉松，而予则甘其牛肉，已饱矣，犹未已，忽天风琅然挟肉松以飞，牛肉略尽其半，固不动也，于是罢餐。各出小刀削梨而食之。西行上领要亭，拾级下至四宜堂前，有半凋玉兰两株，其巨

尚不如吴下曲园中物。小童尾随不去，佩又酬以十枚，导至殿外，观松上寄生槐榆，其细如指。问童子曰，“完了么？”答曰，“没有啦。”乃径出门去，小步石坡约半里，杏花仍无可观，遂登车上驴，十二时十分也。大觉寺附近还有胜景，惜我辈不知也。

小驴宜近不宜远，而阳台海甸间，往返八十余里。（车夫曰百里者，夸词也，为索车资作张本耳。）予去时，佩之驴已雅步时多，奔跑时少，归途则弥从容。驴夫见告，此公连日游香山卧佛寺等处，揣其意似爱惜之，不忍多加鞭策。虽时时以车候骑，予仍先抵温泉疗养院，时为十二时四十五分。待五分，佩至。此地有垂杨流水，清旷明秀，食浴均可。坐廊下饮西山汽水二，即入浴。人得一室，导汤入池，池形似盆，而较深广。平常浴水入后渐凉，猛加热汤又增刺激，此则温冷恰可，久而弥隽，故佳品也。至内含硫质有益卫生否，事近专门，予不知云。可惜者，池两端各一孔，一入一出，虽终日长流，而究不能彻底换水。浴罢复行，已一时三十五分。北方气候，甫晴便热，且溯来路而归，鲜可观览，原野微有燥风，与晨间之润湿不侔。过白家疃太子务两家佃，其行甚缓。途次，佩曰，“去的时候骑驴是军政，现在是训政时期，宪政还没有到哩。”话言甫毕，不数百武忽坠乘，幸无伤，然则训政时期到否亦有问题也。

近西百望时，与佩约会于清华，遂先行。过万寿山后，车夫饮水，天亦渐凉。经挂甲屯，穿行燕京大学，入西门出东门，四时六分抵清华南院，付车资二元六角，加以在寺所付之饭钱四角，共计三元。入校门饮冰一杯。返南院

时佩已归，云至万寿山易骑而车，否则恐尚在途中也。小息饮茗，于五时半乘车返北京东城，抵家正六时三十分，适得十二时，行百二十里许。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一日写记。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版《杂拌儿之二》）

中　年

什么是中年？不容易说得清楚，只说我暂时见到的罢。

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我也是关怀生死颇切的人，直到近年方才渐渐淡漠起来，看看从前的文章，有些觉得已颇渺茫，有隔世之感。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缘故么？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

我感谢造化的主宰，他老人家是有的话。他使我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是何等的气度呢！不能名言，惟有赞叹；赞叹不出，唯有欢喜。

万想不到当年穷思极想之余，认为了解不能解决的“谜”，的“障”，直至身临切近，早已不知不觉的走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今是而昨非呢？昨是而今非呢？二者之间似乎必有一个是非。无奈这个解答，还看你站的地位如何，这岂不是“自搭”。以今视昨则昨非；以昨视

今，今也有何是处呢。不信么？我自己确还留得依微的忆念。再不信么？青年人也许会来麻烦您，他听不懂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再好没有的印证了。

再以山作比。上去时兴致蓬勃，惟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事实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认为过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却别有一般滋味的。

试问下山的与上山的偶然擦肩而过，他们之间有何连属？点点头，说几句话，他们之间又有何理解呢？我们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这原是不容易的事。至于这两种各别的情味，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会的俄顷，惭愧我不大知道。依我猜，许是在山顶上徘徊这一刹那罢。这或者也就是所谓中年了，依我猜。

“表独立兮山之上，”可曾留得几许的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点，而一般的说法却是一段；所以它的另一解释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说是倾向于暮年的。

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的确是很俗气，无怪青年人看不上眼。以区区之见，因怕被人说“俗”并不敢言“老”，这也未免雅得可以了。所以倚老卖老果然不好，自己嘴里永远是“年方二八”也未见得妙。甚矣说之难也，愈检点愈闹笑话。

究竟什么是中年，姑置不论，话可又说回来了，当时的问题何以不见了呢？当真会跑吗？未必。找来找去，居然被我找着了：

原来我对于生的趣味渐渐在那边减少了。这自然不是说马上想去死，只是说万一（？）死了也不这么顶要紧而已。泛言之，渐渐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这“不过如此”四个字，我觉得醰醰有余味。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糖，这是一种了。吃窝窝头的直想吃大米饭洋白面，而吃饱大米饭洋白面的人偏有时非吃窝窝头不行，这又是一种了。冬天生炉子，夏天扇扇子，春天困斯梦东，秋天惨惨戚戚，这又是一种了。你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便用机关枪还敬，没有，只该先你而乌乎。……这也尽够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新鲜。不新鲜原不是讨厌，所以这种把戏未始不可以看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说非看不可，或者没有得看，就要跳脚拍手，以至于投河觅井。这个，我真觉得不必。一不是幽默，二不是吹，识者鉴之。

看戏法不过如此，同时又感觉疲乏，想回家休息，这又是一要点。老是想回家大约就是没落之兆。（又是它来了，讨厌！）“劳我以生，息我以死，”我很喜欢这两句话。死的确是一种强迫的休息，不愧长眠这个雅号。人人都怕死，我也怕，其实仔细一想，果真天从人愿，谁都不死，怎么得了呢？至少争夺机变，是非口舌要多到恒河沙数。这真怎么得了！我总得保留这最后的自由才好。——既然如此说，眼前的夕阳西下，岂不是正好的韶光，绝妙的诗情画意，而又何叹惋之有。

他安排得这么妥当，咱们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乐意多活；咱们不大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甘心少活。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久是平静的。叫呀跳呀，他果然不怕，赞啊美啊，他也是不懂。“天地不仁”“大慈大悲……”善哉善哉。

好象有一些宗教的心情了，其实并不是。我的中年之感，是不值一笑的平淡呢。——有得活不妨多活几天，还愿意好好的活着；不幸活不下去，算了。

“这用得你说吗？”

“是，是，就此不说。”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黎明。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版《杂拌儿之二》）

贡献给今日的青年

我们要起信，信自己的力量；信中国是可救，是应救的；信我们是可以救中国，我们是应当救中国的。即使目前不能得救，我们要手造得救的因缘。“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就是要种树。这信念要切实地把持它。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我们要建设道德，它是民族、国家、社会的基石。道德并不是几个空名词，是我们生活的、生命的急迫的需要，是好的习惯，好的趣味，好的信仰。中国人的第一毛病是“私”。贪污的果然是私，高洁的也是私。一人一心，四万万人四万万心，私为之也。私足以亡中国！要救国，须团结；要团结，须去私。否则无论什么方策，什么组织，都是无益或者有损的。我们至少要做到不敢以私废公；不敢以私害公；然后可以做到公私自然分明；然后可以做到乐公而忘私。道德的训练，此为最要。

中国譬如积年的病人，救国的工作有三个阶段：（一）研究病情，（二）决定方案，（三）给药吃。（不肯吃要强迫他吃，一帖无效要连服，假如我们确信方案的不错。）每一个人都应该认定他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要“做事”，

要“分工”，先分辨出什么是能，什么是不能，然后一定要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定不做我们所不能做的。若是者谓之尽职。

上面的话好象很乱，而我自信这是一贯的主张。

（原载1932年1月1日《中学生》月刊第21期）

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我们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应该可以有一种态度，一种不必客气的态度。

谁都想好好的活着的，这是人情。怎么样才算活得好好的呢？那就各人各说了。我们几个人之间有了下列相当的了解，于是说到“吾庐”。

一是自爱，我们站在爱人的立场上，有爱自己的理由。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们之间，这不是一个梦。三是前进，惟前进才有生命，要扩展生命，惟有更前进。四是闲适，“勤靡余暇心有常闲”之谓。如此，我们将不为一切所吞没。

假如把捉了这四端，且能时时反省自己，那么，我们确信尘世的盛衰离合俱将不足间阻这无间的精诚；“吾庐”虽不必真有这么一个庐，已切实地存在着过了。

这是一种思想的意志的结合，进德修业之谓；更是一种感情的兴趣的结合，藏修息游之谓。生命至脆也，吾身至小也，人世至艰也，宇宙至大也，区区的挣扎，明知是沧海的微沤，然而何必不自爱，又岂可不自爱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版《杂拌儿之二》）

演　连　珠

盖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是以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

盖闻富则治易，贫则治难。是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

盖闻兰植通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是以耦耕植杖，大贤每以之兴怀。被发缨冠，远志或闻而却步。

盖闻众擎易举，任重则勿支。兼程可几，道远则勿及。是以一龟曳尾，无奈过隙之驹。群豕鸣哀，不救崇朝之宰。

盖闻好佚恶劳，中材之故态。宴安酖毒，前哲之危言。是以运甓高斋，以无益为有益。力田下潠，以靡暇为长闲。

盖闻处子贞居，若幽兰之在谷。纯臣大节，如星芒之丽天。是以不求闻达，偶回三顾之车骑。感激驱驰，遂下千秋之涕泪。

盖闻自炫自媒，士女丑行。取义成仁，圣贤高致。是以知人论世，心迹须参。见著因微，毫厘是察。故上书慨

悚，非无阿世之嫌。说难卑微，弥感忧时之重。

盖闻因心感物，不外乎人情。出口成章，则谓之天籁。是以可怜杨柳，翻来雅俗之平。一夜北风，同许三春之艳。

盖闻纯想即飞，纯情即堕。是以海天寥廓，幽人含缥渺之思。灯火冥迷，倦客理零星之梦。

盖闻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是则金生水，镆铘待炉冶之功。木在山，梁栋藉斧斤之用。故君子虚心以假物，尊贤而定法。

盖闻鹪鹩栖不尽林，翼非垂天之云也。偃鼠饮不竭河，腹无大泽之积也。是以广厦千间，容身者八尺。食前方丈，充饥者二升。筵中丝竹，劳者勿听。室内芝兰，入而俱化。故饭疏食，一瓢饮，无碍其为仲尼颜渊。锦步障，珊瑚树，只见他是石崇王恺。

盖闻积善馀庆，影响何徵。业报受生，升沉谁见。故天堂地狱，只为庸愚。残蕙锄兰，翻鍾贤哲。是以疾赴当年之乐，过眼空花。徐图没世之名，扶头梦想。

盖闻至啧而动者，物象殊焉，易简而远者，道心一焉。是以不识不知，万类冥合于天行。无臭无声，群圣只承夫帝则。故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得者存而失者亡，顺者吉而逆者凶。

盖闻知周万物，理不胜私。思通神明，泽不济众。岂物近而身远，抑天易而人难。此犹千里之明，蔽生眉睫。秋毫之察，莫睹舆薪。是以学止修身，尚不愧于屋漏。惠知为政，乃勿剪其甘棠。

盖闻声应气求，物从其类。耳入口出，识局于形。是

以信及豚鱼而不足以孚王公。恩及牛羊而不足以保百姓。故瓠巴鼓瑟，聋者一其宫商。离娄微睇，瞽者同其黑白。

盖闻逆旅炊粱，衰荣如此。暮门宿草，恩怨何曾。是以白饭黄齑，苜蓿之盘飧还是。乌纱红袖，傀儡之装扮已非。

盖闻理若沉钟，霜晨暂响。欲如阴火，漏夜常煎。是以饭后阇黎，不啻当头之棒喝。舟中风雨，未抛同室之戈矛。

盖闻评书读画，门馆才情。煮茗焚香，侍儿聪敏。是以飞龙得鹿，王侯出市井之酋豪。漏尽钟鸣，家国付清流之裙屐。

盖闻阴阳和会，真宰无心 。内外相维， 人伦 有托。是以贞专窈窕，不言女子之卑。扑朔迷离，却以 男 儿 而贵。

盖闻悲愉啼笑，物性率真。容貌威仪，人文起伪。是以蔽于一曲，固理短而情长。观其会通，非理深而情浅。故情之侵分，若水去坊。分之定情，如金就范。

盖闻深于情者，每流连而忘返。蔽于境者，或扞格而不通。是以庄生迷蝶，栩栩为真。郑人覆鹿，匆匆如梦。

盖闻罗帐飘零，同儿家欢愁之色。山丘华屋，异百年歌哭之场。是以塞雁城乌，画屏自暖。单衾小簟，一舸分寒。

盖闻唯兵不祥，为仁不富。是以朱门肉臭，无裨道路之饥寒。甲帐歌残，谁问军前之生死。

盖闻恤纬忧周，宁止青灯之嫠。覆巢完卵，难欺黄口之孺。是以苹末风飘，而苇苕瞑宿。梨花雨勒，则鸱鸮晨

归。

盖闻依仁由义，平居律己之严。一法明刑，在位救时之切。是以管仲夺伯氏之邑，既叹息许其如仁。子产告太叔之言，又流涕称为遗爱。

盖闻绛桃子熟，春晚成蹊。素柰花明，夜深炳烛。何则？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必睹其功。是以相斯韩子，始兼六国以开秦。先主武侯终定三巴以绍汉。

盖闻仁者人也，所爱未必一人。义者宜也，所宜殆非一事。况乃穷通有命，显默殊情。是以诲人设教，常欣一室之春温。出野为邦，共讶今年之秋旱。

盖闻恩施既博，民无能名。事隙已成，怨不在大。是以酒池云屋，时日及女偕亡。凿井耕田，帝力于我何有。

盖闻断崖插水，惊雁曾回。修坂连云，跛牂可践。是以清时善政，驽马及骥騄之程。末世危邦，猿鹤共虫沙之命。

盖闻明威信赏，以道黔黎。小惩大戒，如保赤子。是以仁言利溥，不为煦妪之慈，义路共由，奚必适然之善。

盖闻雏莺学语，绿暗千林，乳燕归梁，红飘一霎。是以称心为好，此日全非。即事多欣，当年可惜。

盖闻云飞水逝，物候暄寒。春鸟秋虫，心声哀乐。是以荒坟回首，歔欷过客之琴。日暮怀人，恻怆善邻之笛。

盖闻思无不周，虽远必察。情有独锺，虽近犹迷。是以高山景行，人怀仰止之心。金阙银宫，或作溯洄之梦。

盖闻游子忘归，觉九天之尚隘。劳人反本，知寸心之已宽。是以单枕闲凭，有如此夜。千秋长想，不似当年。

（选自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年8月版《燕郊集》）

赋得早春

为清华年刊作

“有闲即赋得”，名言也，应制，赋得之一体耳。顷有小闲，虽非三个，拈得早春作成截搭，既勾文债，又以点缀节序排遣有涯，岂非一箭双雕乎？

去冬蒙上海某书局赏给一字之题曰“冬”，并申明专为青年们预备的，——阿呀，了不得！原封原件恭谨地璧还了。听说友人中并有接到别的字的，揣书局老板之意岂将把我配在四季花名，梅兰竹菊乎？

今既无意于“梅兰”，“冬”决计是不写的了。冬天除掉干烤以外，——又不会溜冰，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节过雨水，虽窗前仍然是残雪，室中依旧有洋炉，再说冬天，不时髦。

六年前的二月曾缀小文名曰“春来”，其开首一引语“假使冬天来了，春天还能远吗？”然则风霜花鸟互为因缘，四序如环，浮生一往。打开窗子说，春只是春，秋只是秋，悲伤作啥呢？

“今天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讯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

闲雅出之，而弦外微音动人惆怅。过了新年，人人就都得着一种温柔秘密的消息，也不知从那儿得着的，要写它出来，也怕不容易罢。

“饭店门前摆粥摊。”前数年始来清华园，作客于西院友家。其时迤西一带尚少西洋中古式的建筑物，一望平旷。憔于行散，虽疏林衰草，淡日小风，而春绪蕴藉，可人心目，于是不觉感伤起来：

“骀荡风回枯树林，疏烟微日隔遥岑，暮怀欲与沉沉下，知负春前烂缦心。”

这又是一年，在北京东城，庭院积雪已久，渐渐只剩靠北窗下的一点点了，有《浣溪沙》之作：

“昨夜风恬梦不惊，今朝初日上帘旌，半庭残雪映微明。渐觉敝裘堪暖客，却看寒鸟又呼晴，匆匆春意隔年生。”

移居清华后，门外石桥日日经由，等闲视之。有一个早春之晨去等“博士”而“博士”不来①，闲步小河北岸，作词道：

“桥头尽日经行地，桥前便是东流水，初日翠涟漪，溶溶去不回。春来依旧矣，春去知何似。花草总芳菲，空枝闻鸟啼。”

文士叹老嗟卑，其根柢殆如姑娘们之爱姻脂花粉，同

① “博士”，bus。

属天长而地久，何时可以“奥伏”，总该在大时代到了之后乎，也难说。就算一来了就“奥伏”，那末还没有来自然不会“奥伏”的，不待言。这简直近乎命定。寻行数墨地检查自己，与昨日之我又有什么不同呢？往好里说，感伤的调子似乎已在那边减退了——不，不曾加多起来，这大概就是中年以来第二件成绩了。

不大懂人事的小孩子，在成人的眼中自另有一种看法：是爱惜？感慨惆怅？都不对！简直是痛苦。如果他能够忠实地表示这难表示的痛苦，也许碰巧可以做出很象样的作物的。但说他的感觉就是那孩子自己的呢，谁信，问他自己肯不肯信？

把这“早春”移往人世间的一切，这就叫“前夜”。记得儿时，姊姊嫁后初归，那时正是大热，我在床上，直欢喜得睡不着。今日已如隔世。憧憬的欢欣大约也同似水的流年是一样的罢。

诸君在这总算过得去的环境里读了四年的书，有几位是时常见面的，一旦卷起书包，惋惜着说要走了，让我说话，岂可辞乎？人之一生，梦跟着梦。虽然夹书包上学堂的梦是残了，而在一脚踏到社会上这一点看，未必不是另外一个梦的起头，未必不是一杯满满的酒，那就好好的喝去罢。究竟滋味怎样，冷暖自知，何待别人说，我也正不配说话哩，只请好诸君多担待点罢。

一九三三，二，二二

（选自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8月版《燕郊集》）

春在堂日记记概

曲园先生日记两册，手写本，起自清同治六年丁卯迄光绪二年丙子，首尾完整。字迹在楷隶之间，虽随意挥翰，而精谨端严，规范自在。此书久庋家中，未收入“所著书”内，故自来不见著录。

此记体裁与世传诸家日记颇异，不矜才，不使气，亦不臧否同时人物，盖纯以治学之精神行之。记中且拟有一定之书例：如丁卯正月己未（四日）下云：“不书晴雨与上日同也。凡晴雨与上日同不书。是日拜客，见汪柳门庶常暨姚松泉舅氏，其馀不见。不见则不书。”又同年十二月壬辰（十三日）下云：“甚雨不止。凡阴晴同上日不书，此悉书，苦之也。”以外类此尚多，不能备举。即此可见一斑。

因其为体简约，有时只书阴晴，有时并只有干支，故十年之中只存日记两册，后之人未始不惜其过简也。然先曾祖律身行事，处处以端慎出之，而迈往无前之精神遂为人所忽。浅见之士，每慕高远，相习成风，其实知人论世，亦复谈何容易。此区区短书亦正有其一贯之精神在焉，谓可与其五百卷之全书相发明。

窃观所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盖情真则语亦真，语真则虽简易而动中肯要，中肯要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不为难矣。

此记起笔，正当草《诸子平议》之时，循其月日观之，可见用力之勄，而"拼命著书"良非虚语。兹节引丁卯春所记，以表示之：

丁卯正月丙辰（初一）始草《墨子平议》。

辛酉（初六）《墨子平议》第一卷成。

丙寅（十一）第二卷成。

庚午（十五）第三卷成。

丙子（二十一）赴上海泊渔亭始草《列子平议》。

二月丙申（十二）《列子平议》成。

三月丁巳（初三）始草《淮南子平议》。

辛酉（初七）《淮南子平议》第一卷成。

丙寅（十二）第二卷成。

壬申（十八）第三卷成。

中间以修志事赴上海，又兼有书院月课，而孳孳矻矻惟日不足，为学之勤至矣。苟能以原稿刊布，则于来学宁无观感。前者燕京大学拟影印此书，后又不果。以今之异说多纷，抱残守缺固非其时，会当期诸他年耳。

（选自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2月版《杂拌儿之二》）

进　城

公共汽车于下午五时半进城去。

圆明园是些土堆，以外，西山黯然而紫，上面有淡薄橙色的晕，含着一轮寒日。初冬，北地天短，夕阳如箭，可是车儿一拐，才背转它，眼前就是黄昏了。

海甸镇这样的冷落，又这样的小，归齐只有两条街似的，一走就要完。过了黄庄，汽车开到三十哩上下，原野闪旋，列树退却，村舍出没，……谁理会呢，不跑得够了，瞅得腻了吗？谁特意向车窗伸眼呢。这些零星的干黄惨绿也逐渐混融在不分片段，灰色的薄霭之中。

才上车时，大家谈笑，车行渐远渐远，摩托和皮轮切地的噪响无情无理的絮叨着，觉得说话也费劲吧，慢慢的都少开口了。（若有女洋人在车上，那算是例外。）快啦，稳稳的坐着吧。

电灯刺眼，略略的一动，关厢便到了。高亮桥也算古迹，使人气短。行路的穿起厚棉袄。城门张着圆嘴，待吞汽车。就凋零的丽谯，当面黑影兀立，倒是蛮高蛮大的。进城已在晚上，可惜我忘却它的名字，它的往事了，并忘却了曾留给我一屑屑的感触。它只是这么一个有房子，有

街道的方方的城圈而已。

车门砰的开合，搭客就少了几个，到近终点，照例只剩下二三，并不定是知己。有时节只剩下一个我，一个开车的，一个跟车的。我就机器般下了车，掰着，拎着那包袱，东张西望的。他们有时顺嘴招呼着，如“慢走”“低头”之类，于是不久就有一辆人力车慢慢的拖着一个客人，平安地回去了。

“分明一路无话，也是文章吗？冤人。”原不知是不是。但恁老最圣明，万一而“有话”，那决不外轮胎爆裂，马路抛锚，甚至于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车仰人翻，再甚至于《水浒传》式的一声大喊，连黄棉袄也会摇摇的，岂不糟勒吗？南人谓之吃勿消，北人则曰受不了，我又安得今日之下，寻闲捉空，铦笔扯纸，弄得一塌糊涂哉。

况，无话者有话不曾说之谓也。小说上不常有“一宿无话”吗？

一九三三，十一，二。

（选自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年8月版《燕郊集》）

秋荔亭记

池馆之在吾家旧矣，吾高祖则有印雪轩，吾曾祖则有茶香室，泽五世则风流宜尽，其若犹未者，偶然耳。何则？仆生猪年，秉鸠之性，既拙于手，又以懒为好，故半生不能营一室。弱岁负笈北都，自字直民而号屈斋，其形如弄而短，不屈不斋，时吾妻未来，一日搴予帘而目之，事犹昨日，而尘陋复若在眼。此所谓不登大雅之堂者也，若葺芷缭衡，一榱字格，初无室也。若古槐，屋诚有之，自昔无槐，今无书矣，吾友玄君一呼之，遂百呼之尔，事别有说。若秋荔亭，则清华园南院之舍也。其次第为七，于南院为褊，而余居之，辛壬癸甲，五年不一迁，非好是居也。彼院虽南，吾屋自东，东屋必西向，西向必岁有西风，是不适于冬也，又必日有西阳，是不适于夏也。其南有窗者一室，秋荔亭也。曰，此蹩脚之洋房，那可亭之而无说，作《秋荔亭说》。夫古之亭殆非今之亭，如曰泗上亭，是不会有亭也，传唱旗亭，是不必有亭也，江亭以陶然名，是不见有亭也。亭之为言停也，观行者担者于亭午时分，争荫而息其脚，吾生其可不暂且停停耶，吾因之以亭吾亭。且夫清华今岂尚园哉，安得深责舍下之

不亭乎？吾因之以亭吾亭。亦尝置身焉而语曰，“这不是一只纸叠的苍蝇笼么？”以洋房而如此其小，则上海人之所谓亭子间也，亭间今宜文士，吾因之以亭吾亭。右说秋荔亭讫，然而非也，如何而是，将语汝。西有户以通别室，他皆窗也，门一而窗三之，又尝谓曰，在伏里，安一藤床于室之中央，洞辟三窗，纳大野之凉，可傲羲皇，及夫陶渊明。意耳，无其语也，语耳，无是事也。遇暑必入城，一也。山妻怕冷，开窗一扇，中宵辄呼絮，奈何尽辟三窗以奢之乎，二也。然而自此左右相亭，竟无一不似亭，亭之为亭，于是乎大定。春秋亦多佳日，斜阳明焱，移动于方棂间，尽风情荔态于其中者影也，吾二人辄偎枕睨之而笑，或相唤残梦看之。小儿以之代上学之钟，天阴则大迷惘，作喃喃语不休。若侵晨即寤，初阳徐透玻璃，尚如玫瑰，而粉墙清浅，雨过天青，觉飞霞梳裹，犹多尘凡想耳。薜荔曲环亭，春饶活意，红新绿嫩；盛夏当窗而暗，几席生寒碧；秋晚饱霜，萧萧飒飒，锦绣飘零，古艳至莫名其宝；冬最寥寂，略可负暄耳。四时皆可，而人道宜秋，聊以秋专荔，以荔颜亭。东窗下一长案，嫁时物也，今十余年矣。谚曰，“好女勿穿嫁时衣，”妻至今用之勿衰，其面有横裂，积久渐巨，呼匠氏锯一木掩之，不髹不漆，而茶痕墨沈复往往而有。此案盖亲见吾伏之之日少，拍之之日多也，性殆不可强耳。曾倩友人天行为治一玺曰，“秋荔亭拍曲”，楷而不篆。石骨嫩而鬼斧铦，崩一棱若数黍，山鬼胶之，坚如旧，于是更得全其为玺矣。以“曲谈”为“随笔”“丛钞”之续，此亦遥远之事，若在今日，吾友偶读深闺之梦而笑，则亦足矣，是为记。甲戌

清明，即二十三年之民族扫墓日。

（选自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年8月版《燕郊集》）

古槐梦遇[1]（十四则）

梦醒之间，偶有所遇，遇则记之，初不辨醒耶梦耶，异日追寻，恐自己且茫茫然也，留作灯谜看耳。

古槐者不必其地也，姑曰古槐耳。

一

革命党日少，侦缉队日多，后来所有的革命党都变为侦缉队了。可是革命党的文件呢，队中人语，“于我们大有用处。”

一九三一，九，二八。

一九

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

---

① 《古槐梦遇》系《三槐》之一，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月出版，内收随笔一百则。它写作于1931年9月至1934年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引起作者的极大愤慨，他欲指摘时世，又碍于社会现实的黑暗，故以梦名篇，委曲抒发愤世嫉俗之情。

在一百则《古槐梦遇》中，有总结历史经验的，有讲做人的气节的，有阐述文学观点的，有反对封建迷信、讽刺社会时弊的，等等。其最大特点是意在言外。

做诗的时候。

二〇

《牡丹亭》是《诗经》的注脚。道德五千言至今不曾有此际遇。诀的传不传是一原因，虽然才不才也同样是真的。我一非老友，二非小徒，何得喝声道“　”，蒙茶骗饭。这字不便移在纸上。阙疑则人己俱益，且属得体也。

二一

春分大雪后，寒严，终夜昏沉，窝中瑟缩，忽耳旁有铄釜声，怪之，醒而闻啼鸟。寒冷遮不住春的路。

三〇

以醒为梦，梦将不醒；以梦为醒，梦亦不醒。

三六　短　剧

一人来访，谈言款洽，良久始曰：“我想请赵先生作画。”“但我和赵先生不很熟。”“呀——我是说请先生作画。”“你方才不是说要请赵先生吗？”“我以为先生姓赵呢。”“我不姓赵。”默然久之。“那末，是张？”“王？”“李？”客三问，主人之首三摇。客大窘作欲溜状。主人曰：“慢着！你知道我姓什么？”“我倒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幕

四四

未有金圣叹，人不知有《西厢记》；有了“圣叹西厢”，

人但知有金圣叹，不知《西厢》如故也。实并不知有金圣叹也。或问，如何而两知之？则曰读耳。读矣，犹不知，则又如何？则曰再读耳。再三读终不知，始告以于《荀子·劝学》篇中求之。再问是那一句？则曰，“与你说不得，你只是不知道中间的一个。”

四八

觉得有写出一大部绝丽的文章的把握，至少有如《红楼梦》，但是没有写。

六一

假如有一班学生，全体一致反对那教员，那教员还想用戒方去打其中任何一个学生的手心，你道准是不成吧，但我猜是准成。有戒方是一，每次只打一个是二。

七五

住北京近二十年，听人家在说北平好，自愧勿知，无已，曰路耳。路长得好，不平得也好，（臭油路多没意思）例如自舍中去西直门辄一小时，半是人力车拖得慢之功，一半是路实在远得可以。在这么长而不平的路上老是走，使人无奈得只好忍耐。胡同半芜，马路尽悲，其长与不平又相若。以外没有什么了，除非天清。方春多尘沙，而今年夏秋北京又多雨，据说把老家里的黄梅天整个搬了过来。照这样说，归而包锥只有一种好处。可不是吗？雨天的北京街道，那才真真叫做糟糕呢，怎想，叫我如何不忍耐。（此句套某博士，自注）

八〇

史地我不懂得，也知道重要，老想把许多史地的书先是一本归一本拆开来，洗牌般搅匀了，重新装订好，然后一本一本的读下去。再把他们一起拆开，搅匀，重装，读之如前。这是多们有意思的事情，可惜我不研究史地。不知者将必以为幽默，由他，由他。

八七

知难。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知难也。然而不如辨伪知之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不难矣。不知为知之，是不知也，知于是始难。伪者何？疑似之间，甚似而非也。然而犹不如辨伪知之方来者之难。夫物之成者，其去者也，多而勿多，辨之可，不辨亦可，辨得出是谓“所作已办”，辨不出只好算了。而彼方来之伪是新生之业，有无穷之多，辨之不得，不辨亦不得也，知终难矣。岂仅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哉，且直以有限之精神历无形影海之风波也。难也不难？若夫视行之难否，语出经传，词连党国，故不具论。

九二

文章之境有四焉。何谓四境？明清厚远。明斯清，清斯厚，厚斯远矣。再问，曰辞达谓之明，意纯谓之清，意胜辞曰厚，韵胜意曰远。出于何书？三问，不答。

一〇一（后记）

得师友之手迹可谓遇矣，奈何饶舌？容毕一语可乎？《古槐梦遇》百之九十九出于伪造也，非遇亦非梦，伪在何处，读者审之。

一九三四年秋晚。

（选自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1月版《古槐梦遇》）

这　鬼！

日前过苦雨斋，周先生说他觉得鬼是会再来的，有些人不很以为然。我听罢，默然。顷读十二月十三日北平《晨报》，标题曰，“可歌可泣赛金花，蛰居在陋巷，恒以关盼盼自况，宫样眉儿还留着青春的遗迹”，真够味儿。其中之一段：

> 她继续说：“先生你别看我自己的命苦，但我却‘旺夫’，我正月嫁洪先生，五月洪先生便钦命出使到德国去。我记得那时我是一个花枝样青春美貌的少妇，披着孔雀毛的围巾，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带都悬住一个小银铃，走起路来银铃钉铛地响得雅致有趣，而且还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铃声便应着拍节响动，走快了铃声便乱，那就失体统了。还有那双宫鞋的后跟，镂成凹形的花样，里面藏着布包的粉，在那打扫得一尘不染在恭候我光临宏丽的大厅上，步履过处，厅上留下一个一个的鞋底粉花印，真是步步生花，那是多么华贵啊！欧洲人对于我的服装和仪态，是向来赞不绝口的，……”

关于赛金花本人我不想说什么，对于已经被命运玩弄够了的人，大家再想出花头去玩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这段文章可真怪，好像在那儿看过的。呀，想起来了，请看。

> 王太太道："沈妈，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见过大事的，不比别人。想着起初到三府上，才满了月，就替大女儿送亲，送到孙乡绅家。那孙乡绅家三间大敞厅，点了百枝大蜡烛，摆着糖斗糖仙，'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席，戏子细吹细打，把我迎了进去。孙家老太太戴着凤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脸朝下坐了。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拖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咀来吃他的蜜饯茶。"（《儒林外史》二十六回，亚东本）

记事虽有虚实之异，而口吻却毫无二致。二百年后又出现了么？这鬼！人怎么那么喜欢哄骗他自己，吴敬梓的鬼，地下也惟有苦笑。

（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
半月刊第57期）

一日记所见

韩非显学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赁子而偿，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且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词安得无乱乎。"他的论断，我们不一定赞成，但上边的思想却颇有意思。

燕都之西郊秋林黄叶之下，流水小桥之侧，有一碑焉，其形如擎天之柱斜切而中断焉，盖表之属也。过之者徘徊焉，踯躅焉，悲伤焉，思慕焉，非一日矣。夫美志不终，已足太息，而况冤沉碧血者乎。然则同窗之人以至于行路之人追而思之，固其宜也。思而法之，其谁曰不宜。若与"吃烈士"并论，则其谬甚矣。

虽然，烈士之死又十余年矣。人世的光阴去得疾呵，夫昔日之是非已不必同于今日之是非，则今日之好恶安得

同于昔日之好恶也哉。顷过校门，见又下半旗焉。夫半旗之下者屡，于张王李赵无不下之，当不足以动吾人之视听，而今则挂在齿牙者非他，以其人即亲杀彼烈士者，而下半旗之大门与曾立烈士之碑而其碑至今犹兀然在也之小河，相距又不过数百武也。嗟夫烈士，尔之死也，宁不少待乎。

夫既已追念烈士矣，虽不同时而在同地以另一种更庄严之仪式追念此杀烈士之人，其费吾久之思索，似亦人之情也。或曰，子何所见之不广，功令然耳，又何病焉。虽然，信子言然，则吾言非也。吾安知昔日追悼彼烈士者，非为奉行另一种功令欤。噫！吾今之以谈烈士而得稿费，非亦“吃烈士”欤。噫！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清华园。

（原载1936年11月11日《世界日报·明珠》第42期）

秋荔亭随笔

幼年不学诗，唯令属对。对有三四五七字之分，由三而渐展至七，亦课蒙之成规也。其先皆由两大人自课，其课本则吾母手抄。至光绪戊申，则附入塾中日程内。最初想尚不时倩人，继而师知余拙，每出一对，辄先自为之。若余对不出，则师径以其所预储者填入"课本"中，遂作为今日课毕而放学矣。近来虽仍须理书，对却不再对，以吾母固不知此中之弊端也。如"海棠无香"，余实不知所以对，师则曰，"山药不苦"。以海棠对山药甚工，虽至今日，余无以易也，而况当年乎。久之渐为两大人所知，约在庚戌之年，又复归内庭督课，而余遂无复书房中之优游矣。然吾父所出，皆勉为幼稚之作，非若彼"海棠"者，故余亦渐喜之，亦颇有数句为两亲、二姊所赏。余于作诗无所受，若曰有之，此其是欤。入京师已十六岁，而其不解为诗则依然故我。寻书房对对，当颇有可资谈笑者，惜与竹马年光同为烟梦耳。一日，师出上联曰，"绿珠江上月"，绿颜色，珠珍宝，绿珠美人名，而绿珠江又为地名。余当然照例对不出，而一昕之吾师，以为吾师必将有以对对之如往日，而孰知其不然。师竟无以对，盖亦

漫云尔，初不知绿珠江有如此之麻烦也。故至今课本中犹留出一行空白，偶然一见殆不殊昨日，然已匆匆阅三十年矣。顷阅淮阴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上，有下列文字，“江宁贡院自癸酉科潞司梅公小岩提调院事，运水入闱，高屋建瓴，凿壁穿泉，免挑运之苦，受汲引之福，一生注水烹茶，拈‘茶烹凿壁泉’五字，措对久不属，良久大呼，五百年前已天造地设一对，明人笔记中不有‘烟锁池塘柳’一句乎，五行各备。合号啧啧称赞，以为得未曾有云”。然则“绿珠江上月”即幸而有偶，当亦在五百年之后矣。

（原载1936年11月16日《世界日报·明珠》第47期）

罢课休课停课

月之二十五日，各校学生以“援绥”事罢课，此亦应节文字，非愚所欲申论。读翌日各新闻，则曰“休课”，旋于其又翌日改称停课。夫休是停，而停亦罢也。罢课，休课，停课，于文义似无别，然蒙窃有疑焉。疑彼秉笔诸公深明春秋大义，于定哀之间辞多微隐也。不然，何不用通行之语而辄变其文耶？

中国何国，言人人殊，或曰民治之国，或曰专制之国，或曰党国，皆非也，文字之国耳，既曰文字之国，则无往而非文字矣；既无往而非文字，则欲恃以与人之坚甲利兵抗，难矣。窃以为欲救中国，当莫先于废文字矣，而或者犹汲汲于使民众识字且视同救国之阶梯，蒙所未喻也。纵尽化全国之士为我辈之身，其无救于国甚明，直促其亡耳，而其亡必愈急，又不待夫蓍蔡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愿为今之谈教育者进一言焉。

及伏读国立北京大学本月二十六日布告之文，则又见有“罢课”字样，是不乖夫名实，又中公文律令，忝属母校，与有荣施焉。虽然，报章文字既均为一字之褒，则文

告之独仍故语，不稍假借，反似贬斥然，当非吾校主者之意，殆蒙之过疑耳，疑其所不当疑。彼书新闻者，书文告者，偶尔拈笔，任写一字，而无所容心焉，更何有于褒贬，未可知也，然蒙居实疑之，斯无可如何者也，读者诸君以为然乎？若曰不也，当为君庆，若曰其然，为君惜之，使曩不读书，或竟未识字，岂不安然就过去了。今顾多疑，又被世恼，身丁斯累，无可如何。谚曰："庸人自扰也"，又曰"疑心生暗鬼"，殆为余咏也。尝闻苍颉造字而鬼夜哭，彼鬼也，宁有所怖，直怜此可怜者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原载1936年12月1日《世界日报·明珠》第62期）

无　　题

一

人之相值也对面，不相喻。彼与此不相喻也。今与昔不相喻也，醒与睡不相喻也。儿时不知如何而睡，乃不睡以观其变。然当其可观也，则犹未睡，及其已睡也，则无可观，是观与睡又不相兼也。容易天明，若有所失，以屡试皆然，亦遂置之。今之改业于槐，亦其一因也。童心愚暗至为可笑，而今思之复似有理。盖醒与睡固有相喻之道然。何则？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醒者思睡，睡而复醒，以二乘之，合得七三〇·五次，而人生以周甲为期，再乘六十，合得四三八三〇次。机会不为少矣，此其一。况醒睡虽异境，神识未变也，以今喻昔较此喻彼者为弥切，非同妄想，此其二。有梦焉以为之缘，其三也。此三者皆人间所谓可喻之道也，而终无以喻，则其本不可喻者又如何耶。其本不可喻者死生是也。“未知生，焉知死”，可谓惊绝矣，古今哲人能度越此者罕矣，非以其高，以其卑也。夫高不可越者当犹可攀，今因卑而不可逾，当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矣”，所谓切中于人情者

耶。夫醒睡之喻生死，谬也。醒睡今昔也，生死彼此也，非邻类也。非邻类不相喻而相喻者，谬也。曰神识流转而不泯也曰浮生真如一梦皆未必有何实义，姑如是说耳。然纵如是说，彼观乎醒睡者至少合之得四万三千八百三十次，于百年大齐仅十之六耳，而此之观乎死生者则概乎未之有闻也。屈指计之，盖不逾，二而彭殇且等，其一已失之，即堕地之俄顷也。亦有人自记其襁褓之往事乎？亦有人自道其何意而呱呱乎？仆未之闻也。然则苟有了悟必在一瞑间矣，此危道也复何待言。即日圆盖何私，天从人愿，幽明犹房闼也，古今犹旦莫也，出入其间者有年矣。然出入自出入，了悟自了悟。苟能了也，一出一入亦了，不出不入亦了，苟不能了也，虽多奚为，又何益？君不观夫醒睡乎？明而动，晦而休，盖不知其几何矣，其不了而无悟自若也。醒睡犹然，况死生乎。曰三生，曰九死，生三而死则九，阎王之簿不为不宽矣，其点不为不乱矣，然距所谓四万三千八百三十之数尚远，而况四万三千八百三十以上。夫三生者不必其为三也，九死者不可以言九也。三九虚数也。他生未卜，谁见许以三九乎？亦曰一瞑而已。神识之灭也，幽明之远也，浮生之不必如梦也。然生以梦喻之为不切，犹不如死以觉喻之为尤不切也；以梦喻生之为切观，犹不如以觉喻生之为尤切观也；虽合人情，不中事实，蒙概不取。左氏传曰，“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传文简略，未言何往，但恐只类一枕黑甜，满窗红日也，小说上所谓一宿无话。不然，左氏好奇，于介而行者，被发及地者，琼瑰盈吾怀者，皆言之不倦，岂有独遗此宝贵之经验之理乎。短书载死者复苏者甚

多，但杀了头还会活的却少。又后人不大老实， 信口开河，恐亦叵信，已拜见过牛头马面了么，以随看随丢，都记不得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

（原载1936年12月16日《世界日报·明珠》第76期）

二

危险之地莫过于眠床，残忍之敌莫过于时光。时光之来去以渐，其见袭也以无形，而吾人只藉眠床以为之卫，其不敌也盖宜。夫以养生之主，而曰可以尽年，固知年之既尽，虽善于养生者亦无如之何，徒以有涯之生，无涯之知，供后人作八股文章已耳，而此二语者，殊类妇稚呫嗫，宁待庄生而后发耶。即如庖丁之刀，十九年矣，而过此以往，盖未之或知。是以以广厦千间之庇荫，夜眠一榻之安耽，而人生毕竟在孤露中耳。诗有之“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华屋，至暂也。山丘，至修也。暂者逆旅，而吾人以为家，若夫莽苍之地，方日日经过之而视茫茫也，悲夫！然此仍不免于作分别想也，不分别想又如何！试引吾家之旧文曰：“人家有喜庆事，以梨园侑觞，往往以‘笏圆’终之，盖演郭汾阳生日上寿事也。内子姚夫人谓余曰，袍笏满场，可谓盛矣，过此以往如何？余曰，子必有说，试言之。夫人曰，请为诵诗。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此赵嘏经汾阳旧宅诗也。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此张藉法雄

寺东楼诗也。欲知'笏圆'以后之事，请诵此二诗。余为黯然"。（《春在堂随笔》卷七）引诗至衙斋改寺楼而止，感事则曰黯然而已，是悲凉之语出以含蓄，先人立言之体固宜尔也。若再说下去，则见了华屋，宁不直作丘山想欤，而生生之事亦几乎息矣。客曰："君意太痴，故其言悲。虽然，此非见道者之言也。"应之曰："子安知见道者之不痴不悲乎？又安知仆之无见于道乎？虽然，子言是也，吾固无见于道也。非无所见，道不可见故也。屈子《远游》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受者受之于天，传者传之于人。请广其词曰，'道可闻兮不可见，'只可耳闻而不可目睹也。尝谓道无体，得道不如见道，见道不如闻道。得者有所得，见者有所见也，闻则传闻而已。"客曰："不然，此遁词也，以例推之，岂不当曰闻者有所闻也，道其真可闻乎！"应之曰："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词也，岂不当如秋风之过耳乎。此言语性质之有穷，未可认为遁词而追之也。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虽孔子之言不过如此，然孔子固不言见道也。'夕死可矣'云尔者，斯侥幸之词也，苟传闻非实，则一死岂不仍冤。宽放一步，正是逼进一步，近远虚实之间，志乎道者辨之"。

此文写讫，读《知北游》，意颇近之。而《大宗师》篇之论道曰："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恰与鄙说相反。作文之时尚未阅《庄子》，故未有成见；兹既有成见，自不可改。吾固非庄生之徒。是又恐吾师不许这样改。譬如要改，则可改者多矣，不可改者亦多。《易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言

其有忧也。《记》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也。"言其无忧也。未知孰是。吾于庄生之言亦云尔也。

（原载1937年7月1日《文学杂志》月刊第1卷第3期）

三

文章之不足爱惜者，以其本无也。得之以前，惜之又何从也。失之以后，惜之将安用也。浑沌之初，有文章乎？期会之末，有文章乎？赤子笑啼，其时尚无暇为文，及夫墓门宿草，萧萧之木拱矣，其时欲再为文固已不可得，而遗文之传留亦不可必也。故文章必写上自己的名字实是一痴，而无论什么事必要由我从头做起然后放心，亦一痴也。自己的名字加在文章之上，不知有啥用，若说给自己看，自己难道要靠名字然后知道这是自己的吗？若说预备给别人看，别人要看的是文章，不是文章上的名字。使文章而不好（他不以为好）则他对之，必漠漠然，淡淡然，对你的名字必更漠漠然，更淡淡然。使文章而真好，（他以为好），不啻若似其口出，则他恨不得写上他自己的名字而后快，他也是一个有名字的人呵。你的名字在他的眼里即使不是一个钉一个刺，但他看你的名字怕不如看他自己的那末妩媚罢。西语曰："人各自是其表"，一表之微，还是自己的好，而况名字之大乎。故未成文章之文思，听其自生自灭可也；既成文章之文字，听其流传与泯灭可也。这不是老辣，亦不是惺惺，一题中应有之义耳。至于谁也想保存他胸中起伏的"烟士披里纯"，与夫一生辛苦之笔的痕，墨的渍，当然最是人情而无庸非难，欣喜而至于怀抱之，

惋惜而至于涕泣之，似乎过当，亦未始不是。不过总有点儿痴，要说他痴得既啥则可，说他不痴又不见得。

做了一个人，想一点儿不痴，真真难，少痴一点不也就尽够了。忘怀得失之谓也。坐忘矣，是否仍有淑人之业，寿世之文，我想这是另一回事，我想这是可以的。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雨过霞明，俨然如画，非大块之文章乎？虽然，青天碧海，万里无云，春水绿波，纹丝不动，此亦寻常事，未尝闻有怨天地之吝者也。人而与天地为徒，当有他的一番大事业，一篇大文章，只有做与不做之别。做了，所谓"若固有之"，毕竟无加。不做，也没有什么，不过"勿思耳矣"，因为也可以做的。犹如这一篇文章，未想以前，自然一句没有，想来想去岂不就是一篇文章了么？所以做不做不成问题，是想做不想做的问题，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如三分鼎足只是诸葛公之求，躬耕南阳只是他不曾求，并非有两个诸葛亮。说起"千古文章《出师表》"来，人无不点头咋指者，但这不过一篇公文，应事实之需要方始做的。碰巧那时候不出师，或者出师而公幕下有一翩翩书记，如建安七子，叫他代做代做，也许就没有这篇文章了。这岂不太可惜。而公当时殆未尝致其惋惜，恐亦不知有此一事。即吾人之惋惜，亦正因为有了《出师表》而后始堪作妄想耳，若从头没有，压根儿没有，不知亦惋惜否耶？固知"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之义，实颠扑不破者也。况求亦无得，舍亦无失，无得无失，则无损益，无所损益，则其不色欣欣而不泪涟涟也，似出人情之外而实居人情之中，洞澈人情之表里而始终不稍远乎人情也。"忘怀得失"，亦不外此意，如故人

久别，遂偶忘之耳。若一个红脸，一个黑脸，拚命的在戏台上打，则虽闭着眼睛努力忘之，犹恐其分明也，到晚上还许要做怕梦呢。“五柳”何人，独堪此耶？如此说，痴与不痴只差得一念，圣狂之判几希，故曰“道心唯微”。

（原载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
月刊第1卷第4期）

独　语（十三则）

一

惟天为大，惟人为细。天曰天理，人曰人情。以人思天，理必不纯；复以所思之天转思人，则其情不至。故曰，明于天人之分可谓至人矣。不求知天，夫是之谓知天。不求知人，夫是之谓知人。求知者不知。两不相知，知矣。不知而知之，则无不知矣。

二

理者理也。天本无理，其曰理者何也？曰说也。说则竟似有，故曰说也。奈何说？是说也。谁说？曰人说。天说乎？曰不说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说，非天说也。若天也说“天何言哉，”则是谆谆然命之乎之天，非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天矣。春花待描而开，秋叶待拂而落，不到四月而天已病矣。“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三

情不知所起而文人多喜言情，理不知所终而腐儒偏欲穷理，如抽刀断水而水更流也，以蠡测海而海有桑也。不言之情所以为情之至者，以情不可言也；不穷乎理而有信焉者，以理之不可终穷也。

四

苦生于乐，乐受其苦。凡言众苦，必以无常为先，岂非微生尽恋人间之乐。口虽不言，心常思之。若曰不思，盖强颜耳。故苦即是乐，乐即是苦，而苦不是乐，乐不是苦。若苦与乐等，则啼笑何分，若苦而不乐，则啼笑不作。是以不喜不惧，陶渊明之空言，子哭之恸，孔夫子之实事。托之空言，似难而亦易，见诸行事，似易而终难。

五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何谓也？曰啼笑自然。何谓自然？曰饥而啼，饱则眠耳，梦中笑也。又问"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诚然乎？曰，我则安知，然孟子之言又岂可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子不读孟子乎？寻"不失"二字实发前圣所未发，而后圣有所不能易，无所加焉耳。其另一说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其又一说曰"求则失之，舍则失之。"求亦无得只道物归原主，舍亦无失，还是楚弓楚得。天地之大，人无憾也。凡诸经典，尽为譬喻，虽于章句中见，不当于章句中求。其有见者意

诚而辞达也，其无见者根尘识之异，圣哲犹无奈也。人能弘道，众生皆自度。非道弘人，佛不度众生。

六

古代生活是已解释的糟粕，近代生活是未解释的片段。我们对于已往无论如何留恋，总不免有褰裳去之之心，而对于来者，又不知香车系在谁家树也。

七

最好的话是不必向人说。自己失言，他人失人，皆不必也。

八

思终无得，不思无失。不想不错，一想就错。想非不想，实已想了，惟其已想，故曰不想。如经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生所住，安得言无，若了无住，当亦无心。今既有心，明已住讫。于一切住，即无住境。若万缘俱忘，独守一念心为是矣，然而非也。此心即住，当急离。此心即障，当急扫。此心即成见，当即破。此心何名，名曰盗心，盗贼之盗非道德之道也。盗亦有道也而其为盗自若。

夫读书明理，所恃者万念，不在于一心。读昔贤书，辄为所误。纵谓万法统于一心，终非以一心废却万念也。观其会通，孔子所谓一贯，胶柱调弦，孟子所谓执一也。孙卿子曰，“不知贯，不知变。”夫贯者何也？串头绳也。串头绳虽只是一根，而其所串之物，则盈千累百而未

有既也。若径认此串头绳为铜钱，认贼作男矣，前哲殆不任其咎也。

况万法甚大而多也，一心甚细而少也，顾欲以一心通彼万法耶？未必然之数也。欲以之欺人，则人家似乎不来管你这闲事。以之自欺，却自家受用不得，怨谁！兹再设一譬，小儿牵大人衣角游玄妙观，无所见也，彼东则我亦东，彼西则随之而西耳，自得也。那人忽然回头，一点不认识，把手一摔，不顾自去。待此身已为亡羊方始恸哭于歧路，不亦晚乎。以一朝之患为终身之忧亦未免太不值得也。

九

夫求古贤之意，当以通心，不当以形迹求。将心比心，古人之心未必非今人之心，以形迹求形迹，则前人之迹决非后人之迹也。后来居上呢，反正也是瞎说，只我辈今日处境之艰难，却远过于古人，事实不可没也。古代文化隆在还够不上玩具，更无所谓悲哀。如发脚跑路，兽之走圹也。及夫服牛乘马，已稍稍衰矣。渐展为朱轮翠盖，八宝香车，便十足的玩意儿相，可是这玩意儿或者还不很大。驯至今日，飞机一只一只白鸭似的在天上飞，这才是地道的玩意儿呢，方可以说悲哀的。此种悲哀的玩具遂大费吾人之思索。譬如骨牌散摆在桌子本无问题，及小儿过来把他们当作瓦片叠成高厦，便有人替这小儿担心会不会“拍拉塔。”其实拍拉塔之后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担心也只算好事，却正难怪。如江草江花亦本无问题，野火烧之使枯，春风吹之使荣，皆自然也，且非一日矣。及夫好事

者创为园林，罗致其间，于是草犹芳草，花更名花，即有致其珍重与缠绵者不为过也，至于叹息而流泪当然更是感伤，我们也怪伊不成么？

十

万法无常，本来解脱，故欲求解脱，反为冗赘，虽未足相累，亦不必也。历溯前贤，能辞此类者实鲜。如陶公之赴莲社，引疾遽归，可谓善矣，而设为形影问答，以神释之，良亦未免俗累。“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虽非了语，却中人情，至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亦姑作是说耳，未可认为真实也。当知人生斯世，忽喜忽惧，所以遣也，若不喜惧，复何聊生。且事到来不自由，欲求平居暇日所谓不喜不惧之境，将渺乎不可得也。陶公达人，当无不解，而其言尚如此，固知风流所被，贤者不免也。

十一

西山真氏曰，渊明之学自经术中来。今按不喜不惧，即论语之不忧不惧也，而分是非于其间，非所谓知邻类者也。请引全文：

>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谨按“内省不疚，”即自反而缩；“夫何忧何惧，”即“虽千万人吾往矣。”直道而行，径情而致，贤者之素

心，而大丈夫固当如是也。自与后人之高谈心性不同。不忧不惧与不喜不惧只换得一个字，而意义大差。忧与惧相邻而为一，喜与惧相反而为两端。否定其一犹恒言也，（如小孩子说，我不怕）并去其二，则成戏论，不这样，又不那样，到底怎末样？后之人疑之。况夫子之言固以答司马之问，非漫云尔也。果无忧也，君子奈何有终身之忧？果不惧也，何言临事而惧乎然则此言也，切中司马氏之疾，聊慰其平昔忧谗畏讥之苦耳，非有深义可求，亦非了义所托，与形影神之综论人生者迥别，若相提并论则拟不于伦矣。故知泉明此语并不从经术中来，而西山真氏之言亦非无见，未可执一以概其余也。

十二

倾西江水，不及干鳞，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吾生于无水之际为枯，鱼宜也，奈何于有水时复为偃鼠耶。量腹节所受，养生之要也。欲以齐夸父之海量，饮耗子于黄河，岂可得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以死之道欲其生，惑之惑者也。

十三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学仙多忧，浇之以酒，学佛无忧，日食杞菊可也。然无所谓学，只是想到者回事耳。思其难，则戚戚然忧，思其易，释然喜矣。易者何；为吾辈下士说也。自然之死劳生息焉，而学仙者怃然，学佛者悯之，是岂人情耶，其另有一种人情耶？吾不得而知之矣。他生信有，小住为佳，若一瞑不返，何必涅槃，则

天下事之至易者莫学佛若也。彼痴慧之士，胸中有多少蜃气楼台，一经俗人喝破，自非乞援于杜康不可，此吕纯阳所以三醉岳阳楼也。

（原载1943年8月《艺文杂志》
第1卷第2期）

读书的意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仅有关连，是一椿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当有种种的原因，最浅显的看法，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迂阔，荒谬，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有一个故事，不见得靠得住，只可以算笑话。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

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拿来开颜笑的，若回答说不知道，那未免杀风景。纪回答得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人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退一步说，以名为利。然名利双收，话虽好听，利必不大。惟有不恤声名的干，以利为利，始专而且厚。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连。

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的低落，别字广泛的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

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孟》，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具在，不容易否认的。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人的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

（原载1946年1月14日天津《大公报》）

谈　　睡[1]

睡是怪难讲的，假如说"不睡"便容易得多。这个理由很好懂，我们平常说"不什么"照例属负性，说是什么，或不说"不"才是正。但讲起睡来恰好相反。不睡属正面，睡反而是负的。您想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非负而何？

这种想法也稍有因由的。当我小时候老想注意"怎么样才会睡着了呢？"然而不知怎的，老失败，不是清醒白醒地困弗着，便迷迷胡胡地已经困着了。一瘤（音忽）天亮，叫声阿呀。

又作这般想，睡与梦通，假如说梦，这文章大概也比较好写一点。梦虽把捉不定，总有些微的内容也。这个年头说了作梦，也许无碍罢——虽然我不想谈梦，因为万一碰着了心分析者如弗洛德老爹之徒，梦也不会轻易被饶过的啊，如《古槐梦遇》《槐屋梦寻》，我诚自悔其"少作"也。

睡的特色为空白，为没有内容，有了内容便非纯正的睡。古人说，"至人其寐无梦"，正是这个境界。此境虽

① 本文又载1948年6月16日《论语》半月刊第155期"睡的专号"题目为《无眠爱夜》，文字也稍有改动。

离，但须问如何可说？可说的或在它的上下左右，所谓烘云托月，或在它的反面，又岂所谓背面傅粉欤。

睡虽然没的可说的，但不睡您受得了吗？

假如睡成为问题，人对于睡的问题，真够伤脑筋的，而且对它的态度亦非常特别。在一端看来，似乎对它非常的关切，以至于贪得无厌，仿佛越睡得多，得便宜愈多哩。有人把这八小时的睡眠，一死儿咬住不放，缺了一点半点钟的觉，来朝便将以失眠的态度出现，带着一脸严肃沉郁毫不幽默的神情。

眠食常言也，问人好，总说“眠 食 如 何！ 伏 维 万福！”但咱们对付这两桩大事，态度却不很同。吃虽够重要的，而我们至少已进步到不至于勉强自己或勉强他人吃的程度，当自己或他人实在吃不下的时候，（请客殷勤布菜，劝酒至于吵嘴打架，那算例外），虽然离杨朱还很远很远。

我们对于睡却不然了。勉强他人去睡，固力不从心。但我们的确每天，大约每天在那边暗暗地勉强自己睡，你快睡罢！你快睡罢！诱道之不足继之以逼迫，逼迫之无效乞灵于“蒙汗”。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那“不睡您受得了吗？”这句话在那边作怪呀。所以与其说贪睡之利，不如说害怕这不睡，尤为的确。

这是一极端。其另一端，虽然抱这意见的究属少数，而真能实行的或仅有绝无其人，但这总不失为人类的古老幻想之一，这样的奢侈而又这样俭省的。试想百年只三万六千场年，而古稀之说无端又打了个七折。长生方剂古今尽多，而成效难期，离“人寿二百年”还差得很远哩。其

实最简单的延年益寿法便是不睡。以八小时计，当二十四小时的三分之一，质言之一个人假如不睡而能活到一百岁，即等于活了一百三十三岁零四个月。我们实在把好好的光阴白白困斯蒙董里给糟践了。《古诗》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夜长须秉烛，不言不睡者，岂古人未达一间，乃措词之微妙也，今语所谓幽默殆近之。

在这睡得愈多愈好，愈少愈妙，两端之间，我们对付它的态度如何的微妙而尴尬，您也可以想像出来了。

夫睡即眠，眠即睡也，我们不常常说睡眠吗？这和睡觉不同，睡与觉对待成文，犹之长短快慢也。但睡眠虽异文同义，如各按上一个“不”字，其义即不尽同，不睡者，不想不需要睡，或者干脆，不睡就是不睡。不眠就是困不着，即失眠的另一种说法。在此二者之间则有无眠。

为什么要拉扯上这语文上的顽意呢？这关于我的身边琐事，觉得这无眠两字怪有意思的，曾取作室名：“无眠爱夜两当二乐之轩”。因太长了，刻个图章太贵，做斋匾更了不起，而且这样狭长的匾，蜗居也容它不下，只好说说算数。

是的，“无眠爱夜”。夜是很好的境界，可惜被我们的眠哩梦哩给耽搁了。睡为何必在晚间呢？我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好说是人的一种习惯或者运命了。在这儿，我想对那些“俾昼作夜”的人们表示敬礼，可惜他们在那时候多半开了烁亮的灯，加倍的活跃着，这好象又差了点。我只想在这黑暗里悄悄地呆着，不睡么？也不。我是想睡的，而且想早点睡，故有句云，“寒夜虽长宜早睡”。但

也要睡得着呵。假如眠不着呢，那真不如无眠爱夜了。盖无眠者，果然不是一定不要睡，也不是纯粹的睡不着，不知因不要睡而睡不着呢，还不知因睡不着而索性不睡了呢，反正有点像狐狸之于蒲桃，又好像小孩子摔勒交就地打个滚。我们生长在夜晚上，您想，我如何能不爱这夜哩？

由睡说到夜，已有点添枝添叶了，若再扯上别的，罪过罪过。

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于北平。

（原载1948年6月24日天津
《民国日报·民园》）

诤　友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

佩弦兄逝世后，我曾写一挽词，寥寥的三十二个字：“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论语》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原是普通不过的典故，我为什么拿它来敷衍呢。但我却不这么想，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严格地说，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们哪里回避得这许多。

“直”“谅”（信）“多闻”这三样看起来似乎多闻最难。今日谓之“切磋学术”。人有多少知识那是一定的，勉强不来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说过，“深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言外之意，似乎为多闻之友比做个直而信的朋友更难些。这所谓“尽其在我”，在个人心理上当然应这般想。虽没知识，难道学做个好人还不会么？但那只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从整个的社会看，特别当这年月，直谅之友岂不远较多闻之友为难得，至少我确有这感觉。前文所云“直谅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词之体耳。因为不如此想，即属自暴自弃了。虽努力巴结，并非真能办到的意思，或竟有点办不到哩。总之，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所以《论语》上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谅，三多闻，乃黄金浇铸，悬诸国门，一字不可易的。

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实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呢？佩弦于我洵无愧矣。我之于他亦能如此否，则九原不作后世无凭，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无惭色，无愧词呢？

以上虽似闲篇，鄙意固已分明，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叙述。佩弦不必以多闻自居，而毕生在努力去扩展他的知识和趣味，这有他早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为证（见《我们的六月》，一九二五年）。他说：

> 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页三——四）
>
>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页八）

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豪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页十——十一）

文作于民国十四年五月，好象一篇宣言，以后他确实照这个做法，直到他最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开座谈会，这大概是他出席公开会集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他病已很深，还勉强出来，我想还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边发热，他语意深重而风趣致佳，赢得这会场中惟一的笑声，（见《中建》半月刊三卷五期。）

多闻既无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确不息地向着这“多闻”恐已成为天下之公言。返观我自己，却始终脱不了孤陋寡闻的窠臼。佩弦昔赠诗云，“终年兀兀仍孤诣”，虽良友过爱之词，实已一语道破，您试想，他能帮助我，我能够帮助他多少呢？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古诗

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材料。我尝建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亦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属老调，而朋友之道八字画之。我只赋得上一句，下一句还没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辅者夹辅之谓，如芝兰之熏染，玉石之攻错，又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谊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则尔我之相处必另有一番气象，略拟古之“诤友”“畏友”，至少亦心向往之，即前所谓“直谅不敢不勉”也。

谅，大概释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谓“朋友有信”，但却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码的条件，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须臾离也。所以“信”虽然吃紧，却换了个“谅”字，摆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直啊，却使我为了难。直有时或须面诤，我不很习惯，倒不一定为怕得罪人（这顾忌当然有点），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着：“说亦恐怕无用吧！”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圆通些，更谙练世情，似乎更易犯这病，但偏偏不犯，这使我非常惊异而惭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话，他于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说：“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还有我一点光荣的记录，他说：“兄劝弟戒酒，现已可照兄办法，谢谢，勿念！”）

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

这“内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场看来，特别重要。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更乐于成人之美，但非有深知灼见的决不苟同，在几个熟朋友间尤为显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最为放心。例如，去年我拟一期刊的发刊词，一晚在寓集会，朋辈议论纷纷，斟酌字句，最后还取决于他，他说“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长诗，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细阅读三周。来信节录：

> 要之此诗自是工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办法，在全用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与用参差句法者（如《离骚·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讨论也。兄尝试如此长篇实为空前，极佩，甚愿多有解人商榷。

后来我抄给叶圣陶兄看，附识曰：“此诗评论，以佩公所言为最佳。诗之病盖在深入而不能显出也。”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可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

《中建》编者来索稿，我虽情怀恶劣，心眼迷茫，而谊不可辞，只略叙平素交谊之一端，以为补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义凛不可犯的精神，贯彻始终以至于没世，则遗文具在，全集待编，当为天下后世见闻之公之实，宁待鄙人之罗缕。且浮夸之辞，为先友平生所怯，今虽遽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视逝者为已遥，敢以“面谀”酬诤友畴昔之意乎！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

（原载1948年9月5日《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7期）

回顾与前瞻

“三十年为一世”，从民八“五四”到现在，时间不为不久，但我们住在北京的人觉得人民无恙，城郭依然，回想起来仿佛如同昨日。每逢“五四”，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总来要我写点纪念文字，但我往往推托着、延宕着不写，因为我虽曾参加了一点儿的“五四”，却不过一名马前小卒，实在不谈这配光荣的故事。况且过去的已过去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今年却不然了。大大的不同了，非但三十年为一世值得纪念，大时代的确已到了。马前小卒还是马前小卒，或者更小了一些，但挨着这大时代的边缘：仿佛亦很有光彩的，老话所谓“与有荣焉”，这“五四”的精神也在突变的、雄伟无前的革命中发扬光大起来。这是从民八以来最可纪念，最促人民反省的一回。种我虽不懂什么，也不得不就想到的说一点儿。

民国八年的五月四日，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从表面上看，因为抗争辱国的外交以直接行动打击北府的官僚们，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广泛，是社会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新，思想的解放等，……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不过在尖端上作一个政治性的爆发而已。所以这个

运动发生在北京以后，立刻风靡全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阵容。在今年全国大解放以前，这三十年中很少有过这种伟大令人感动的场面，就是民十七的北伐成功，也还差一点。

再说一句，这两个划时代的转变，实只是一桩事情的延长引伸，不妨当作一本戏看。这很有点像做截搭题的文章，但我的确如此想的。例如共产思想已在那时萌芽。李守常先生一面作“五四”的斗士，一面又是共产主义的先觉和殉道者。鲁迅先生的《呐喊》也大部分在那时候写的。科学和民主可不是还是那科学和民主？就思想的轮廓上看，新民主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和三十年前的“五四”那时所倡导的没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在它的实行。“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坚苦卓绝地给做成了。这大时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实行上。思想领导的正确性当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开了一张支票，当时看来很像空头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象我在北京约略住了半辈子不曾移动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来，自然很像奇迹。

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如“内除国贼”不就是“反封建”“惩办战犯”吗？如“外抗强权”不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吗？可有一层，这三十年中却几度迷了路途。尤其在这古城的大学里，虽亦年年纪念“五四”，但很像官

样文章，有些朋友逐渐冷却了当时的热情，老实说，我也不免如此。甚至于有时候并不能公开热烈地纪念它。新来的同学们对这佳节，想一例感到欣悦和怀慕罢，但既不曾身历其境，总不太亲切，亦是难免的。再说句老实话，近年来各校同学们这些反抗强力，争取光明的活动，已迈过了“五四”的成绩远甚，只是民八的五月正当时代转换的关键而已。北大的精神只有一个，何必“五四”，又何必不是“五四”。

旧路虽迷，忽然找着了，前景更有新开展，惊喜惭愧的心情如何可言，我们总应当好好的走着罢。也正剩得这“开步走”的问题。革命的前途，犹艰难而遥远。俗语不说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惟其艰难，惟其遥远，那才更有意思哩。最所欣幸的，光明在前，咱们从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三十八年五月北平北京大学

（原载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漫谈百家争鸣

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思想性很强，比以前的"百花齐放"更进了一层，也因为这样，社会上对于这方针的理解较多分歧。咱们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做我们的指导思想吗？怎么又要百家争鸣起来？这回听到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得益处很多，非常兴奋。

首先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有矛盾存在着，而且是发展中应该有的现象。认清楚这点，对我们会有好处。这些矛盾主要在人民内部，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明辨是非，以"理"来说服人，不用"力"来压服人。"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仅为发见真理，发展科学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改造思想的中心环节。

关于"百家争鸣"，我以为不必，也不应当在文学上兜圈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不过是一种比喻。拿花儿来比方文艺是很显明的。"百家争鸣"，似稍不同，其实也是一样。"百家争鸣"的原义指所谓"处士横议"。战国时期思想情形相当的混乱，跟我们的时代显

然两样。毛主席的讲话里也说，不止百家，可能有一千家，根本上又只有两家。从这里看出“百家”云云显然是个比方。“争鸣”也不应仅从文字看。有些做科学研究的埋头苦干，能够不说他在争鸣？

咬文嚼字总归没有很多的意义，我们必须看这句话的实质。寻求真理为什么要走这“百家争鸣”的道路？马克思列宁等的经典著作在那里，我们照着它说，照着它做，不就是符合了真理吗？像这类的看法已先认了真理是永恒的、不变的。这是不合于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俗语说：“真金不怕火来烧。”真理也因经过辩论争执而愈加明白。世上那有害怕批评的真理！依我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提出，不仅为了应付当前的需要，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百年大计，意义十分重大，我们不要先去限制它，提出若干清规戒律来，怕它会出乱子。“百花齐放”中可能有毒草，“百家争鸣”里可能有人乱嚷胡说。但是否要防患于未然呢？我想，不必。即使有了错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能得到及时和适当的纠正。

说起批评来，我过去还有一个想法可以一谈。既然叫“百家争鸣”，批评家当然是百家之一，还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家。但批评家之所以为家，跟其他诸家稍有不同。当然没有不让他叫的道理。但批评这一家，假如鸣得响彻云霄，那就会把其他各家的声音一起压下去，结果依然一家在那边独唱，不是“百家争鸣”了。批评家在这情形下应保持怎样一个尺度才对？最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团结。指示得十分明确，就把上面所提问题圆满地解决了。

我们需用积极的行动来响应这正确的号召，不必畏缩地顾虑到自己是否像朵鲜花，或者配不配称为专家。

（原载1957年4月14日《文艺报》周刊第1期）

哀念郑振铎同志

郑振铎同志的死，为中国和国际文化界人士所同声惋叹，原不仅仅他的朋友们；但在他熟朋友中间，更觉得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他死得这样突然，我听到这坏消息，只觉心头受了重重的一击。说悲、恐、惊，都还不太恰当。

一般说来，总该是震惊沉痛罢。人生是这样的有缺陷。你有了惊恐悲哀，若不借语言文字表现出来，就好像心里短少点什么，又好像少做了一件对得起人的事情；但是如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你的真情有时就会被这表情达意的工具所限制住了。不能期望读者都来了解言外之意。我虽写这一篇小文，不得不为之踌躇。

当然，人生另有比这大得多的缺陷，古语所谓"彩云易散琉璃脆"。像振铎这样兴高采烈，活泼前进，对一切人和事都严肃认真，却又胸无芥蒂的大孩子，谁想得到他会有这样不幸的遭遇。比之乐曲，在旋律上是极端不调和的。如深思力索下去，真会叫你发痴。他比我整大了一岁；看起来却至少比我年轻两三岁；换句话说，他虽整整活了六十岁，只差两个月，实在还是个青年哩。光风霁

月的神情，海阔天空的襟怀，将永远活在凡认识他的，无论新知旧友的记忆里。人却一去不复返了！

以振铎的生平，难道没有可叙述的？我们正不必替他夸张，他在中国文艺界和文化界总有过不小的贡献，留待将来的论定。我深深感觉着，最难得的是他的天真。所谓"阅世渐深，天真愈减，"虽不必是一个公式，至少，一个人大概不免这样。振铎亦花甲年华了，却老是这样的天真。他心里的青春和他面貌上的青春，一般的可爱。他也有不少的缺点。其中有些，果然是真的。其另一些，一半由于天真所造成的，但在人世里，不能不说它是缺点罢了。举个例子来说，如他有点轻易许人，又似嫉恶过严，好像轻率，又好像感情用事，意气用事。随你怎样说他都行。但不可埋没的，是他爱人的真心。惟其爱人深切，所以容易为他们欢欣，也容易为他们生气了。这在朋友中间，比较容易理解的。

对我来说，他比我先进，也是我的畏友之一。在"二十年代"中，为了爱国运动，我们之间曾有过一阵争辩。当然，那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气，他却比我早认透了帝国主义凶恶的面貌，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反帝"。他接触人民革命的实践也比我早，也比我积极。1952年以后，在文学研究所，他应当是我的领导人，大家还和从前一样，老朋友般的相处着。他过于信任我了，有时我不免辜负他的期待，至今歉然。我有好处，他不放过赞美我的机会，我有缺点，他也不客气地对我说。如他常说："平伯，你不能这样子。"记得今年春天，在他的黄化门寓所茗话，虽只短短的一会儿，对我却是永远不能，也是不该忘记的。

人人都一往而不返。但他的一往不返，显得这样兀突，使后死者殊难为怀。我只写了一副短短的挽联：

两杯清茗，列坐并长筵，会后分襟成永别。

一角小园，同车曾暂赏，风前挥涕望重云。

几十年的交谊，实非短短的俪偶文字所能包括的；所以这里只叙说他和我最后两面的情形：第一次在十月八日，第二次在十三日，到十七日他就死了。

话说得很平常，却需要一点注释。上联是：文学所开会，大都拼着许多长条案，上面铺着白布。所里只供给白开水。振铎喜欢吃茶，常带着一小匣茶叶。他喜欢和老朋友们坐在一起，往往把他携来的叶子放一点点在我们的茶杯里。十三日我在所中，时间比平日略早些。振铎也就来了，遂在他的办公室小坐。他沏了两杯茶，开会的时刻也就到了，茶还没有喝什么，觉得很可惜。我们便各人携了一只茶杯、一个茶碟，上楼去开会，仍旧并坐在一排。我因那日下午还有教课，先走了一步。会尚未散，也没有能够向他握别。谁知这是最后的一面！只有天知道。

下联是：比这次稍早一点的上星期三，也一样的开会，一样的并坐吃茶，却有伯祥。会散后一同搭乘铎兄的车回城。他要顺途到他的宝禅寺街的新居看看，我们也跟了去。这是所老房子，相当大，池廊亭榭都有，却黯淡了。里边正搬进了许许多多的书籍。有的地方，书架排得这样挤，人要扁着身子才能勉强通过。有一位同志，在那边招呼。厅很宽敞，前面伸出一大方块暗廊沿，大约叫抱厦罢。振铎还说，这里可以借你们昆曲社做曲会。又说，不久他们

就要搬家，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到新房子里来了。这大屋，他大概一天也没有住过的，我想。

挽联做得不好，哀感却是真实的。但感情虽然真实，能够借这个表现出来么？恐怕不能。下联结句，以碧落代黄泉。要从漫漫的太空里去找长逝的故人，明知这是痴想，有时却由不得自己这样抬头一望。

再说追怀故人，与其用深悲极痛那样的套话，还不如说淡淡的悲哀呵。这样的悲哀，它倒的确不妨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虽说是淡呵，却会悄悄地，暗暗地，偷偷摸摸地向你袭来，使你有时惘惘然，若有所失，有时木木然发呆等等。假如警觉地仔细寻去，又好像没有什么了。

振铎爱书成癖。万卷楹书身后不知怎么样了。他生前曾说，可以捐给公社开办一个图书馆。我想不久一定会有妥善的安排的。记得古诗有云："亡书久似忆良朋"，恕我倒过来用，今后，我将时时追念这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

1958年11月13日。

（原载1958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35期）

五四忆往

——谈《诗》杂志

五四到现在，恰好四十年。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是个小孩子，对于这伟大、具有深长意义的青年运动，虽然也碰着一点点边缘，当时的认识却非常幼稚，且几乎没有认识，不过模糊地憧憬着光明，向往着民主而已。在现今看来，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确的，在那时却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伴着它兴起的有新文学运动，在五四稍前，主流的活动，应当说更在以后。我初次学做一些新诗和白话文。记得第一篇白话文，自己还不会标点，请了朋友来帮忙。第一首新诗，描写学校所在地的北河沿，现在小河已填平，改为马路了。仿佛有这样的句子：“双鹅拍拍水中游，众人缓缓桥上走，都道春来了，真是好气候。”以后更胡诌了许多，结成一集曰《冬夜》。这第一首诗当然不好，却也不是顶坏，不知怎的，被我删掉了。北大毕业后到南方，更认识了一些做诗的朋友，如朱佩弦、叶圣陶、郑振铎等，兴致也就高起来。曾出过八个人的诗选集，叫《雪朝》（一九二二年商务版），这里有振铎作品在内。日前

我看到谈郑先生遗著的文章，似乎把它漏却，大约这诗集近来也很少见了。

在一九二一年（五四后二年）有《诗》杂志的编辑，中华书局出版。这杂志原定每半年一卷，每卷五期，却只出了一卷五期（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五月）。前三期编辑者为"中国新诗社"，其实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不过这么写着罢了。后面两期，改为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刊物，还贴着会中的版权印花。实际上负编辑责任的是叶圣陶和刘延陵。这杂志办得很有生气，不知怎么，后来就停刊了。

在这杂志发表诗篇的朋友们，有些已下世了，如半农、漠华、佩弦、统照、振铎诸君；有些虽还健在，写诗也很少，我自己正是其中的一个。这里的诗篇，好的不少，自无须、也不能在本文一一引录。其时小诗很流行，我的《忆游杂诗》，全袭旧体诗的格调，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诗，有如："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语简意长，以少许胜多许。

郑振铎在第二号上，有一首《赠圣陶》的诗："我们不过是穷乏的小孩子。偶然想假装富有，脸便先红了。"只短短的两句，就把他的天真的性格和神情都给活画出了。大约他的老朋友会有同感罢。他自然有激烈悲壮的另一面，如《死者》一诗，载第五号，末句道："多着呢，多着呢，我们的血——"这已经近似革命者的宣言了。

在第四号上登着叶圣陶《诗的泉源》一文。这短文的论点和风格，就圣陶来说，也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例如：

> 充实的生活就是诗。……我常这么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较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也比较的丰盈，我又想，这或者不是妄想吧？

他积年的梦想，目前早已成为现实了。

说到我自己，当时很热心于诗，也发表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作品，现在却怕去翻检它。这刊物原意重在创作，论文比较少。第一期上却登载了我的一篇长文，叫做《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以现在看来，论点当然不妥当，但老实说，在我的关于诗歌的各种论文随笔里，它要算比较进步的。如在第一段里说："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可惜这里所谓"善"，没有具体的、正确的含义，但文学面向着人民大众，总该说是对的。又如第二段主张"艺术本来是平民的"，而且应当回到平民。还有一段揣测未来的话：

> 在实际上虽不见得人人能做诗，但人人至少都有做诗人底可能性。故依我底揣测，将来专家的诗人必渐渐地少了，且渐渐不为社会所推崇；民间底非专业的诗人，必应着需要而兴起。……他们相信文艺始终应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是迷误于现在底特殊状况，却忘了将来底正当趋势。

现在劳动人民都在热烈地创作诗歌，我的梦想的实现，正和上引圣陶《诗的泉源》，差不多有类似的情形。当然这里也可能有不一定恰当的话。

在这篇下文我又说到怎样去破坏特殊阶级（当时指贵族阶级）的艺术，需要制度的改造和文学本身的改造：

> 制度底改造，使社会安稳建设在民众底基础上面。有了什么社会，才有什么文学。……到社会改造以后，一般人底生活可以改善，有暇去接近艺术了；教育充分普及了，扫去思想和文学底障碍；文学家自己也是个劳动者，当然能充分表现出平民的生活。……我们要做平民的诗，最要紧的是实现平民的生活。

这些话，以现在来看，大体上还好。但这篇文章，却被我丢开了，一直没有收到文集里面去，似乎曾被佩弦注意过，或者在《新文学大系》里面有罢。我一直不能够在行动中去实践，也没有在文学理论上去进修，反而有时钻到象牙塔里去，或者牛角尖里去。走错的路，在自己已无由挽回，这个教训，如能为今日的青年引作前车之鉴，也就是我的厚望了。

当全国热烈地纪念五四的时候，我提起这些往事，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惭愧。在那文中，也未尝没有消极说错的话，例如：

> 古人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也正有这种感想。

却想不到"河清"真被咱们等着了。在当时自然万万想不到，也无怪我失言了。因之，我虽有很多的惭愧，却怀着多得多的兴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于今四十年，我还住在这个城里，有如同昨日之感。想到这里，仿佛自

己还是个青年。再说，能够参加在青年的队伍里，劳动人民的队伍里，那就更加觉得年青了。

一九五九，四，十四，北京。

（原载1959年《文学知识》5月号）

《书带集》序①

文章之道千丝万缕，谈文之书汗牛充栋。言其根原有二：天趣与学力。天趣者会以寸心，学力者通乎一切。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虽古今事异，雅俗情殊，变幻多方，总不外乎是。如车之两轮不可或离，而其运用非无轻重。逞天趣者情辞奔放，重学力者规矩谨严。文之初生本无定法，及其积句、成章，必屡经修改始臻完善，则学力尚已。盖其所包者广，耳目所接无一非学。此古人所以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也。

陈教授从周，多才好学，博识能文，与予相知垂二十年。中历海桑，顷始重聚，获观其近编散文集者，其间山川奇伟，人物彬雅，楼阁参差，园林清宴，恍若卧游，如闻謦咳，知其会心于文艺，所得良非浅已。

尝谓艺苑多门，根柢是一。君建筑名家也，请即以之为喻。建章宫千门万户，目眩神迷，而其中必虚明洞达，始见匠心。文艺之各别相通，无乃类是。君题所居曰“梓室”，于焉撰述诗文，挥洒兰竹，得手应心，无往而非适

---

① 该文原载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学林漫录》第4集，题目为《陈从周〈书带集〉序》，写作时间署“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矣。及其出行也，访奇考古，有济胜具，足迹几遍天下；其治事也，勤恳孜矻，不避艰阻。凡云窗雾阁，断井颓垣，皆立体之图绘也，朝晖暮霭，秋月春花，皆大块之文章也。天赋慧心与躬行实践，既已相得益彰，而命笔遣辞又俊得江山之助，吾观于斯编而益信。

君深知园林之美，更能辨其得失，兹集多载杂文，名以“书带”者，盖取义于书带草云，此草江南庭院中多有之，傍砌沿阶，因风披拂，楚楚有致。余昔吴下废园亦曾栽之。今不取兰蕙嘉名，顾乃寄兴于斯小草者，弥见冲挹之素怀，君文章之业必将与年俱进矣。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录自花城出版社1982年10月版《书带集》）

荒芜《纸壁斋集》评识①

这是旧体诗，却有新生的意味。吾国诗体屡经变迁，虽是袭旧，亦有更新。以口语入诗，上承三百篇，下启词曲，新诗早已有之，只是不曾有意识地提倡罢了。五四以来，新诗盛行而旧体不废，或嗤为骸骨之恋，亦未免稍过。譬如盘根老树，旧梗新条，同时开花，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此集篇幅不多，言之有物，眉清目朗，作意详《代序》中。多叙近闻，读起来更觉亲切——又不止此。他说："我的诗百分之九十都是为人而作的，我还要作下去"，这非有勇气和毅力不办。倾吐心中的悲愤，是他作诗的动机，也是他诗的特色。

为人而作，为事而作，有讥讽，有褒赞，远承诗人美刺的传统，却近代化了。以批判为心骨，以辞藻为羽翼，取材多方，不名一格，清词隽语，络绎而来，名为旧体，实是新声，这或不是我"阿其所好"吧。

昔时唱和，颇有黄连树下弹琴之乐。顷更示我题《北

① 该文原载1982年1月10日《读书》月刊第1期，后做为再版序，收入《纸壁斋集。》

荒草》诗，有“零下不知三十度，地炉温暖欲成仙”等句，措语和平，不亢不慑，想见其诗之日新又新也。

（录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月版《纸壁斋集》）

旧时月色

一　1980年5月26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摘录）

这届大会是世界性的、空前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指出将来的方向，意义很大。我的供献，却很微薄，直陈三点如下：

（一）《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与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这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未知然否。

（二）今之红学五花八门，算亟盛矣，自可增进读者对本书之理解，却亦有相妨之处，以其过多，每不易辨别是非。应当怎样读《红楼梦》呢？只读白文，未免孤陋寡闻；博览群书，又恐迷失路途。摈而勿读，与钻牛角尖，

殆两失之。为今之计，似宜编一“入门”“概论”之类，俾众易明，不更旁求冥索，于爱读是书者或不无小补。众说多纷，原书具在。取同、存异、缺疑三者自皆不可废。但取同，未必尽同；存异，不免吵嘴；“多闻阙疑”虽好，如每每要道歉，人亦不惬也，而况邦国殊情，左右异轨，人持己说，说有多方，实行编纂，事本大难，聊陈管见，备他年之采取耳。

（三）另一点，数十年来对《红楼梦》与曹雪芹多有褒无贬，推崇备至，中外同声，且估价愈来愈高，像这般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的理解。我早年的《红楼梦辨》对这书的评价并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错误的，却亦很少引起人注意。不久我也放弃前说，走到拥曹迷红的队伍里去了，应当说是有些可惜的①。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我自己每犯这样的毛病，比猜笨谜的，怕高不了多少。后四十回，本出于另一手，前八十回亦有残破缺处，此人所知者。本书虽是杰作，终未完篇；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曲为比附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这或由于过分热情之故。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二 评《好了歌》

一九七八年有人要我为他作“好了歌解注”（原只有

① 我在《红楼梦底风格》一文中，两稿不同。依《红楼梦辨》之说：“我虽以为应列二等”92页，依《研究》新说：“仍为第一等作品”77页。其改变颇大，此不细说了。一九八六年补记。

一部分），写后有些感想。这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的正文。一般看法认为歌中情事一定与后回伏笔相应，就好象第五回中“十二钗册子和曲文”一样。我早年作《红楼梦辨》时也是这样说的。后来发现脂砚斋的批语，引了许多名字来解释，我认为不确切，也不相信他的说法。如果细读这“解注”，就会发现有的好象与后回相应，有的却不相应。它的用意很广，或许已超出了小说中的情节，这是不能与“十二钗册子和曲文”相提并论的。此外，我最近重读了胡适所传的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很是失望。早在一九三一年，我就对此书价值有所怀疑（见《燕郊集》），仅从“好了歌解注”中的脂批看，多半是些空谈，各说各的。此批所列诸多人名，杂乱无章。如：黛晴是有名早夭。所谓“不许人间见白头”者，而在“如何两鬓又成霜”一句旁，脂批却指“黛玉晴雯一干人”，这怎么会对呢？颠倒若是，其他可知。我以前曾有诗，说“脂砚芹溪难并论”。虽有抑扬，但还是说得很委婉的。

话题扯远了，还是从脂批回到“好了歌解注”上来。请先明大意。左思说：“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陶潜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诗意与“好了歌”相近，都是说盛衰无常，祸福相倚。但“好了歌解注”似更侧重于由衰而盛，这是要注意的。如“解注”开始就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是由盛而衰的一般说法。但下接“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却又颠倒地说，便是一衰一盛，循环反复；又是衰者自衰，盛者自盛。正象吴梅村诗所说：“何处笙歌临大道，谁家陵墓对斜晖”。试推测一下后来

的事，不知此马落谁家了。

中间一大段，自“脂浓粉香”起，至“破袄紫蟒”止，究竟指什么，与《红楼梦》本书的关系似乎不大明白。“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脂批是“熙凤一干人”，而于上句“黄土陇头”却无说明，上下句不相对称。“训有方”、“择膏粱”两句，说男盗女娼，也很难定为是某人某事。“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讲一夕之间贫儿暴富，并不必与后事相应。由此可见一斑。

《好了歌》与《红楼梦》的不相当，不是由于偶然的。

(一)广狭不同。《红楼梦》既是小说，它所反映的面是有限的，总不外乎一姓或几家的人物故事。《好了歌》则不同，它的范围很广，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可。《红楼梦》故事自然包孕其中，它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而已，妙在以虚神笼罩全书，如一一指实了，就反而呆了。

(二)重点不同。《红楼梦》讲的是贾氏由盛而衰，末世的回光返照，衰而不复盛。所谓“食尽鸟投林”，“树倒胡孙散”。(脂批“贾兰贾茵一干人”以象征复兴，另是一义，有如后四十回续书。)然而“解注”的意思却不是那样，它的重点也正在衰而复盛上，却并不与《红楼梦》本书相抵触，因得旺气者另一家也。所以道人拍手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笑一声“走罢！”

杜甫诗云：“天上浮云如白衣，须臾忽变为苍狗。”瞬眼兴亡，一明一灭，正在明清交替之间，文意甚明。引

文“歌注”原文，加以解释圈点。如下：

>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意译为：送旧迎新），反认他乡是故乡（认贼作父）。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如上面的话，并不见得精彩，却是另外一本帐，是很明白的。不仅世态炎凉，而且翻云覆雨，数语已尽之。前面所说“歌注”与后文不必相应者，指书中的细节，其言相应者，是说书中的大意，二者不同。原书在开头就分为“故曰甄士隐云”，“故曰贾雨村云”两段；但谈“灵通”很短，而“怀闺秀”极长，很不平衡。这本是《红楼梦》发展的倾向。

还有一点，或是题外的话。前面原是双提僧道的，后来为什么只剩了一个道人，却把那甄士隐给拐跑了呢？这“单提”之笔，分出宾主，极可注意。这开头第一回书，就是一个综合体、糊涂帐，将许多神话传说混在一起，甚至自相矛盾。原说甄士隐是随道人走的，而空空道人却剃了头，一变为情僧，既象《红楼梦》，又象《西游记》，都把道士变为和尚，岂不奇怪！又如大荒顽石与绛珠仙草、神瑛侍者的纠缠，观空情恋，是二是一，始终不明。若各自分疏，岂不清爽；如拉杂摧烧之，何等痛快，无奈又不能！于是索隐诸公闻风兴起，老师宿儒为之咋舌，这又该分别对待，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上面的两段，话就说到这里。明知不完备，多错误，请指教。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象“旧时月色”了。现今随着研究事业的进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惟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于北京

（原载1986年《文学评论》第2期）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红楼梦研究，有如大海，浩瀚无边。对它的研究，历来有索隐、自传说两派，这两派的分歧很大，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又是互有得失，谁是谁非，很难一言论定，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索隐派、自传说的产生，绝非偶然，它们各自的根底都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之中。“梦幻识通灵”虚，“风尘怀闺秀”实，索隐派务虚，自传说务实，两派对立，像两座对峙的山峰，分流的河水。但是，如果不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及共通之处，将无助于对《红楼梦》全书的理解。下面先把两派分别比较一下。

一　研究方向相反

索隐派的研究方向是逆入，自传说则是顺流。什么叫“逆入”？在第一回中，作者自己说是“将真事隐去”，要把“隐”去的“索”出来，这是逆入。说自传说的研究方向是顺流，是因为正文中有：（欲将往事）“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的文字，于是在往事上作文章，牵涉到曹氏家

族，这是顺流。好像是顺流对，逆入错，但也并不一定。因为辩证地看，逆中也会有顺，而顺中亦会有逆。为什么这样说呢？既然作者明说有"隐"，为什么不能"索"？如果有所收获，不也很好吗！至于自传说，详细地考查曹氏家族、考定作者是谁，虽与"亲睹亲闻"（见《红楼梦》），"摘真实事"（见《脂评》）等文字相符合，但作者又明明白白地说是"假语村言"，你说该拿这"满纸荒唐言"怎么办？由于矛盾很多，两派搞来搞去，到最后往往是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便引出了许多奇谈怪论，结果是齐国丢了，楚国也没得到（"齐则失之，楚亦未得也"）。

二　所用方法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了，索隐派是从"虚"入手进行研究的，因此没有依据，只好靠猜谜；而自传说务实，考证的方法帮了他的大忙。这样看来，是非屈直似已不成问题，我自己也曾是自传说的赞同者。但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对两派各自的得失，还是有点儿可说的。

自传说借助考证的方法，但考证的含义广，作用多，绝不仅仅限于自传说。如果抛开自传说，考证的功绩依然存在。把后四十回从一百二十回中分出来，就是考证的成果，它与自传说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把考证与自传说混为一谈。考证的功绩，也无法掩饰自传说的错误。新索隐派在研究红楼梦时，也应用考证取得的成果，不能把一百二十回看成是一本帐。桥是桥、路是路，一定要有所区别。

《石头记索隐》一书认为金陵十二钗是影射士大夫的，这个构思虽然很巧妙，但他们“索”来，“索”去，却始终没个结果。我们很难断言作者在著书时，没有影射人、事的意思，但这些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若即若离、轻描淡写”。譬如在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就借女先儿之口，说出了一个男王熙凤。据此索隐者，如只关合字面不太认真，点到而已，那便是好，如一定要追问下去，闹个水落石出，岂不成为笨伯了。

三 对作者问题看法之异

作者问题，关系到《红楼梦》一书的来历，这也是索隐、自传两派历来争论之点。简单地说，索隐派是在那里猜谜，大都是空想。而自传说标榜自己的方法最为科学，他们的说法也不够严谨，其实，曹雪芹从来就没说过是他自己独写《红楼梦》！不要小看这件事，这个问题关系太大了。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众口相传说法不同，还有的说是另一个曹雪芹呢！若依自传说，又把《红楼梦》完全归于曹氏一人。情况到底怎样呢？从最早的甲戌本看，那上面列了一大堆名字，有：空空道人、情僧、吴玉峰题红楼梦、孔梅溪题风月宝鉴、曹雪芹题金陵十二钗、脂砚斋仍用石头记。这众多人名中，曹雪芹固然是真名之一，但那些假托的人名，也未必毫无含义。甲戌本与其它本还有很大不同，不同有两处，（一）是在众多人名中多出个“吴玉峰”，这一点很该重视。（二）是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四句之后，

多出了"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似乎要把功归于脂砚斋，大有与曹氏争著作权的味道，实在很奇。到底谁写《红楼梦》？依我个人之见，《红楼梦》的完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它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如不能认清这一点，评注只能是越来越乱，分歧也只会越来越大。自传说不能成立，索隐派又能有什么妙法可施？

从上述三点看两派得失，显然有着共通之处和共同的疑惑。追踪他们共同的疑惑，源远流长，历时二百年，这绝非出自偶然，是与明、清改朝换代的历史有关。其它小说都不标以"学"字，如水浒不叫"水浒学"，三国不叫"三国学"，何以只有红楼梦称为"红学"？难道是因为它超越其它小说之上吗？也未必。对"红学"这一叫法，我小的时候只当作笑话看，后来仔细想想，也是有些道理的。

"红学"能够叫开，含有实际意义，也关系到对《红楼梦》这书性质的认识。最早的时候，对红楼梦不过是纷纷谈论，偶尔有一两篇文章出现，也还称不上什么"学"。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三位，以学者身份大谈起红楼梦，从此一向被看成是小道传阅的小说，便登上了大雅之堂。王国维说红楼梦里面含有哲理，可惜无人响应。蔡元培、胡适两位是平分秋色，一个索隐、一个持自传说，各具门庭。自传说是后来居上，到了大量脂批被发现后，自传说更是风靡一时了。到五十年代，《辑评》一书出版了，原只是为工作需要，却也附带起了对自传说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感到很惭愧。

索隐、自传两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们都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资料这一点却是完全相同。只是蔡元培把它当作政治的野史，而胡适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传。尽管两派各立门庭，但出发点是一个，而且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误会：

《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两派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会贬低了红楼的声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结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红楼梦》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多元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看，而会有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部小说，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观看角度不同而变化、动摇。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虚构。虚构并不排斥实在，但那些所谓“亲睹亲闻”的素材，早已被统一在作者的意图之下而加以融化。以虚为主，实为从，所有一切实的，都溶入虚的意境之中。对这“化实为虚”的分寸，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如果颠倒虚实，喧宾夺主，把灵活的化为呆板，使微婉的变做质实，岂不糟糕？有很多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掌握了“意会”，对各种说法就能看到它们的会通之处。否则，只要一动便有障碍，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引起无休止的争论。这边虽打得热闹，而那边红楼梦还是《红楼梦》！

如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正问，那么问题实际上已解决了一半。问《红楼梦》的来历如何，得失如何，都是正问。

问宝玉是谁，大观园在哪儿，就不是正问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问宝玉是谁，他是小说中的主角呀！问大观园在哪儿，它是小说中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不一定非要有这么个地方吧！即使是作者在构思时，多少有些凭据，那也是如烟如雾的往事，就是起作者于九泉，怕也难以一一核实。再者说，如果全都是照实写来，不差分毫，那还能叫小说吗？那样的小说还有什么可看呢？

我认为，考证学原是共通的，如使用得当，不蔓不支，对研究工作是有益的。猜谜的即使猜不着，也无伤大雅，一笑了之就是了。唯有自传说，成绩受到材料的局限。到后来只得“以假混真”，滥竽充数了，这实在很可惜！

此文为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七日未发表之旧作，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重新整理。韦柰记录。

（原载1986年11月20日香港《大公报·中华文化》第86期）